

孫世傳以爲至寶、落合系譜、○中略

家譜

落合左平次○落合左平治指物由緒書、左平治ニ作ル、道次生國遠江、

權現様へ遠州濱松ニテ被召出、御藏米八百石被下置御奉公相勤、慶長十八癸丑年、月日、不知、

南龍院様へ御附被遊、知行六百石被下置、元和五己未年八月十八日、紀州へ御入國之節、

御供仕、年月日不知、御加増被下置、八百石被仰付、同六庚申年十月十六日病死仕候、年、不詳、

一皆朱之槍并礮差物之儀、子々孫々迄御免之段申傳候へ共、いつの比御免との品ハ不申傳

候、二代目左平次儀病死仕、末期ニ養子被仰付候付、其間ニ其節の家來之者無筆にて、諸

書附等燒捨候由申傳候、由緒書等も右之内へ紛燒失仕候と相見へ、爾と相分不申候、御

入國御供仕候左平次より右兩品代々相傳罷在候、

道次實子總領ハ左平次道清と稱す、家督八百石被下御旗奉行を勤、万治三子年六月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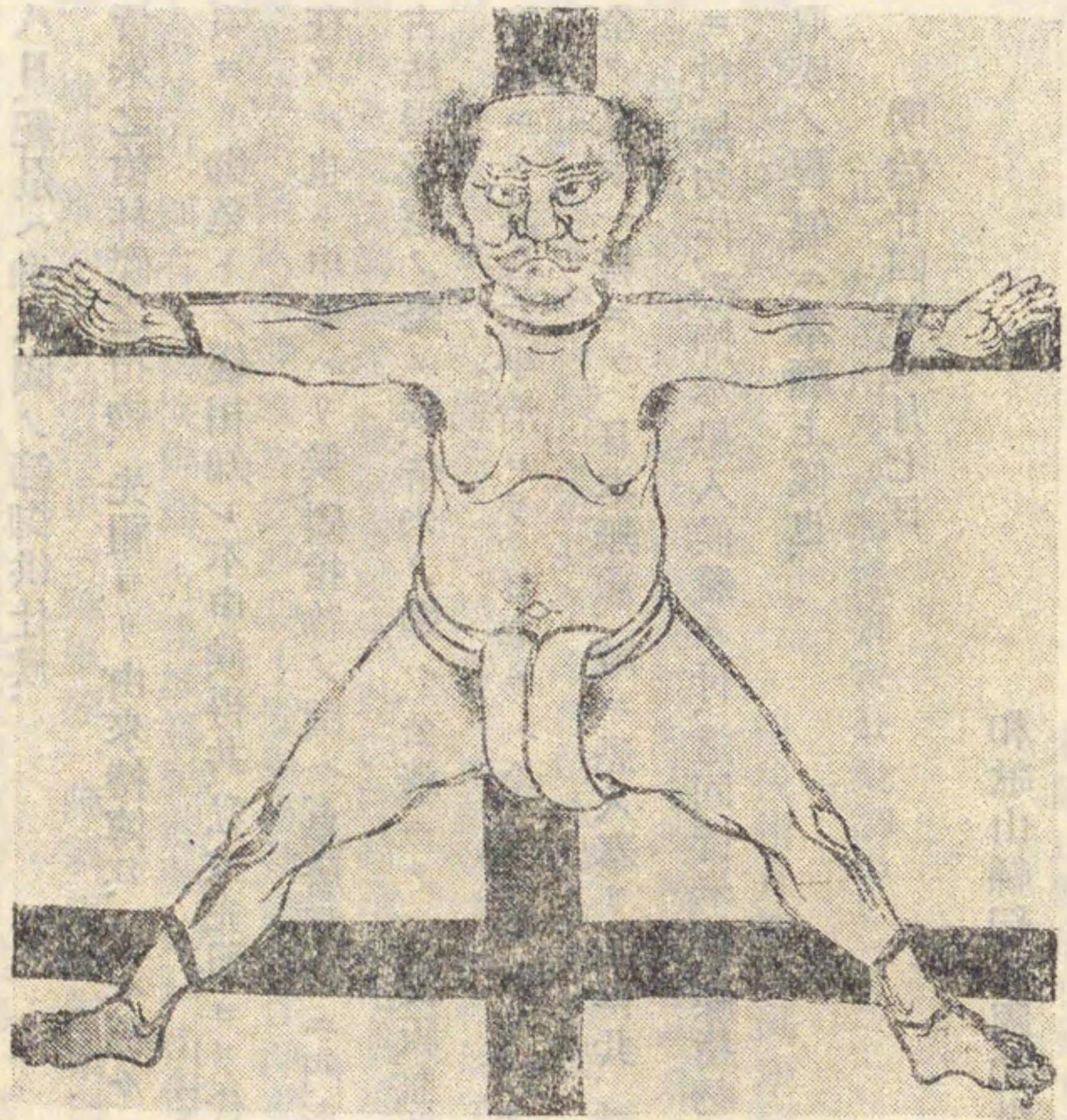
日病死已後代々相續、八代左平次道會三百石御先手惣頭ニテ、文化十酉年七月病死、

實弟九十郎道當相續ス、コノ次ニ指物ノ圖ヲ收ム、略ス、

〔落合左平次指物〕

○東京大學所藏

皆朱ノ槍
及ビ鳥居
勝礮圖
ノ指物



○コノ指物ハ表裝シアリ、
外題ニ、落合左平次道次背
旗、鳥居強行衛門勝礮、
逆標之圖附由緒書トアリ、

〔落合左平次指物由緒書〕

○東京大學所藏

(包紙)
明治廿四年九月

落合左平背旗獻上願書付 一

元和六年雜載

乍恐奉願、

私方家ノ義ハ、年月日不知、於遠州濱松、家康公ニ被召出、御藏米八百石被降置、御奉公相勤メ申候、御役不知、慶長十八年癸丑年、月日不知、賴宣卿ニ御附被遊、元和五己未年八月十八日、紀昶ヘ御入國ノ節御供仕候、

一皆朱之槍并磔之指物、先祖ヨリ由來持傳江、子々孫々ニ御免ノ段、記録燒失仕リ、何レノ頃ヨリ御免トノ儀相知レ不申候得共、私家先祖ヨリ代申傳候ニハ、家康公ヨリ御免被爲在タル也ト申傳ハリ候、磔指物ノ圖ハ、鳥居強右エ門形見、磔ニ上リタル圖ハ、画工全ク古法眼元信ノ筆ニ候、皆朱ノ鎗ハ、公邊ニテハ、長阪血鎗九郎、尾州公ニテ渡邊半藏、御當家様ニテ落合左平治ヨリ、日本ニハ全ク三軒ヨリ無之、磔指物ノ家ノ義ハ、大日本ニハ全ク私家一軒ニテ、日本無類、誠ニ恐入奉リ候得共、神君様ヨリ御免被遊候磔指物ノ義ニ付、無勿体、恐怖奉恐入候義ニ付、這回皆朱鎗、磔指物共獻上仕度、此段何卒宜敷伏テ御取成ノ程、偏ニ奉願上候也、

明治廿四年九月七日

和歌山縣紀伊國和歌山市片岡町二丁目八番地

士族 落合左平治

和歌山縣紀伊國和歌山市畑屋敷鷹木町廿九番地

一類士族 山垣喜一

正二位德川茂承卿様御家令衆御中

〔豐鐘善鳴錄〕

四 入于豐州諸祖 臨濟宗

豐後州月桂寺湖南禪師、諱宗嶽、臥雪別稱也、濃州安八

郡中川莊人、初隨崇福寺快川喜公剪髮奉戒、後參南化和尚于華谿、朝研暮究、深達法源、遂稟

化之印記、爲室中領袖、天正壬午、本州清水城太守越智一鐵稻葉氏、新建清光山月桂寺、延師爲開

山祖、頃之瑞世妙心、慶長乙巳、越智貞通知豐之白杵府、乃招師居城樓、止亡何抵洛之祥雲、省

南化、及化徙鄰華院、囑師董祥雲、時白杵拾遺越智典通、創立梵宇致師、師因入豐、移月桂額、

陞座演法、緇素普接、尋再住妙心、上堂舉息耕禪師住淨慈日示衆曰、趙州八十方行脚、虛堂八

十再住山、別有一機恢佛祖、九重城裏動龍顏、師曰、山僧今奉睿旨再住法山、將何動龍顏去、

拂一拂曰、誰知十月清霜重、一陣風來一陣寒、退席辭衆曰、忽下關山辭法筵、九州遙隔五雲天、

孤帆高掛好歸去、月白湖南萬里船、還豐復據月桂、爲一婆寫經衣上、乃慶讚曰、甚深微妙一漚

先、石女夢醒絕百非、線去絲來楊柳巷、天機織出涅槃衣、有一女死、師爲之秉炬、黑雲驟起、迅

雷暴雨、忽有物欲奪棺去、師乃結跏棺上、俄頃天晴朗然、府下士庶、靡不稱異、元和六年正月、

示微恙、七日早晨告徒曰、吾滅後、火浴投骨清流、不要建塔、言畢安然而化、壽七十二、所著曰

豐後月桂寺開山湖
南宗嶽寂
快川紹喜
受戒ス
妙心寺ニ
出世ス
京都祥雲
寺ヲ董ス
妙心寺ニ
再住ス

元和六年雜載

三五六

臥雲集、中御門帝、勅諡三舟圓觀禪師、

〔正法山妙心寺住持次第〕 第九十三世湖南岳和尚

〔正法山宗派圖〕 二下 東海派 獨秀門派

妙心南化玄興 特賜定慧圓明國師

心湖南宗嶽 諡三舟圓觀禪師

明道宗證

妙心北天宗根

妙心回巖玄登

妙心南源恭薰

〔別本稻葉家譜〕 十 元和 同六年庚申正月七日、清光山月桂寺開山湖南宗嶽和尚化、享年七十有二歲、

湖南宗嶽和尚、澧州安八郡中川庄人、不詳其氏族、久隨南化國師受印記矣、天正七年己卯七月六日、瑞世妙心、文祿四年乙未、三住妙心、慶長五年庚子十二月、貞通移任豐後白杵、故師亦浮舶來于白杵、於龜城南開寺基、號清光山月桂寺、元和六年庚申正月七日寂于月桂丈室、壽七十二齡、嗣其法者有四人、各據一方壯其化、所著有臥雲集一卷、享保二年丁酉、中御門院、敕諡三舟圓觀禪師、

〔龍寶山志〕 四 龍泉派

大德百五十四 龍室宗章 信州八人

大德百六十二 日新宗益 相州八人

再興龍泉、住早雲天用庵、元和六年正月十二日化、六十四、號哦松、

大德百七十五 隨倫宗宜 相州八人

〔增補正燈世譜〕 龍泉門下明叟派

大德百五十四 龍室宗章 四世

大德百六十二 日新宗益 二世

元和五年己未二月十八日出世、再興龍泉、住早雲寺裏天用庵、同六年庚申正月十二日示寂、世壽六十四、自號哦松、

大德百七十五 隨倫宗宜 五世

〔龍寶山志〕 三 歷代住持籍

百六十 日新宗和尙 嗣龍室、元和五年二月十八日出世、同六年正月十二日化、六十四、龍泉庵再興、

〔紫巖譜略〕 百六十二 日新 諱宗益、相州人、田村氏、嗣龍室、元和五己未二月十八日出世、自號哦松、相州早雲寺裡住天用菴、後再興龍泉菴、

〔龍寶山大德禪寺世譜〕 百六十二 日新 諱宗益、龍室宗章 百五十四 嗣久、自號哦松、相州

元和六年雜載

三五七

大德寺住持日新宗益寂入法系

仁和寺 菩提光 紹
寂傳 崇光 紹
野死 野心 紹
弔唯 ス

ノ人、俗姓田村氏、元和五己未二月十八日出世、相州早雲寺裡天用庵ニ住ス、後チ龍泉庵ヲ再興、元和六庚申正月十二日示寂、世壽六十四、偈ニ曰、這赤酒壺、收拾修補、一捧打破、滴水滴凍、喝ト、牌ヲ祖堂ニ安ス、龍泉門下、明叟派、

〔本光國師日記〕

二十 一 同日、日野唯心院方捻狀來、唯心院へ返書遣ス、案左ニア

リ、○中

尊書拜見忝存候、次ニ僧正菩提院御遠行之由、扱々絶言語候、御心中奉察候、就其十

二日之朝光駕被成間敷之由候、尤ニ存候、御殘多奉存候、恐惶

五月九日

日野唯心院様 尊報

〔仁和寺諸院家記〕

善提 光紹僧正 廣橋正二位大 天正六年八月五日、入室得度、十八、同

十一月十八日、敍法眼、同十一年正月廿一日、任權少僧都、廿三、同廿年正月廿三日、敍法印、文

祿元年十二月二日、於高雄普賢院道場入壇、卅三、慶長十一年五月廿二日、任權僧正、四十、同十

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轉正、二十、元和六年四月十六日入滅、六十、○廣橋家 譜所見ナシ、

〔系圖纂要〕

二十四 藤原朝臣姓廣橋 藤氏十八

國光

兼勝 兼輔、

輝資 右中辨 晴資嗣、

光紹 菩提院、本理證院、後再興善 提院就尊勝院舊址、僧正、法印、元和六年四ノ十六入、六十、

〔東大寺雜事記〕

二 六月廿九日、先師齋坊主兩人アリ、爰ニ悲母妙請禪定尼申ノ刻

入滅、八十三歲也、於當坊ニ八ヶ年養畢、丙四年病氣、アネ心性比丘取扱終、今日死去、今少

路淨國院ニ而葬禮、般若寺ニ而火上、清淨院父八條殿下部コロス、限沙汰也、

先妣、母之死ス云、

七月五日、妙清初七日當ル、淨國院ニ而齋ヲ誂ル也、○下

十二日、悲母妙清二七忌ニ相當ル也、常國院江齋新施物錫爲持遣ス也、

十九日、妙清三七日相當ル、

廿六日、妙清四七日相當ニ、世度早衆、俗仁衆齋申入ル、施物廿文宛、

廿九日、妙清月忌初メ、任雅妙圓ノ忌、齋坊主兩人アリ、○下

八月四日、妙清母尊儀五七日相當、○下

十一日、○中 妙清ノ六七忌、○下

實雅ノ母 死ス
八條宮下 部殺サル

忌明
巫女儀梅
三寶院
務法印經
紹病ム

寂ス

葬禮

八條宮連
歌

數寄

能

三寶院年
頭連歌

十七日、明日〔重カ〕董日ニ而アル間、妙清忌中仕舞而靈前ヲ取置也、良俊ヲヨブ、
十九日、夜ノ中ヨリ風フク、妙清忌中明而、ミコニサンケサセル、

〔義演准后日記〕

二十

十二月十一日、應務法印經紹煩爲見舞罷向、散々平臥、合掌申、

過分由述之マテ也、不便、落涙千行、

十五日、先師佛事如恒、應務子剋死去、六十不便、愁涙千行、、銀子貳枚、八木參石遣、左道、

、〇下

十六日、大藏卿葬禮未剋、晴雨、儀式如形云々、

學藝、遊戯、

〔智仁親王御記〕

一

正月廿八日、連歌、昌琢出座、

十一月廿七日、有樂玄仲、宗林、後藤源左衛門、數奇ニ來、

壬十二月廿一日、能、

〔義演准后日記〕

二十

正月廿一日、晴、〇中年頭一會發句、色ニ香ニ咲やコホレシ梅花、

予、

二月七日、早朝仙巖上人、春重、久園來、連歌興行、發句則上人申入、道シアル世やシリカホノ

春ノ雪、脇予、山ノカクレモ霞日ノ色、第三春重、鶯ノ千里ニ今朝ハ音ヲソヘテ、連衆八人、

八日、發句、予、春雨ノナカノシキヤ瀧ノ糸、脇仙巖上人申入、柳カ枝ヲヒタス池浪、第三久

園、

七月十六日、〇中晚仙巖上人下、發句、予、秋風ニ良待エタル一葉哉、脇上人、暑サ殘ラヌ庭ノ池

水、

十七日、及秉燭百韻終、連衆五人、〔無草書詠苑〕松橋煩ニ付不參、

九月廿五日、屏風繪書圖書來、書初之、禁裏様吉野御屏風奉寫之、金也、櫻花白、數本盛ノ躰也、

瀧、谷川、岩、言語道斷、古土佐筆跡也、

廿八日、晴、〇中金屏風下繪書之、蒔繪師、從去六月至于今日書之、未出來道具種々也、以外失

墜、

十月二日、〇中金屏風採色、〔彩〕中、

十八日、連歌興行、村時雨サナカラ月ノ光哉、予、吹ヤル雲ノサムキ山風、松橋、松ノ葉ニマシ

ル紅葉ノ散シキテ、春良、七月已來始也、

廿五日、〇中狩野采女座敷繪書之、召出、孟賜之、

廿九日、〇中吉野金屏風出來、繪師圖書ニ銀三枚賜之、奉寫禁中御屏風、一段見事也、自愛、

百韻連歌

義演繪師
圖書ヲシ
テ吉野屏
風ヲ寫サ
シム
古土佐ノ
筆跡

狩野采女
座敷繪書
カシム

十二天屏

義演醍醐寺新撰要錄

義演ノ序

十一月十九日、晴、吉野金屏風金物打之、出來了、○下

十二月十二日、十二天屏風用意、南都ヨリ繪師召寄、絹京ヨリ取寄、機仰付畢、

閏十二月八日、連歌、待エテノカヒモヤハ何今日ノ春、閏十二月朔日發句、予、

〔義演准后日記〕二十 十月廿四日、○中 醍醐要錄數年書終、今日第一卷撰續之、

〔醍醐寺新要錄〕

醍醐寺新要錄卷第一

座主准三宮義演撰

夫山岌嶭也、去囂塵而山靜、水澄淨也、洗垢翳而水潔、奇鳥囀三寶、瑞雲聳三朝、乎前佛之窟、非靈神之洞乎、溫其經始者、根本尊師草創之甲地也、訪其歸依者、延喜聖主御願之蕭寺也、貞觀末振飛錫於此峯、元慶初卜精舍於茲岫、彫刻准胝如意輪之像、忽現神變不思儀之相、遊步自在、遷座双嶺、是聖寶之加持力也、抑觀音之威驗新也、蓋聞暨化人、嘗澗水之味、現褒讚之相、立醍醐之號、粵起復醍醐之教、既翫法與地之美名、和融宗與寺之德稱、相返以天然之理、呈地跡之妙、剩以寺號即爲帝號、異域未聞例、況於本朝乎、重般若寺僧正、續先師芳躅、達天聽兮、蒙泥芝之命、締雲構兮、終立木之功、滿月磨玉、蓮臺鏤金、肇居座主、奉行其事、余降三代之叡信、巍々、割戶邑施入之、累祖之法脉續々、携梵篋稟承之、是以青龍之法水湛斯砌、金陵之教風

一條兼遐第拍子

源氏物語
ノ判ヲ校
合ス
泰重御靈
社別當祐
孝ニ延喜
式ヲ貸與

扇此場、山上山下、顯云密云、禪徒成林、修練並窓庫、建武之曆擾亂之時、遭諸院回祿之災、失群侶止住之便、跋適再造之營、良勵千分之一、豈不圖兵革又發、于戈不戢、文明二歲南呂廿日、數字之繡臺映煙炎、諸尊之玉輪成灰燼、晨鐘止聲、夕梵行絕、唯礎石殘交荆棘中、五層之塔婆、東南之兩門、免其餘焰、在于今想像當初之壯麗、抑上寺、奇乎兩般之兵火殆遁、貴乎諸經之卷軸不改、爰太相國催歸佛之誠於專寺興、營造之粧於廢跡、慶長三載仲春二月、修理寶塔之傾危、紅欄朱軒耀日、結構金堂於舊製、立柱上棟以夜、殊寄庄園之正稅、卽宛芟蕪之衣鉢、延喜之春日再暖、天曆之秋月亦朗、世俗雖昌、真跡未興、悲哉教花何日薰、哀哉事實何時熟、纔集緣起之一毛、庶覃下生之三庭、名新要錄三十卷終、昔元和六稔庚申孟冬小雪候矣、

〔土御門泰重卿記〕三 正月六日、乙酉、曇氣也、從一條殿召候、御拍子御座候、聽聞可

仕候由仰也、予、五條、伯等也、出入町人、武家衆數多有之也、入夜近衛殿御成之事也、雲松院殿、勸修寺義同後室禮御出候、御持參共也、

二月廿四日、壬申、雨天、○中 晚二中院へ參申候、源氏判匡合申候、一部申請申候、

廿五日、癸酉、晴天、御靈別當祐孝法眼來、延喜式借用申度之由色々懇望申候間、無異義許借

申候、以上五十冊、○下

卅日、戊子、晴、中院へ詩集配分、談合申候、○下

泰重水鏡
ヲ寫ス

中院通村
第和漢聯
句會

泰重一條
兼退錦
繡段ニ就
キテ談ズ
中院通村
源氏物語
ヲ講ズ

三月十五日、癸巳、晴、○中 晚ニ中院へ參、予詩二首被尋、則語申候、○下 略

十七日、乙未、晴、○中 從近衛殿聯句一巡被下候、

十八日、丙申、晴、○中 水鏡寫始申候、

十九日、丁酉、晴、水鏡寫申候、歌詠侍畢、終日蟄居也、入夜雨降、

廿日、戊戌、朝雨午晴、從中院黃門可參候由申來候、即刻參候、○中 略、中院通村等御宴ヲ獻ズルコト、終日放申候、和漢なと有之也、入夜雨降、

四月一日、己酉、晴、○中 從近衛殿聯句再順到來、

二日、庚戌、晴、終日蟄居、寫書畢、

三日、辛亥、晴、終日寫書畢、

七日、乙卯、晴、於一條殿錦綉段談申候、

十六日、甲子、晴、○中 今日吉日、源氏物語中院黃門よみ始給、予發起也、○下 略

十八日、丙子、晴、○中 晚ニ中院へ參、源氏承候、○下 略

十九日、丁卯、晴、中院へ源氏聽聞ニ參候、

廿三日、辛未、晴、中院へ參候、源氏聽聞申候、

五月二日、己卯、晴、○中 小川坊城讀書被來候、○下 略

三日、庚辰、晴、○中 從中院予詩之事申來候、

四日、辛巳、晴、○中 一條殿内會御理申入候、午時從近衛殿御對、御談合ニ被下候、三句有之也、

端之御句可然由申、返上申候、

十一日、戊子、晴、晚天雨、首座へ一條殿御一巡持遣候、

十二日、己丑、雨天、今日壽首座上句出來、則一條殿持進上申候、

十四日、辛卯、晴、今日一條殿御夢想之御聯句御興行、致伺公候、申刻相漫申候、○下 略

七月十六日、壬辰、晴、不能出、燒物調合申候也、

八月五日、庚戌、晴、○中 右金吾へ中院、予、祐孝、伊益參、鞠興行也、晚漢和一連興行申候、予上句月

新秋意潔、一々失念申候、

七日、壬子、晴、中院、予同道申候、女院御所へ可致伺公之由諾之故、則中院へ參候へり、高倉

中將嗣良朝臣被居、歌十首題被出、予一首よみ侍る、寄扇戀云題にて、たのみこし人の心に

秋たちてねやの扇の風そ身しむ、思案之中從女院御所召候故、急キ清書仕、○下 略、泰重、女院御

所へ伺候スルコトニ

十三日、戊午、晴、○中 一條殿御見廻申入候、今日水無瀬伺公候也、御圍碁有之也、予、中院見物

申候、其後菊亭も召候、

一條兼退
第夢想聯
句會

薰物調合

蹴鞠

十首題歌

一條兼退
第圍碁

聯句會

八幡物語

大鏡書寫

夜話興行

茶湯

中臣被

廿五日、庚午、晴、於一條殿御聯句御會御興行之事也、予致伺公、終日御會談合之事也、入夜漫申候、○下
九月七日、辛巳、晴、從中院呼來申候間參候、終日放申候、伊益等八幡物語申出候、吉記立后之所見申候、

十日、甲申、晴、○中今日從禁中申出候世繼十册、從中院請取申候也、

十四日、戊子、晴、終日塾居也、書寫今日始、世繼起筆也、○下

廿二日、丙申、晴、○中今晚中院夜放興行、少時放、頓而歸宅、○下

廿三日、丁酉、晴、○中從一條殿聯句再巡被下候、

十月九日、癸丑、晴、從中院茶たて可申候由被申候故、右金吾、予參候、

十一日、乙卯、晴、○中中臣被十二卷、紙造一卷寫畢、○下

十二日、丙辰、晴、○中中臣被三卷寫畢、○下

十三日、丁巳、晴、○中中臣被二卷寫畢、○下

十四日、戊午、晴、○中中臣被一卷書寫畢、中臣被料帛造仕候、○下

十五日、己未、晴、○中中臣被一卷書寫畢、○下

茶ノ湯數

寄

續世繼書

寫

通村泰重

等棠陰祕

事ヲ讀ム

義理ヲ穿

鑿ス

通村百人

一ノ首ヲ講

ズ

一條兼退

第聯句會

近衛信尋

第茶湯

信尋ノ手

前

夜鶴抄

大明一統

廿七日、辛未、雨天、終日寫書畢、晚二中院茶可給候由、度々預御使者候、則參候、

廿九日、癸酉、雨天、終日不罷出、續世繼一册、書寫終、

十一月十日、癸未、雨天、○中及晚頭、中院黃門許尋訊、伊益法眼等有之也、棠陰祕事讀分點付、

義理ナと穿鑿、及鷄鳴歸候、疲勞以外候、一睡眠、自病起、迷惑申候、

十八日、辛卯、晴、今晚從中院茶振舞被申候、○下

廿二日、乙未、雨氣、今晚中院同道二、町人法齋所へ數寄參候、午時ヨリ晴天、

廿三日、丙申、雨氣、中院百一人首講尺、予も晚炊以後聽聞申候、サ、ヤ宗礪發起也、○下

十二月廿六日、己巳、晴、一條殿御聯句御内會也、予、桂山、同弟子共也、燭以前相漫申候、○下

閏十二月七日、庚辰、晴、明日近衛殿御茶可被下候由仰也、御禮二中院、予同道申致伺公候、

八日、辛巳、晴、近衛殿數寄屋にて、御手前にて御茶被下候、忝事也、予、中院、高倉右衛門佐三人也、

九日、壬午、晴、○中昨日御禮、近衛殿致伺公、右衛門佐、予、中院也、歸路中院にて夜半過迄放申候、○下

廿三日、丙申、晴、雪、平日也、亡母命日也、夜鶴抄五條へ返上申候、中院へ參、屢放申候、

廿五日、戊戌、晴、○中大明一統志四帙、良子百目取申候、

排句

廿六日、己亥、○中略中院へ排句一部送遣候、過分之由申來候、晴、○下略

廿七日、庚子、晴、排句禮狀、今朝中院ヨリ來候、飯後、門外まで黃門御出之事、

〔孝亮宿禰日次記〕六 四月四日、壬子、晴、深更雨、塩小路等來臨、有連歌、

廿日、戊辰、晴、○中略樋口侍從許連歌有之、予、極薦忠利參之、

廿二日、庚午、晴、○中略於唐橋連歌有之、予、忠利參之、入夜百韻了、

廿三日、辛未、晴、記錄宮十九、自二條殿御藏取出之、○下略

五月廿日、丁酉、雨降、拾芥六冊可借進由、關白殿有仰、即令持參、○下略

七月廿二日、戊戌、晴、自殿下拾芥五冊被返、殘一冊重而可被返下由有仰、○下略

〔門主傳〕二十五 圓智院二品法親王諱尊純 同十五日、二條殿之學問所廣庭

建之、十一月七日、有移徒之儀、自門室云々、

〔鹿苑日錄〕二十 正月十一日、○中略晚於富春有展待、於數寄屋賜茶、

二月朔、今朝請老師如天西庵、雪岑圓入、於數寄屋設展待、

十六日、午刻玄室西堂、如天西庵、雪溪也、壽恩亦來也、點茶、細話到夜、

七月七日、齋了、赴大德寺、見曝干星夕之懸物、遲皆雖收之、○吉首座爲案内者、見方丈大仙松

源之懸物、○下略

連歌

二條家ノ

二條家ノ
記錄
孝亮拾芥
抄ヲ九條
忠榮ニ貸
ス

二條康道
學問所ヲ
建ツ

茶湯

星夕ノ懸
物
大仙松源
ノ懸物

八條宮詩
歌會

八月九日、午前赴八條殿詩歌之席、

廿日、○中略、廣橋兼勝、江戸ニ之クコトニ午刻詣八條李部王、今日賜御茶、東福剛外和尚、舜岳西庵、

俊甫西庵也、茶後到御書院、李部王曰、詩乎句乎請之云々、剛外言上句、漢和面八句有之、

廿四日、赴東福、聞龍華院文英和尚之四教儀之講、於曹源講之、曹源主席越溪和尚出盃侑酒、

講後於不二大和尚有展待、

廿七日、齋了赴四教儀之講席、講後各留而出盃、於曹源越溪和尚有祇待、

廿八日、赴宗且茶湯之請、與老師自早天赴矣、

九月朔、齋了赴龍華院文英和尚四教儀之講、々後於三聖寺剛外和尚設晚餐被接、予亦赴矣、

四日、齋了赴四教儀之講、々後文嶺西堂於龍眠設展待請諸老、予亦赴矣、言句者十六句、々了

出盃宴飲入夜、過初更而歸、

八日、齋了赴四教儀之講、

十五日、齋了赴四教儀之講、々後赴永源榮派達首座展待、過〔入カ〕浴、言句者十句、及初更而歸、大

統古澗和尚曰、釋曰毘曇、雖劣〔慈徳〕□□本、又昔唐人來日本、寄詩于大昌天隱曰、天下一人唯大昌、

并□□弄文章、東山幸有薔薇錦、一筆與吾飯故鄉、

十九日、文英和尚講四教儀故赴惠阜、歸路赴有樂老呈砂糖桶、

清韓四教
儀ヲ講ズ

千宗且ノ
茶湯

聯句

點茶

廿四日、赴四教儀之講、々後詣大統院古澗和尚、有茶湯、
 廿七日、赴四教儀之講、々後南昌棠蔭西堂招赴講筵之諸老、予亦赴矣、
 十月六日、夜於防城殿有聯句、
 十二月三日、朝春可來設齋、今午有樂老赴有節老師、歸次於愚草庵、以菓子點茶、
 五日、○中午刻於八條殿賜茶、建仁古澗和尚、友林和尚、於當寺有節與予也、茶後言句者十句、
○下
 十七日、庚申、於防城殿有夜聯、
 十九日、朝於才首座有茶、々後詣防城殿之聯句之席、○下
 廿九日、午刻招藥院宗雅、利庵子息周勘、一閑、道作、點茶、
 閏十二月朔日、午刻招北鹿鳳林、林光仙室、五溪、點茶、
 五日、午刻招建仁大統院、常光院英派座元、點茶、英派惠唐扇一柄、
 六日、朝招天龍真乘院洞叔座元、大德寺渭首座、點茶、
 七日、於老師喫朝炊、於富春喫晚炊、午刻赴周勘伸明後茶之禮、呈杉原十帖、○下略、顯暉、織田有樂ノ江戸ニ之クヲ餞スルコトニカ、ル、閏十二月七日ノ條ニ收ム、
 八日、午刻赴利庵、周勘法橋之茶、利庵法眼亦會、過而歸時、出而伸禮、

幸若譽大
夫ノ舞
九條忠榮
祭文等ノ
コトヲ梵
舞ニ問フ

圓基
諸神根源
抄

女大夫勸
進能
四條河原
勸進女舞

梵舞近衛
信尋ノ爲
メニ宸要
中臣被ヲ
寫ス

〔舜舊記一名梵舞日記〕

二十

正月廿五日、雨降、○中

次寶泉院殿へ、晚食依御振舞罷越、幸若譽大

夫舞、築嶋、伏見常盤二番、及夜令歸院也、

三月八日、陰、午刻過雨降、○中次九條關白殿下ヨリ早朝御使ニテ、祭文、啓白、告文、此三ヶ條

へ、秋御尋也後、刻令祇候、此三ヶ條書之懸御目、尤之仰也、次十八神道次第、本地垂迹已下御

尋、悉申上畢、晚食御相伴ニテ被下也、

四月二日、晴、○中次鈴鹿左衛門所へ、碁興行、予罷、豆腐一重遣了、

七月十九日、晴、齋僧來、次萩原へ、當家本之内拾芥抄、延喜式、禁秘抄、諸神根源抄寫之本、服

忌令小本用之由被申間、予方ヨリ持遣也、

八月十五日、晴、○中次勸進能予見物、女大夫也、一番難波能見物也、○下

廿二日、晴、四條河原勸進女舞春松大夫也、予立入聞之也、久次才覺之鼠戶也、曾我、十番切

伏見常葉、已上三番也、壽等茶湯已下持來也、晚食同於壽等所振舞也、

九月五日、晴、四條河原勸進能有之、女大夫也、鼠戶之札ヲ送間、則予見物也、同道吉藏主也、

志賀、二人靜、杜若、綱、春親、刀、葵上、七番也、○下

六日、晴、○中次萩原兼從來、近衛殿祇候、最要中臣被御所望之由、予書寫令申候間、令領掌了、

七日、晴、最要中臣被、三元神經兩卷也、書寫、予可令持參存、俄勤前迄罷出、無正躰勞候間、彌

將棊

兵衛持遣也、○下 十八日、雨降、休齋逗留、依祇園之内寶光院來也、中將棊之望ニテ、在所衆四五人同道ニテ入來也、晚食申付也、

一條觀音
緣起繪

十一月廿五日、晴、○中 次一條觀音緣起繪於智傳寺一見、
外題金山天王寺緣起繪 後奈良院宸翰

緣起筆

(三條河實隆)
道遙院仍覺筆

繪筆不知、

太子ノ袖
入

聖德太子十六歲之御時、山城國愛宕郡柳原ト云所ニ、始テ木屋カケ有リ、是太子之袖入ト申ハ此義ナリ、其後一條烏丸トヨリニ本堂立也、其瓦ヲ鳥クハヘテ運也、悉如此也、依烏丸通トハ申也、其後退轉シテ、高倉院御宇ニ再興アリ、小松三位中將維盛之御内渡邊ノ吉延ト云者、奇瑞夢想アテ、彼御本尊像ト太子像トヲ堀出、重而再興也、予緣起一見也、少覺記之畢、

源氏物語

閏十二月九日、晴、淨勝院殿之源氏物語讚岐殿内義方所望在度之由ニ而、予、久次ヲ添持遣也、返事ハ重而可申由也、次錫双新調壽等申遣、出來也、

薪能

〔東大寺雜事記〕

ニ 二月八日、薪能從今日アリ、見物ス、四番、金春、金剛計、

茶湯

月次連歌

數寄

水屋能

十三日、春日ニ而能五番見物、金春アカル、○下
十四日、同見物、金剛アカル、雨天故一番、○下
十九日、○中 能五番アルト云云、

三月廿五日、文殊供養、天氣一段、他寺龍雲院へ茶湯ニ行、金法印、帥得業、上聖得業、我等、廿六日、月次之連歌興行、發句、山やする、川音たかし藤の浪、實雅、

廿八日、常得寺へ數寄ニ行、金法寺兩人、キクヲカ殿も同心、

卯月三日、水屋能六番アリ、見物ニ行、

四日、同六番、見物ス、

五日、同六番、雨天ニ而、(春日社) 御社ノ門ニ而アル、見物セス、

九日、數寄出ス、ウツホヤ紹有、ナヘヤ榮甫、ウヲヤ四郎右衛門、常德寺四人、

十日、同、金藏院法印、中性院律師、窪作介、○下

十一日、同、他寺花嚴院、龍雲院、

十二日、同、清吟院、地藏院帥公、上聖院、

十三日、○下 榮甫へ數寄ニ行、金藏院、上聖院、我等、常德寺、

十四日、花嚴院數寄ニ行、金藏院、地藏院、我等、當寺當行ナシ、

便宜候而上せ候由申來、越中殿へ之狀の案左こアリ、正源院へ之狀の、右之文言と大形同前之候故、右之案文みへげして置也、内記殿の捻狀、かけ硯へ入置也、

一當春之御慶、雖事舊候、彌御満足不可有休期候、

一極月十五日之御返書、正月十四日、於江戸拜見、忝存候、

一水さしのふた出來候而上せ被下候由、南禪寺に留置候間、早々此方へ下し候へと申遣候、定而近日下り可申候へ共、はやく見申度候、扱々被入御精、早々出來候義、雨山忝存候、舊冬被下候燒物之灰入、底取をも、此方へ下候へと申遣候、いまた下り不申候間、是も待かね申候、

一先書こ申入候拙老茶入、各被成御褒候故、此中の毎日圍にて數寄仕候、十七日之朝の

水戸少將様御出候、貴様へ茶入掛御目申度候心中迄こ御座候、

一圭西堂之義、去年十一月十八日之書中こ申入候、被成御披見候由候、寺法も相立、寺佞も無懈怠様こ、御嗜之かためも御座候へかしと存候、貴様へ、右之御馳走可申と、御請申入義候間、何とこそ寺中衆へも申調、少相延候共、入院も調申様こ仕度候、此上にて、如在この存間敷候、被成御異見尤こ存候、恐々謹言、

正月十九日

細川忠興
水差ヲ崇
傳ニ贈ル

灰入ヲ贈
ル

徳川頼房
崇傳ノ數
寄ニ臨ム

崇傳靈主
へノ異見
ヲ忠興ニ
請フ

細川越中守様

○追書
略ス、

一正月廿四日、岡嶋二郎兵上洛、寺志摩殿へ自筆こ書狀遣候、其便宜こ久右衛門方へ狀遣、

書院數寄や立候こ付、大工長右衛門下候へとの事、くき、かな物萬調下候へとの狀也、

一同日、味卜正月五日之狀來、山半兵が被届、柄酌一本、茶筌一本、來、則返書遣ス、山半兵へ持

せ遣ス、正月廿五日之日付こて遣ス、

一正月廿一日、○中
略

一 一箇娑婆界、收藏布代中、者般閑快活、誰得似渠儂、

育王(月正)正印印贊

右毛呂源太持來、

天雲印

光影印々

二月三日、善貞を見せこ來ル、仲和卜印候間、其由申遣候、

一同十日、久右衛門方へ狀遣ス、宮丹州(宮城尊盛)こ言傳ル、すきや書院作事之義申遣ス、

一月十四日、○中
略

一 奉依足矣禪伯開山祖忌之辰、因雪見寄玉偈勻末、 咲擲、

元和六年雜載

數寄屋ヲ
建ツ

正印ノ墨
蹟

仲和ノ墨
蹟

宗顯ノ墨
蹟

仰看吾山佳境開、古岩松色古橋梅、一枝雪裡捧紅塔、今日齋筵報再來、

此筆江陰和尚也、印(宗題)

十五日、堀若州(觀塘)此墨蹟見せこ來ル、澤庵奧書候間、正筆之由申遣、

一、東晉安公僧中之龍、德名俱高、靡有出其右者、故自稱彌天釋道安、良有以也、如今釋侍者、樹彌天用爲別號、且喜吾門復獲希顏慕蘭之徒也、

于昔貞治丙午解制前一日、書于含空臺之下、

寂室叟元光印々

同日、桑山伊州(元晴)右之墨蹟見せこ來ル、正筆のよし申遣、水備州(水野分長)へ數寄こ出候刻こ而、返書不遣也、

同十八日、(中略)

一 法印禪人乞贊

非相示相、圓光可狀、非心現心、曾作何様、所以列祖傳來、唯貴哲人、郢匠吞得八角蒺藜、分付衲僧拄杖、圓悟老呆禪、一色无伎倆、

圓悟禪師克勤判

元光ノ墨蹟

崇傳水野分長ノ數寄ニ招カ

克勤ノ墨蹟

宗園ノ添狀

古田重然ノ添狀

九鬼守隆ノ添狀ヲ請

圓悟墨蹟令拜讚(宗園)可爲正筆候、特更壽像有之事候間、不可及眞贋沙汰者也、恐々不備、

小春初五日

宗園印(春屋)

道意老机右

道意御持參之圓悟墨跡拜見申候、春屋和尚御筆を被添候、眞筆無紛儀候、圓悟墨跡稀成儀候、殊勝候存候、道意御意御尋被添御使者、過分候存候、則直談申候、然者茶入見申候、茶之入候物にて、有間敷候(守隆)んや、其後無音、背本意存候、何様以面上相積儀可得貴意候、恐惶謹言、

六十七

判

寺下野様御返事

古田重然(古田重然)裏書ニ、

右圓悟之墨跡、絹ニテ小サキメンタウナル物也、古クフスホリテ、見ヘカネ候、春屋ノ添狀ハ、引合コ書テ有印、織部狀杉原也、

右二月十八日、九鬼長門殿(守隆)見せこ來ル、役こ不立物と申遣ス、其上春屋の狀に、壽像有之候、それを切ぬき候て、墨跡こしなし候間、しれぬ物こ成候よし申遣、

一同廿九日、(中略)

元和六年雜載

元和六年雜載

士思九拜上

聖諦分明自廓然、不拘梵語與唐言、華鯨吼破霜天曉、玉兔挨開碧海門、鷲嶺真機全漏泄、少林密旨許誰論、因思當日永嘉老、一宿曹溪達本源、

山河大地本天然、何用千言與萬言、拈却新羅并渤海、倒騎佛殿出三門、風頻稍硬雖回互、煖處商量孰討論、三十烏藤輕放過、要知一語諸出曹源、（滴） 缺、

松月老比丘 正印（月江）迅筆奉酬、

友雲藏主一笑、印（友山士思）

三月朔日、此墨跡紹高持參也、正筆ノ由申遣也、

一拱

翠

唐志成印

同日、村瀬左馬殿（兼造）方此一軸見せこ來ル、新數物こ而、墨もはけ候由申遣、

同日、從本誓寺畫贊ノ物見せこ來、贊ノ案在左、

嚮薪養母樂熙々、朝去肩擔暮始歸、驀忽柴衝兩頭脫、方知端的擇親時、

越岩中章 印 印

同日、從三好備中墨蹟見せこ來、若爲人輕賤（長世）之經文也、一休印アリ、併正筆トハ見

へ不申由申遣候、

同日、春甫之墨跡專益持參、案左コ有、

老拙陋室、席紋歷歲、七穿八穴、東林典藏、出隻手新焉、座間爲之生輝矣、忻抃之餘矢一

偈、以述謝臆之萬一云、

塵席陳年凹處穿、圖新舍舊義尤堅、當軒坐斷青世界、取破蒲團拋大千、

養德老拙拜 印々

同日、德左馬殿（德永昌重）方墨跡之宗派尋こ來ル、炳同ト申祖師ハ不知由申遣、本墨跡ハ不來コ、宗

派計問に來候、召西堂迄内證宗派ノ書立二通來、案在左、

一少塾 炳同（宗派）雪竇に住、大惠 德光 浙翁 大川 炳同 印（沙門野）炳同印（宗派）翁

慶長九年甲辰蘭朔 泰庵印

一圓悟 大惠 德光 浙翁 炳同

育王山佛伯禪師

琰浙翁錄ニ見タリ、

元和六年雜載

慶長拾七子季冬念一日

宗慶拜覽

如此書傳來候へ共我等の不知祖師故、其由申遣候、

一 廿四日、○中

一 耳非短長、只見一半、相非真俗、被髮偏袒、蓮花卷一字、不談草葉衣、千金不換、別有灵蹤、在上方、五臺山頂雲蒸飯、

灵隱來復拜題 印々

外題ニ蒲衣七佛師ト有之、

三月廿四日、此繪贊來ル、文殊牧溪之繪之由、贊の復見心之由、堀田若州子息掃部所持之由、大橋長左衛門持參こ而一覽、

一 同日、○中

一 讀不了底、是甚故紙、見月忘標、已落第二、

印 印 二つながら角印也、上ノ印ハ山間明月ト云古文也、

一 廿八日、右對月ノ繪贊、了即休ノ贊と也、脇坂淡路ヲ見せこ被越、贊と繪と續たる物也、點ヲ付て、別番こ書遣ス、正筆之儀不分明由申遣ス、

一 廿九日、續日本紀之拔書二冊、後庄右へ返進、

牧溪ノ繪ノ贊

契了ノ墨蹟

續日本紀拔書

崇傳藤堂高次ノ茶湯ニ招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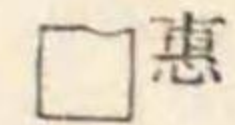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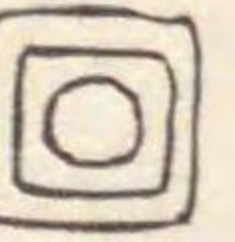
智慧ノ墨蹟

宗純ノ偽筆

一 同五日、(藤堂高次)藤和泉殿へ書狀遣ス、(高次)大學殿へもたせ遣ス、(卯月)昨日、大學殿へ御茶こ參候事をも申遣ス、

一 昨日、(竹田正林)專益一休之自畫自讚之掛物を持參也、是の先年見しめん、だう成物と申渡ス、とめり右こ有、

一 垂手入市麩、眼中絶凡子、布袋打失眩、收得主丈子、長汀子備有、主丈子我與備主丈子、

淨岡愚極(智)慧贊  惠  愚極  佛心

右四月十七日、從織田丹後殿來ル、

一 正法眼藏之長文字、淺野采女殿ヲ見せこ來ル、是の去年、日下部五郎八ヲ見せこ被越候、

其時の二ふくこして有、にせ物之由申遣ス、卯月十八日こ、

印

一 同十八日、若王子(宗純)一休之墨跡見せこ來、案左こ有、

女性禪人就余需別稱、々之曰心徑、因作偈以爲證云、

一段風光非目前、有誰透得體中玄、春來吹滿莓苔雨、勦絶蹤由沒大千、

寬正癸未六月日 夢闍老衲純一休

右不分明由申遣、

一 同廿一日、村瀨左馬殿ヲ掛物見せこ來ル、案左こ有、礪溪紹證之毛之長文字也、角印有、日

宗揚ノ僞筆

本人之手ニ而、殊めんたう成物と申遣ス、
一同廿五日、遠藤(藤)但馬殿(二股力)掛物二服見せ來、案左ニ在、

虛堂舉曰、徳山托鉢公案、虚堂云、徳山如獅子遊行、百獸股栗、嵩頭假感而陰風逼人、後之來者捧出揚木、

文明十五年仲春日

印
岐庵叟書、岐庵ハ養叟ノ弟子ト也、諱宗揚ト云々、

顯日ノ僞筆

久不申承候間積鬱之處、恩問感悅不少候、實不慕古風者、御閑居難堪御事候歟、些加様
可有御堪忍候歟、委細侍者之方より申候歟、只今客人來、今念々間事候省略記了、
恐々謹言、

六月廿三日

顯日判

是ハ顯日高峰佛國禪師ノ文ト也、
右何も不可然由申遣す、

數寄法度

一同廿五日、大橋長左衛門上洛ニ付而、久右衛門かたへ書狀遣ス、廿五日之日付也、崇壽院殿へも文上ス、是ハ廿六日之日付也、節供之御かたひら之事申遣、其外ひしほ、諸白以下用意之事申遣ス、此時有樂(緋田長巻)へ、自筆ニ而狀遣ス、數寄御法度事申遣ス、

一同廿六日、貞首座飛脚上ス、貞首座へ返書遣ス、良西堂、賡西堂へも返書遣ス、久右衛門へも狀遣ス、此時有樂へも自筆ニ而狀上ス、數寄御法度之様子申遣ス、

〔本光國師日記〕

二十

同日、寺志州へ返書遣ス、帷子之禮申遣ス、御入内之事、○徳川和子入

内ノコト、六月十八日ノ條ニ見ユ、當地御普請之事、○江戸城修築ノコト、二御くさ氣之事、大坂御ふしんの事、○大坂城

修築ノコト、正月十三日ノ條ニ見ユ、數寄法度之事、拙老作事之事、式部殿ハ中間衆儀之事など、二枚ニ自筆ニ申遣ス、○崇傳、コノ時江戸ニ在リ、

一十六日、(五月)○中

達磨ノ繪ノ贊

一山禪高より達磨之繪贊見せこ來、すまぬ物也、
(山名豊國)

鼻洪梁大々、口匾檐區々、爲看少室九年雪、揚子江頭先折蘆、

印

名難見分候則返ス、

一同十五日、毛源太(六月)墨跡見せこ來、

勤務

四明范了甫 印印

儒者之手跡と申遣ス、

元和六年雜載

傳義玄ノ
墨蹟

一同廿一日、村瀨左馬殿墨跡持參、一見、

威音劫 初祖菩提壁外

印 臨濟義玄老誌印

表具捻縁の香色ノ絹、中縁の白地ノ金紗、一文字のかんたうの様成物也、臨濟之類筆無案内成由申て返之、外題こ、紺紙金泥こて、義玄墨蹟來朝、正三位中將平雅盛、後源頼朝所持ト在之、不審成物也、

一 同廿三日、○中

一 吾當爲汝助喜、雖然如是靈禽自惜羽毛、謝和尚老婆心、對授之際可草々、莫怪吾、多事楊花落也、驚三十年後去、擲地作金聲、

便禮祥

右之墨跡、山禪高方見せこ來ル、(宗隆妙超)大灯之墨跡之由也、難見分之由申遣ス、

一 十二日、○中

一 招提寺下古墻陰、埋沈沒當年玉軫琴、流水斷橋傷妙曲、不知今復有知音、

九柏山人印

右是の、板倉内膳殿昨十一日持て御出、目利御頼候、能々見候て、十二日こ狀を添候て返

妙超ノ墨
蹟

牧溪布袋
ノ繪ノ贊

日野光慶
西湖之圖
ニ崇傳ノ
贊ヲ需ム

之、祖師こていなく候、儒者と見へ候由申遣候、吉兵へ使也、

一 八月十四日、久右衛門かたへ書狀遣ス、十五日之日付也、自筆こ而書遣ス、松中たかいし

候由、金子渡間敷由、梅津主馬(政景)上候而可申付由、こうかつ墨跡なとうせ候のぬ様こ、良西

堂と談合可仕之由申遣ス、太田八郎右衛門こ言傳上ス、

一 分身千百億、一箇掣風顛、只知賣弄走市麩、靠布袋而垂手、擲柳栗而息肩、成佛尙隔他生

在、不知還任率陀天、

嚴子陵敬贊 印

右八月十五日、丹羽五郎左衛門殿分見せこ來、布袋ノ繪贊也、贊の日本人、繪の牧溪ト申

遣ス、

一 十八日、日野唯心孫中納言殿分繪之贊誂こ來、唯心取次、西湖之圖、

一 同廿四日、○中

一 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須髮著袈裟、佛祖僧中水不得、夜來依舊岩あと有、雪志和尚引

、本考

一山砂門 印

右之墨跡、さゝき仁右衛門分見せこ來ル、一山正筆と相見え候、併ふるく、皆字さゝき、倭こ

釋書表目

元和六年雜載

不可然と

立間敷かと申遣ス、

一九日(九月)、釋書表目錄一、三一、合貳冊、愛宕圓福寺へ借ス、

一同十九日(十月)、○中略

一 松源和尚云、大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又云、開口不在舌頭上、擡脚踏麝香水海、低頭俯視

四禪天、一个渾身無處著、請一句續、

建文二年戊辰長月日 莆田郭應聘書

傳松齋ノ墨蹟

菊

隱

松齋

右墨蹟二幅、村瀬左馬助殿ヨリみせこ來ル、不可然物と申遣ス、

一同四日(十一月)、大橋長左掛物見せこ來ル、絶句ノ綠樹重陰ノ詩也、三行長文字也、

朱印 山相

一 山ノ孫弟子建仁祥雲ノ永相山也、宗派ニアリ、右之由申返ス、眞偽ハ不知也、

一同日(十一月十日)、藤大學殿物切ノ刀、備前物之由、名ヲ付候へと被届候、一喝、金剛王寶劍、截斷衆流、如此付候、則中

良永ノ墨蹟

藤堂高次
崇傳ニ刀
銘ヲ依頼
ス

明本ノ墨蹟

ゴニ象眼こ入候いと御申候、

一同十九日(十一月)、○中略

一 一性圓明二昧具足、那伽定中、了無皆觸、觀音孰與同機軸、

中峯明本拜、

右之墨跡、(雲嶽筆註)圭首座持參、正筆之由申遣ス、

一同廿二日、日野殿御頼候押繪之讚出來、清書仕、唯心老へ捨相添、吉兵へこもたせ遣ス、

一同日、竹中采女被頼候押繪之讚出來、清書仕、竹筑後所へ捨相添もたせ遣ス、

一同廿四日、○中略

一 汝名拈得誰拈得、備掃地供澗國清寺裏、如今老矣學著徑、賣弄從前鬼眼睛、

天童如砥拜讚 印 印 印

一同十三日(極月)、○中略

枯木石頭多古色、桃華流水隔塵寰、未明の々西來意、爭識天台與鴈山、

的禪人求偈照台雁、因書此贈之、想日東無是勝遊也、

至元四年閏八月三日、文智老人法華山主覺恩書、墨印 墨印

表具細鈞ノ金紗、代金廿五枚、

覺恩ノ墨蹟

如砥ノ墨蹟

元和六年雜載

色朱印

即

空

朱印

表紙細鈞ノ金紗、代金子十枚、

宗運信七需別稱、擇南叟兩字命之、且題一篇以申真義云、

壯年受用老年同、古路草荒西又東、若識本來無一物、何勤拂拭北州翁、

永正五年歲舍戊辰小春三日青山下野衲古岳宗亘朱印

二祖畫、友松、

舊公案曰、

達磨面壁、二祖立雪、斷臂云、弟子心未安、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磨云、爲汝安心竟、

宗亘ノ墨

海北友松
筆二祖畫
像

宗園ノ墨

春屋叟宗園謹書朱印

同印

右四幅、休味持來、

一十二月十三日、○中

一 一切法無我無人、

(一筆)
一山書朱印

此墨跡、杉山次郎大夫持參、清兵へ之預ケ置、一覽仕、清兵へかた方狀遣ス、正筆と申遣ス、

一 同十六日、○中

一 不借巨靈分破雲、雨山技全、一洪川、三更夜中無來客、數歟、瓦片歸雲宿檻前、

龍門亭歟、

松生背上綠毛長頂戴浮圖萬、劫歟、戶歟、刀牖恢牙不藏六、重々法界目前彰、開歟、

龜頂塔

雲居古誥協真風、三塔該收萬塔、功落落團々無縫罅、龍此字餘歟、墨跡如此、雜歟、龍蛇混後在其中、居雲々塔

右正覺國師十境題天龍頌、丁亥丁亥仲冬己日鐵舟叟書于龜嶠靜室朱印

右是ハ十二月十八日、(細川全隆)紹高被見、(德濟)鐵舟之正筆ト申遣ス、

一 善財豈爲求其益、一百十城俱徧歷、無端走得脚生瘡、樓閣門開見知識、

元和六年雜載

德濟ノ墨

一筆ノ墨

扶桑之日光非光、藏裏摩尼色非色、柴片颺下絕承當、始信從前了無得、
謂言弱水隔蓬萊、政是膠柱而調瑟、歸家穩坐法王氈、試看揮戈回佛日、

次韻贈日東以亨謙藏主、

至正甲辰夏五月

何山 文藻印印

桂哲ノ墨

一 伴身內秘混塵埃、枯槁家生充潤來、但有信根堅固者、肩頭脚下無分開、
墨繪大黑

住萬壽桂哲拜贊印印

右大黑贊也、今川主膳ヨリ見せこ來ル、日本人ノ手ト申遣候、十二月十八日也、

一 同廿一日、寺志州路次迄作左衛門遣ス、かの川迄參由也、志州、次郎兵へ書狀遣ス、
萍寄他郷歲月深、仰瞻吳漢恨難禁、白雲本是無心物、牽動離人一片心、

傳魯愷ノ墨蹟

靜南魯愷印印

此掛物、鈴木近江(長次)方見せこ被越、儒者之手こ而、不可然由申遣ス、極月廿二日こ、

一 同日、(極月廿二日)○中略

一 得喪平生皆付天、人間誰擬玉堂仙、梅松只可比清操、太史古風詩兩篇

祖默ノ墨蹟

逍遙存耕印印

建曾ノ東坡像贊

才名四海一東坡、赤壁玉堂風雨過、天使此翁生下土、文章錯綜宋山河、

東坡像

栗隱華岳叟印

妙葩ノ墨蹟

一 一味信前緣 長文字也、

芥室叟印

右二幅任成持來、

一 萬法本來畢竟空、夾山船子亦如同、華亭千古無人棹、埜渡舟橫蘆葦風、

有蘆、

船子夾山墨繪

雲水道人印印

右吉良左兵衛ヨリ見せこ被越、北條太郎助所有之由、

一 同日、(後極月四日)○中略

元和六年雜載

元和六年雜載

一 臨濟和尚付法偈

江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釋名人不稟、吹毛用了念須麼、

春浦叟宗熙書

右、玄菴(後極月七日)見せこ來、僞筆かと申遣ス、

一同日、(後極月七日)略

一 智覺普明國師賦偈、見奇新命天龍石屏和尚、輒次尊韻聊叙勸駕之意云、一笑是幸、

辱末妙快拜

君居西海我京城、一句同條作麼生、照夜誰吹燈焰起、宗風莫使法梁傾、地爐煨芋道逾重、天詔入雲情不輕、側耳待聞塗毒鼓、龍門白日忽雷驚、

康曆庚申二月日書于臨川之了幻室

此掛物、岡島二郎兵衛(春曆妙葩)見せこ來、正筆ト申遣ス、

一 後極月八日、(春曆妙葩)略

ブダウノ贊

□□自是一重釋、又用紛々注敍闢、若使文氣非悟道、聰明人心佛□射、

至元四年春正月梅(宗隆)道人戲墨也、

朱印

同

同

同

同

同

右之掛物、賀古(宗隆)豐前(宗隆)見せこ來ル、儒者ノ由申遣ス、
一 後極月十三日、日野中納言殿臘月十八日之狀來、繪ノ讚之禮申來ル、唯心(後極月)被屈ル、
一同十七日、(後極月)略

一 趙州一日到茱萸、執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萸曰、作甚麼、師曰、探水、萸曰、我這裏一滴也無、探箇甚麼、師以杖倚壁便下、

古德之頌曰、

茱萸這裏無一滴、趙州無言便走出、春去秋來三百年、拄杖至今猶倚壁、

□

右玉室(宗珀)ノ墨跡、織武右衛門(宗珀)見せこ來ル、正筆ト申遣、

一同十九日、(後極月)略

一 勅太監劉馬兒內使王勉今命爾往寧夏同、

總兵官都督史昭鎮守地方、撫恤軍民、凡一應事務俱與史昭計議停當、然後施行、不許偏執己見以誤事機、故勅、

宣德十年正月初三日

此掛物、表紙モ卽紙ニテ彩シキタル也、儒者ノ手ト申遣候、村世左馬殿(宗)ヨリ來ル、

元和六年雜載

伊達政宗
細川忠利
ヨリ水利
ルヲ乞ヒ取

林道春
宅正堅
春日作
次韻ス

詩ヲ那波
道圓ニ寄

詩ヲ石川
忠聰ノ納
涼ノ和歌
ニ次ス

史記ニ跋
ス

元和六年雜載

〔細川家記〕

二十一

（元和六年）
一三月十九日、忠興君より御書之内、

一其方へ遣候水さし、政宗無理に被取候由、我ら所こ而ほしかられ候つる、左様こ存候、
事を可被缺候間、いも頭之水さし一ッ進候事、

一中津しんほち、此頃少虫氣之由候間、針立遣候、相當之由申越候、但煩程之事こ而ハ無
之候、養性之爲こ而候事、

〔羅山林先生詩集〕

四十四

（正堅）
次韻子柔丈春日作、
贈答二、
元和六年、

信美樓頭登覽日、慚吾似欲覓名功、只今山海是天下、何處烟霞不洛中、顔色階苔沾雨露、眼青
城柳舞春風、對花猶記邵康節、獨擅人間一世雄、

元和庚申冬十一月、七言排律一首寄道圓、兼柬宗因、

邯鄲失步聖賢門、後世叟聞異論、活佛老聃須彷彿、顔淵明道未曾言、六經註我蒙泉院、千鑑
較人何陋軒、錦褰相藏光漸麗、玉沙俱琢色猶温、只令少壯英尖盡、豈有中心查滓存、樂到三公
非所換、德雖萬古稱常尊、貞元會際梅花早、家在羅浮山下村、
（忠聰）
（那波）

〔羅山林先生詩集〕

二十一

納涼次石川主殿頭倭歌

溽暑如泥惱客情、送梅時節未吹晴、何須六月陰山雪、小扇團團風有聲、
（那波）
（忠聰）

〔羅山林先生文集〕

五十四

史記跋

右史記合套百卅篇、以余家藏古本之點而所謄寫也、爾之勤亦可尙矣、蓋不終歲而畢焉而已、
往哉曷之、他日進而不已、則許爾具讀史之眼、吁古今之治亂、君臣之明暗、舉在眼裏、豈惟太史
筆力而已哉、書以授龜三、庚申孟春中浣日、羅山處士道春識、
（林道春）
（元和六年）

七書直解跋

武學七書直解全套、隨繕寫而隨粗閱之、乃以硃而句之、以墨而點之、殆一月餘而后皆成矣、余
十七八歲時見直解、其后讀施氏講義、誦李卓吾孫子參同、今又及于此、蓋彷彿於橫渠早年之
氣象耶、吁聖人雖有俎豆、軍旅之間對、然文武豈果二哉、故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學者有五
書六經之餘力、則此七書亦可以教焉、若仁義之與詭詐、王道之與霸術之所相擇者、夫惟存乎
其人歟、聊跋諸冊尾、以爲他日之左券云爾、元和庚申季秋上浣、羅浮子道春、
（六年）

〔活所遺藁〕

九 書東海一涇集後

元和庚申之春、到裝潢者之家、閱斷篇敗策堆中、獲斯一塊、乃妙喜老師之遺稿也、何其幸哉、予
每念、生乎其國而不知其國之事跡、豈可謂之書生哉、然自從國綱一廢、而三代實錄之後、不聞
復有朝廷之史、而後文章入禪林、彼月中巖、練虎關其翹楚也、博學文章冠冕古今、嘗編日本紀、
有議不行、可惜而可悲、元亨釋書之編、雖異教之史略、有可觀者、又讀濟北集至賦章通衡詩話
等、則雖中華大家之文人、不多讓矣、誠國僧之所絕無也、吁拈古頌古之類、非吾所欲觀、中正子
（中巖圓月）
（那波道圓）

元和六年雜載

三九七

那波道圓
裝潢工ノ
一家ニ東海
一涇集ヲ
發見ス

七書直解
ニ跋ス

之外、不見一篇、是憾惟多、而今幸獲之讀焉、古賦長篇上建武天子表、原民原僧辨、朱文公易傳及藤陰瑣細、文明軒雜譚諸篇、以予觀之、則全無僧家之氣習、宜哉、遊諸夏文物之地、接鴻儒達官之人者年舊矣、視濟北集、其誰容替其間哉、然其不足過半矣、不知有幾許發明、幾許故事矣、其有議不行者、弗敢論之、否者亦如若斯何哉、庶幾得全書、謁先師惺齋先生以聞此言、然兩不可得也、而此集之求也、出于不意、復焉知全書之不在、唯泉下不可作也、淚浪浪、

〔活所遺藁〕

首 (那波道圓)
活所先生年譜

(元和六年) 庚申、二十六歲、秋九月、之武城、次子定之生、冬十一月還京、

〔集雲和尚遺稿〕

上 前任普門密叔西堂幻相

慄丰畫就自依然、手裡龜籠豈亂擅、幻化空身相無相、月移花影上窓前、

小師安公禪伯持此像來索讚、因有門下末流好、是拙偈附與焉、

元和第六庚申仲春日

前、、、

〔寒松稿〕

五 春遊江府諸寺

諸刹高檀皆大家、樓臺多少愛繁華、邊頭古寺如寒食、不見炊煙空見花、

途中聽子規 四月廿八日歸香壇、

朝來客路雨霏々、瘦馬獨唸忘濕衣、舊宅無人我今去、請君休勸不如歸、

道圓江戶
守藤嵯叔
西堂ノ幻
相ニ讚ス

鍋島元茂
ノ爲メニ
屏風ニ題
ス之ク

題屏風畫六首

葉如髮鶴幹龍皮、黛色參天松栢姿、須是棲遲太平雀、森蘿蒼鬱萬年枝、

行盡西川數十程、石頭犖确更崢嶸、雲埋綠樹深山裏、遠客沾衣杜宇聲、

江山遠離錦官城、出盡劔南掌樣平、客路無由問鄉信、秋天曠野少人行、

嫌官愛酒陶元亮、還往相從一小童、好是囊中有琴在、請君爲我寫松風、

共題瀑布七言聯、新到沙彌閑老禪、一派奔流三万丈、終歸大海浪滔天、

李白遙望詩興濃、廬山瀑布紫煙峯、莫言雪浪轟蒼壁、直下千尋雙白龍、

右六首、元和六年庚申六月八日書之、與戊午端五日之六首合十二首、屏風一雙也、鍋島和

泉守求之、

湘之故人明月以心老禪、龍源瑛岳老禪遠勞書信、招老衲、八月廿日、發芝阜宿神奈川、日

之翌、到福巨之舊山、瑛岳老爲老衲新築書齋、聊寓筆硯於此云、

二老風流翰墨仙、山中招我有佳篇、瘦藤漸到曾遊地、支枕幽齋聽雨眠、

讀周易 八月廿六濫觴

講筵發起兩禪人、我學貽嘲東醜鬢、今日初開易門戶、新梅八月一枝春、

賀道訓法眼詩并序

元和六年雜載

三九九

鍋島元茂
ノ爲メニ
屏風ニ題
ス之ク

禪珠錄倉
圓覺寺ニ
赴ク

周易ヲ講
ズ

醫師道訓
セラル

禪珠詩ヲ
寄セテ之
ヲ賀ス

大佛師宗
圓ノ爲メ
號ヲ撰ス
湖月ノ

元和六年雜載

四〇〇

江城道訓醫士者、予幕府之看院也、曾入洛之大醫延壽院頭東井老人之門、傳得修養之靈方而活人之功不可稱計、僉曰、耆域是前身也、今茲元和庚申五月、遠發行履觀國之光、直入禁裏、得見轉位於法眼、寔醫門之光輝也、感歎之餘、裁小律一章慶賀之云、
多少黎民壽域開、東關萬里入銀臺、天顏咫尺無人到、得薦牙盤五月梅、

福山寒松塾釋龍派禪珠叟

湖月之號

相陽金剛古招提之傍有大佛師、法之諱曰宗圓、曾降芝帖被任位於法印、今歲之秋、老衲寓居巨山之龍源者久矣、法印一日扣岑寂、從容曰、予未有別號、請立之、舊交之好豈可默乎、輒以湖月命之、清話移刻、出數幅令老眼遮、其曾祖弘圓法橋、南禪竺雲和尚號覺翁、加之建長大光禪師題華偈於其兩大字之左右、寔錦上之花也、其祖泉圓法眼、大德以天和尙稱之於月海、其父快圓、吾圓覺奇文先師號之曰天湫、其軸一々極目其文詞也、其書翰也、盡美矣、又盡善也、大匠之下小子何述焉、強裁拙語、係兩大字之下以證之、

濃抹淡粧雖好迷、愛良夜只可浮舟、都將三五洞庭夕、換得蘇堤十頃秋、
元和第六祀歲舍庚申小春

中澗

建長老比丘龍派禪珠寒松塾逸滌筆於聽松軒下、

大佛師賢
佐ニ道號
ヲ與フ

輔叟之號

相州鎌倉府之大佛匠賢佐法眼結廬於壽福門外、曾入桂蔭之室、潤幻住流泉之餘滴、屋裏之眞佛、不假彫琢、長袖其手矣、就于老衲需道號、輒以輔叟之二字授之、吾圓覺奇文先師、爲其祖榮賢法眼見立字、其好不相諉、此求良有以哉、感歎之餘、作一偈以祝遠大云、
在昔陰謀誅不仁、霜鬚八十老賢臣、一家四海昇平日、江鳥背人渭水濱、
元和六稔庚申立冬後三日、

福山小比丘龍派叟禪珠書于聽松軒下、

十月廿六日、宿歸源憶越秀座原、

永夜思人宿舊廬、無邊風月曉鐘疎、數行清淚懶開讀、健筆縱橫滿架書、

芝阜寒松禿翁

庚申十一月十三日出湘中二首

愛宿山中秋復冬、微風使我聽幽松、暫時分手舊相議、客路同行一瘦筇、
五十七年幾往還、故人相共鬢毛斑、吟行出寺猶回首、錦樣宿楓雨後山、

宿神奈川、

送我寒驢數十程、江村儼屋寄殘生、枕頭半夜風濤激、誤作青松十里聲、

神奈川ニ
宿ス

元和六年雜載

四〇一

十四日、馬上口號

江戸ニ歸ル

備嘗險阻喜平安、出宿早行沙路乾、馬上帶星難續夢、江風徹曉雁聲寒、
一百五間橋上過、江邊道路白沙多、金城極目行未盡、如此山雲含雨何、
晡時到江城客舍、

柳色青々十萬營、江沙踏破馬蹄輕、道中幾度畏將雨、薄暮蕭々簷滴聲、
閏十二月九日出芝阜、其翌到杏壇、兩日快晴、忻然作二首、

歲暮歸心奈臘殘、欲行連日雪漫漫、朝來驢上負暄好、吹面北風還不寒、
每出俄然天正陰、一蓑一笠雨淋々、今年來往好風日、且喜天公愛我深、

觀世身愛
奧書ノ板
本

〔自然居士〕

○東洋文
庫所藏

右百番之本者、我等直傳、石田少左衛門章句付、依被板起、猶以令清書加奧書畢、

元和六年

觀世左近太夫

卯月日

暮閑(花押)

○コノ他誓願寺、みちもり、善界、三井寺、しらひけ、鶉の羽、三輪、氷室、老松寺、何レモ奧
書同ジ、

〔長防風土記〕

四十六 三田尻宰判 佐波
郡三 東佐波令上 神祠

一松ヶ崎天滿宮御根帳入別當大專防略

毛利秀就
周防松ヶ
崎天滿宮
社參ノ連
歌

元和六年三月廿五日御社參の時、

代々に見えしまつもしけみの花の春

〔神都名勝誌〕

三世義寺古瓦銘 岡嘉平治舊藏

みつそういん

御奉行 はうらく正殿

常そう方

元和六

ふきてま、きやくしゆのため也、

太工源太郎

〔尾張名所圖會〕

七 海東郡

鳳凰山甚目寺

馬の圖

元和六年、已上、○堀川夜村の繪馬、角力の圖、様辨慶の圖、いづれも古畫の大繪馬にして、頗る古色なり、此外に

も數多あれど、
これを略す、

〔法華三昧行法〕

○徳富猪一
郎氏所藏

天台法華三昧行法一、爲中田伊右衛門法號妙遵无上菩提求得焉、

昔元和六年庚申歲霜月吉辰

沙門釋日乘

〔助顯唱導文集〕

○叡山文
庫所藏

元和六年雜載

法華三昧
行法

伊勢世義
寺古瓦銘

〔刊記〕 元和六年雜載
昔元和六年庚申十二月日

華林 日從

從正本、於武州江戶梓刊、

實乘 日進

〔禪林類聚〕

○兩足院所藏

〔與書〕 於越前國靈泉寺二代目雷澤和尚之假名點細被付置候、不殘一點校合、悉致精誠畢、

于時元和六庚申極月吉辰

二條通仁王門町長島世兵衛開梓

〔大原談義聞書鈔端書〕

○大正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

〔識語〕 元和六年庚申極月閏廿五日、寒筆氷硯、老手三足而書了、前作少加減、此歲六十九、

〔良定〕 袋中判

此抄以南都善光院御自筆正本而寫之、將是世間往往流布本未校合也、今此本校合也、示書露、示書露、

〔止觀私記〕

○德富猪一郎氏所藏

〔刊記〕 元和六年庚申二月上旬 開板、露閑

〔法華肝要略注秀句集〕

○龍谷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

〔刊記〕 昔元和六年庚申五月吉日 武州江戶 開板、

〔三體詩絕句鈔〕

〔跋〕 洛下有書生、其名曰塩瀬宗和老人、自壯年晝書夜誦、雪纂露鈔、聊無倦矣、此家法詩要抄、校諸家之善說、集以大成、予欽奉綸命對御講之節、借普光一宗翁秘密藏攤之、雖然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其卷付不詳處、予改之正之、不知簡書不能改之、頃者江北犬上郡彥根養俊勝士命工鏤梓、以利晴證、僉曰、嶮中張明遠也、完知自此詩格効唐賢体者必矣、

于時元和第六庚申仲夏吉旦 前南禪古澗叟慈稽誌焉 印

〔山家義苑〕

○德富猪一郎氏所藏

〔刊記〕 于時元和六年庚申七月二十四日 武州江戶 開板、

〔新鍔雲林神殼〕

○國立國會圖書館支部上野圖書館所藏

〔刊記〕 元和六年歲舍庚申仲冬良日、於二條梅壽重刊、

武事、

〔異本塔寺長帳〕

〔元和〕 六年庚申 〇中 伊州家中糟谷左近通矢五百三十四筋、此人後會津二仕、加賀

家中吉田大内藏通矢五百八十四筋、

〔落穂雜談一言集〕

三 通矢 〇中略

〔元和〕 同六年三月廿一日

五百卅四本

紀州 糟谷左近

元和六年雜載

同年四月十七日

五百八拾四本

加州 吉田大内藏

〔國事雜抄〕

十五

三十三間堂にて御家中矢數〔前田氏〕略○中

元和六年四月十七日

賀州吉田大内藏

一 二百八十八

同 杉山豐左衛門

一 二百六十

吉田印齋弟子

同 岡田八郎兵衛

一 五百四十四

同 矢嶋平左衛門

一 二百三十六

吉田大内藏弟子

同 鈴木九郎次郎

〔野村文書〕

○備中

小具足之目錄

大橋一風 小具足 野村捕 手ヲ授 治右衛門 小具足 手目録

一 開伐

一 領詰〔詰下同シ〕

一 柙詰〔押〕

一 引詰

一 粒事〔粒〕

一 劔車〔指下同シ〕

一 鳴羽返

一 篠落

一 足落

一 瀧落

一 兩手伐

一 迦詰

一 横脇指〔指下同シ〕

一 違捕〔捕下同シ〕

一 向脇指

一 夢枕

一 兩腰詰

一 互柄〔探〕

一 奏者捕〔捕下同シ〕

一 倒伐

一 大殺

一 人質之子細

一 智捕

一 五躰目付

一 乾坤目付

一 八劔子細

右何其捕様有之、迦色々有之、右之目付、立相共有口傳、何心持〔モ〕大事、油斷強敵、深鎮心得、

捕手

一 檢躰

一 込捕

一 枕返

一行連

一行違

一波上

凡捕手小具足用之人者、先向敵不露色、而可近付矣、予從余流已來、日夜廻工夫、以悉學捕手之業、自己之胸襟能得不傳妙術、爰差足伸與縮手之屈與不屈、見積肝要也、稽古極則深、稽古不足則淺、譬猫躰縮伏爪、虎雖趨千里不失眼力、付所依之劔無二道、向敵能死能生、古語曰、死中有活、々々中有死、大敵心得小敵、々々可心得大敵、皆是不被〔授〕授師、工云師、無師其道貴、爲吾胸襟實師、以是詳誌之序可也、

元和六年 申

大橋一風

六月廿三日

宗義〔朱印〕
〔花押〕

野村治右衛門殿參

許狀 一國一人 免許

今度小具足捕手之儀、種々御執心依不淺、大目錄令相傳候、御手前末勝申候江共、達而御懇望候間、一國一人赦申候、御相傳可被成、自今以後被入御精、御稽古之上、御手枯候者、其上而印可々進、々々無御油斷御嗜尤候、勿論與人諍少御無用候、仍許狀如件、〔朱印〕

元和六年 申

大橋一風

七月吉日

野村治右衛門殿參

宗義(朱印)
(花押)

捕手ノ極
秘目錄

極秘目錄

是當流極秘、不知佗國異朝、於日域本朝者、恐無雙歟、惣別无外視、手如虎握、無心餘念、主君如使賢臣、目心手無油斷、當流爭數可有之哉、手掛則獅子王之^{〔卷〕}奪迅、萬獸成懼如失威、餘流手懸迦、唯猿猴如似人、當流手口、上目付、身積、悉極秘、心持、印可之節宜相傳、仍有增如件、

捕手之極意

- 一 早繩之大吏、
 - 一 定業必死之大吏、
 - 一 極一手之大吏、
 - 一 白刃之大吏、
 - 一 玉捕之大吏、
 - 一 睨閉之大吏、
- 右此六箇條、雖爲親子、心底不見屈者、莫相傳スル、誠千金莫傳一通也、



大橋一風

宗義(朱印)
(花押)

元和六年庚申

九月吉日

野村治右衛門殿まいる

- 111. Irmão Tadeu Japam Natural de Vsuqui no Reino de Bungo, de idade de 52 annos, e da Companhia 30 de mediocres forças. He pintor, e Coadjutor temporal.
- 112. Irmão Thomas de Figueiredo Japam Natural de Iqitçuqi Ilha de Firando no Reino de Figen, de idade de 64 anno, e da Companhia 33, de boas forças. Foi feito Sotoministro da Casa Reitoral de Omura 17 annos, e quatro da do Miyaco. He Coadjutor temporal.
- 113. Irmão Tunamoto Thomas Japam Natural de Xiqui no Reino de Fingo, de idade de 41 annos, e da Companhia 13, de boas forças. Leo gramatica dous annos; estudou philosophia em Macao. Sabe bem as letras em Japam, e prega em sua lingua.

[*Jesuitas na Asia*, 49-V-5. fol. 194-203.

Biblioteca d'Ajuda.]

XVI

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LIGRIMES, CONTAYNING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A VOYAGES AND LANDE TRAVELLS BY ENGLISHMEN AND OTHERS. GLASGOW. MCMV. VOL. V. CHAP. VII. P.30.

The second Voyage of Captaine Pring into the East Indies.

Tuesday, the foure and twentieth, we had newes that Nagasque was burnt, that a fire beginning in the Portugall street, consumed foure or five of the richest streets in the Citie.

小具足捕
手ノ印可

元和六年雜載

四一〇

今度小具足捕手御執心依不淺、家傳并工夫之通一不殘令相傳候、自今以後被入御精、御嗜尤存候、若懇望之仁於有之者、堅以血判御指南可被成候、
右之通、於有偽者、日本國中大小神祇、殊磨利支尊天可蒙御罰者也、仍印可狀如件、朱印

元和六年庚申

大橋一風

宗義(朱印花押)

九月吉日

野村治右衛門殿參

大日本史料 第十二編之三十五終



de mediocres forças. Sabe mediocrementemente as letras de Japam, e prega em sua lingua. Foi feito Coadjutor temporal formado no anno de 1601.

95. Irmão Lourenço Vomachi Japam Natural de Miye do estado de Arima, no Reino de Figen, de idade de 47 anno, e da Companhia 18, de boas forças, estudou Latim. Sabe mediocrementemente as letras de Japam, e prega em sua lingua.
96. Irmão Luis Naito Japam Natural de Noxe no Reino de Tamba, e idade de 49 annos, e da Companhia 15, de mediocres forças, estudou Latim seis annos. Sabe (mediocrementemente digo) muito as letras de Japam; leo por tres vezes os livros das seis seitas de Japam, aos Irmãos e Dogicos, prega em sua lingua.

* * * * *

100. Irmão Mathia Machida Japam Natural de Cuchinotçu do estado de Arima, no Reino de Figen, de idade de 39 annos, e da Companhia 13, de mediocres forças, estudou filosofia em Macao. Sabe mediocrementemente as letras de Japam, e prega em sua lingua.
101. Irmão Miguel Oumura Japam Natural de L...de Covachi, de idade de 54 Annos, e da companhia 33, de boas forças, estudou Latim, e casos hum anno. Sabe as letras de Japam, e prega bem em sua lingua.
102. Irmão Miguel Moriyama Japam Natural de Nangasaqui, do Reino de Figen, de idade de 50 annos, e da Companhia 30, de mediocres forças. Sabe pouco das letras de Japam. He Coadjutor temporal.
103. Irmão Miguel Matçuda Japam Natural de Xiqui no Reino

- de Fingo, e idade de 43 annos, e da Companhia 13, de boas forças, estudou Latin seis annos, e dous leo gramatica. Sabe mediocrementemente as letras de Japam, e prega em sua lingua.
104. Irmão Miguel Maqui Japam Natural de Tacatçugi no Reino de Tçunocuni, de idade de 39 annos, e da Companhia 13, de boas forças. Estudou Latin seis annos. Sabe bem as letras de Japam, e prega em sua lingua.
105. Irmão Nicolao Qeian Japam Natural de Reino de Omi, de idade de 50 annos, e da Companhia 32 de boas forças, estudou Latim tres annos. Sabe bem as letras de Japam, e prega em sua lingua.
106. Irmão Paulo Saito Japam de Reino de Tamba, de idade de 44 annos, e da companhia 13, de mediocres forças, estudou Latim seis annos. Sabe bem as letras de Japam.
107. Irmão Pedro Japam Natural de Cuchinotçu no estado de Arima no Reino de Figen, de idade de 54 annos, e da Companhia 35, de fracas forças. He Coadjutor temporal.
108. Irmão Romão Tamura Japam do Reino de Bungo de idade de 67 annos, e da Companhia 40, de boas forças. Foi Soto-ministro no Collegio de Arima 20 annos. Sabe mediocrementemente as letras de Japam. Foi feito Coadjutor temporal formado no anno de 1600.
109. Irmão Roman Nixi Japam Natural de Arima no Reino de Figen, de idade de 50 annos, e da Companhia 31, de boas forças, estudou casos dous annos. Sabe bem as letras de Japam, e prega em sua lingua.

* * * * *

do Reino de Figen, de idade de 45 annos, e da Companhia 18; de boas forças, leu algum tempo gramatica: sabe mediocremento as letras de Japam. He Coadjutor temporal.

* * * * *

74. Irmão Bertolameu Rioxei Japam Natural do Reino de Bungo, de idade de 55 annos, e da Companhia 25; de mediocres forças. Sabe bem as letras de Japam, e prega em sua Lingoa. He Coadjutor temporal.

* * * * *

77. Irmão Christovão Faguivara Japam Natural do Reino de Bungo, de idade de 48 annos, e da Companhia 18, de mediocres forças. Sabe mediocremento as letras de Japam, e prega em sua Lingoa. He Coadjutor temporal.

* * * * *

84. Irmão Gaspar Sadamatçu Japam Natural de Famino stado de Omura no Reino de Figem, de idade de 58 annos, e da Companhia 37, de boas forças. Sabe bem as letras de Japam, e prego em sua lingoa. Foi feito coadjutor temporal formado no anno de 1620.

85. Irmão Gomes Sugui Japam de Yamaguchi no Reino de Suo, de idade de 80 annos, e da companhia 40, de fracas forças. Sabe mediocremento as letras de Japam; foi feito Coadjutor formado no anno de 1600.

86. Irmão Ignacio Cato Japam Natural de Amacusa no Reino de Fingo, de idade de 47 annos, e da Companhia 18, de mediocres forças. Sabe mediocremento as letras de Japam,

e prega em sua lingoa. He Coadjutor temporal.

* * * * *

89. Irmão Joam Yama Japam do Reino de Tcanocuni, de idade de 54 annos, e da Companhia 33, de boas forças. Sabe bem as letras de Japam, e prega em sua lingoa. He Coadjutor temporal.

90. Irmão Jorge Tonno Japam Natural de C...do estado de Arima no Reino de Figen, de idade de 45 annos e da Companhia 13, de boas forças. Foi dous annos Sotoministre do Seminario, e tres na Casa Reitoral do Miyaco. Sabe mediocremento as letras de Japam. He Coadjutor temporal.

91. Irmão Joseph Japam Natural do Reino de Fiuga, de idade de 50 annos, e da companhia 30, de mediocres forças. Sabe mediocremento as letras de Japam, e prega em sua lingoa. Agora ajuda os Japoens em Cochinchina. Foi feito Coadjutor temporal formado no anno de 1617.

92. Irmão Julio Conga Japam Natural de Conga no estado de Arima, no Reino de Figen, de idade de 52 annos, e da Companhia 33, de mediocres forças, estudou Latim. Sabe mediocremento as letras de Japam, e prega em sua lingoa.

93. Irmão Justo Cabariya Japam Natural de Nangasaqui no Reino de Figen, de idade de 50 annos e da companhia 30, de mediocres forças, estudou casos dous annos; sabe mediocremento as letras de Japam, prega em sua lingoa.

94. Irmão Leão Fancan Japam Natural do Reino de Ximosa no Quanto, de idade de 82 annos, e da Companhia 40,

Sicilia, e da Cidade de Marara, de idade de 44 annos, e da Companhia 25, de boas forças; acabou seus estudos de filosofia, e theologia. Sabe bem a lingua de Japam, e prega nella mediocrementemente; foi feito professo de 4 votos o anno de 1611.

31. Pe Julião Nacaura Japão Natural de Nacaura, lugar de Omura do Reino Fingen, de idade de 53 annos, e da Companhia 29, de boas forças; estudou tres annos de casos, prega e confessa, e sabe mediocrementemente os letras de Japam, fez os votos de Coadjutor formado em 21 de Dezembro de 1621.

32. Pe Manoel Barreto Portuguez da Feira Bispado do Porto, de idade de 56 annos, e da Companhia 41, de boas forças; ouviu o curso das artes, e hum anno e meyo de theologia; leu sete annos Latim no Seminario de Japam. Sabe bem a lingua de Japam, e prega nella; foi quatro annos Procurador de Japão neste Collegio; foi feito Coadjutor spiritual formado o anno de 1600.

33. Pe Martinho Xiquimi Japão Natural de Arima, Cidade do Reino de Fingen, de idade de 44 annos, e da Companhia 25, de boas forças; acabou o curso das artes, e ouviu dous annos de theologia, e sabe bem os letras de Japam, e prega em sua lingua.

34. Pe Manoel Borrinho Portuguez de Santarem Arcebispado de Lisboa, de idade de 71 annos, e da Companhia 43, de fracas forças; estudou casos hum anno; sabe a lingua de Japam mediocrementemente.

[*Jesuitas na Asia.* 49-V-5. fol. 191-194.

Biblioteca d' Ajuda.]

PRIMEIRO CATALOGO DOS INFORMAÇÕES COMMŪAS
DOS PADRES, E IIRMAMS DA PROVINCIA DE
JAPAM, ASSI DOS QUE RESIDEM NELLE
AO PREZENTE, COMO QUE ESTAM EM
MACAO, NAS PHILIPPINAS, EM
COCHINCHINA, FEITO EM
SETEMBRO DE 1620.

(*Extract*)

Padres.

* * * * *

54. Padre Martinho do Campo Japam Natural de Fasami Lugar do estado de Omura no Reino de Figen, de idade de 52 annos, e da Companhia 29, de mediocres forças, estudou casos tres annos; e hum leu gramatica; sabe bem as letras de Japam, e prega bem em sua lingua. Foi feito Coadjutor espirital formado no anno de 1617.

55. Padre Martinho Xiquimi Japam,...

* * * * *

65. Padre Sitto Iyo Japam Natural de cidade de Nangasaqui no Reino de Figen de idade 50, e da Companhia 30; de boas forças; estudou casos hum anno, leu latin Sino (Sinco). Sabe mediocrementemente digito, bem as letres de Japam, e prega bem em sua Lingoa.

* * * * *

Catalogo dos Irmãos deste Provincia.

68. Irmão Agostinho Vota Jepam Natural de Vracami, Lugar

votos o anno de 1601. Sabe muito bem a lingoa de Japam, e prega bem nella.

21. Pe. João Baptista Baesa Castelhana da Cidade de Vbeda, diocese de Jaen, de 62 annos de idade, e 41 da Companhia, de mediocres forças, ouviu algum tempo leys e canones; acabou seus estudos de artes, e theologia. Sabe bem a lingoa de Japam, e prega nella; foi feito Coadjutor spiritual formado o anno de 1599.

22. Pe. João Roiz (Rodriguez) Girão Portuguez da Villa de Alcouchete Arcebispado de Lisboa, de idade de 62 annos, e da Companhia 44, de mediocres forças; estudou o curso de artes, e hum anno e meyo de theologia; foi oite annos Companheiro do Pe. Viceprovincial. Sabe bem a lingoa de Japam, e prega nella; foi feito Coadjutor spiritual formado o anno de 1599.

23. Pe. João Nicolao Italiano da Cidade de Napoles, de idade de 60 annos, e da companhia 40, de forças fracas; estudou casos hum anno, he pintor. Sabe menos que mediocremente a lingoa de Japam; foi feito Coadjutor spiritual formado no anno de 1603.

24. Pe. João da Costa Portuguez de Azeitão Arcebispado de Lisboa, de idade de 45 annos, e da Companhia 29, de boas forças. Ouvio o curso de artes, e quatro annos de theologia. Sabe mediocremente a lingoa de Japão; fto professo de 4 votos no anno de 1616.

25. Pe. João Baptista Zolla Italiano da Cidade de Breda, de idade de 44 annos, e da Companhia 27, de boas forças, acabou os estudos de philosophia, e tres annos de theologia; leu rethorica 4 annos. Sabe mediocremente a lingoa de

Japam, fez professo de 4 Votos o 1º dia de Janeiro de 1614.

26. Pe. Joam Baptista Porro Italiano de Milão, de idade de 45 annos, e da Companhia 28, de boas forças, ouviu o curso das artes, e quatro annos de theologia, teve cuidado do Seminario de Japam, perto de dous annos, leu em Europa quatro annos rethorica, e hum em Japam. Sabe bem a lingoa de Japam, e prega bem nella; foi feito professo de quatro votos no anno de 1611.

27. Pe. Jacome Antonio Italiano de Bitonto, de idade de 41 annos, e da Companhia 24, de boas forças; leu gramatica dous annos, acabou seus estudos de philosophia, e ouviu tres annos de theologia, foi hum anno ministro no Collegio de Macao. Sabe mediocremente a lingoa de Japam; foi feito professo de 4 votos no anno de 1620.

28. Pe. Jeronimo Roiz (Rodriguez) Portuguez da Villa de Monforte, Bispado de Eoloas (?), de idade de 53 annos, e da Companhia 35, de mediocres forças; acabou seus estudos de philosophia, e theologia; foi Reitor do Collegio de Nangasqui tres annos, e Consultor da Provincia, foi Vice-Provincial de Japam tres annos, e agora he Visitador desta Provincia. Sabe bem a lingoa de Japam; foi feito professo de quatro votos no anno de 1602.

29. Pe. Jeronimo de Angeles Italiano da Ilha de Sicilia, de idade de 52 annos, e da Companhia 34, de boas disposição e forças; acabou Seus estudos de philosophia e theologia; leu humanidade tres annos. Sabe bem a lingoa de Japam; foi feito professo de 4 votos no anno de 1611.

30. Pe. João Matheus Adami Italiano Natural da Ilha de

seus estudos de filosofia e theologia, que ouviu 4 annos inteiros, leu hum anno Latim. Sabe mediocrementemente a lingua de Japam, feito professo de quatro votos no anno de 1617.

12. Pe Diogo Yuqui Japam Natural do Reino de Aua do Xicou, de idade de 45 annos, e da Companhia 25, de boas forças; estudou casos tres annos, leu Latim cinco annos, sabe bem as letras de Japam, e prega bem sua lingua.

13. Pe Francesco Poldrino Italiano de Roma, de idade de 44 annos, e da Companhia 27, de boas forças; acabou seus estudos de filosofia sendo secular, e na Companhia ouviu 4 annos de theologia, leu dous annos escritura na India, e cinco leu theologia neste Collegio; foi feito professo de 4 votos o anno de 1612.

14. Padre Francisco Pires Portuguez de S. Fins do Arcebispado de Braga, de idade de 56 annos, e 40 da Companhia, de mediocres forças, foi ministro seis annos, parte no Collegio de Amacusa, e parte no de Arima. Sabe mediocrementemente a lingua de Japam, foi feito Coadjutor espiritual formado o anno de 1603.

15. Padre Francisco Pacheco Portuguez Natural de Ponte Lima de Arcebispado de Braga, de idade de 55 annos, e da Companhia 35, de boas forças; acabou seus estudos, leu na India dous annos Latim, e theologia, quatro annos em Macao; foi Rector tres annos no Collegio da mesma Cidade; foi feito professo de 4 votos no anno de 1603.

16. Padre Francisco Eugenio Italiano de Perusia, de idade de 42 annos, e 26 de Companhia, de mediocres forças;

acabou seus estudos de artes, theologia tres annos, leu gramatica tres annos; sabe a lingua mediocrementemente, feito professo de 4 votos no anno 1617.

17. Padre Gaspar de Crasto Portuguez de Braga, de idade de 59 annos, e da Companhia 41 de boas forças; ouviu dous annos de casos. Sabe mediocrementemente a lingua de Japam; foi feito coadjutor spiritual formado no anno 1603.

18. Padre Gabriel de Matos Portuguez Natural da Villa de Vidigueira do Arcebispado de Loura, de idade de 49 annos, e da Companhia 33, de boas forças, acabou seus estudos de filosofia e theologia, leu hum anno gramatica em Portugal, e em Japam hum anno rhetorica; foi ministro da casa da Provação dous annos, e agora he Reitor em Macao; e foi por Procurador desta provincia a Roma; Sabe a lingua de Japam, e prega bem nella, foi feito professo de 4 votos o anno de 1611; foi hum anno Companheiro admonitor, e consultor do Provincial e depois Reitor do Miaco.

19. Padre Garcia Garces Castelhana Natural de Villa de Molino, diocese de Segovia, de idade de 59 annos, e da Companhia 46, de boas forças, acabou seus estudos de filosofia e theologia, leu humanidade quatro annos. Sabe bem a lingua de Japam, e prega bem nella; foi feito professo de quatro votos o anno de 1601.

20. Padre João Rodriguez Portuguez Natural de Villa Cernancelhe Arcebispado de Lamego, de 59 annos de idade, e da Companhia 42, de boas forças, ouviu o curso de filosofia, e 4 annos de theologia, leu 4 annos Latim, foi 12 annos Procurador desta Provincia, foi feito professo de 4

boas forças, ouviu o curso das artes, e quatro annos de theologia, e agora esta por Procurador por Japam em Macao.

3. Pe Antonio Yxida Japam Natural de Ximbara, terra de Arima do Reino de Fingen, de idade de 47 annos, e da Companhia.....de boas forças, estudou duas annos casos; sabe bem as letras de Japam, e prega bem em sua lingua.
4. Pe Baltazar de Torres Castilhano Natural de Reino e Cidade de Granada, de idade de 57 annos, da Companhia 40, de mediocres forças, acabou seus estudos de filosofia e theologia; leu Latim hum anno, e theologia sete. Sabe mediocrementemente a lingua de Japam; foi feito professo de 4 votos no anno de 1601.
5. Pe Bartholomeu de Siqueira Portuguez Natural da Cidade de Lisboa, de idade de 53 annos, e 32 da Companhia, de boas forças, ouviu hum anno logica, e tres de casos; foi Procurador desta Provincia perto de hum anno, e agora há cinco annos que he Procurador da mesma Provincia em Goa. Sabe mediocrementemente a lingua Japão, foi hum anno ministro do Collegio de Nangasaqui; e outro de Macao; foi feito Coadjutor espiritual no anno de 1607.
6. Pe Bento Fernandez Portuguez Natural da Villa de Berba, do Arcebispado de Evora, de idade de 41 annos, e da Companhia 25, de boas forças; acabou os estudos de filosofia, e tres annos de theologia. Sabe bem a lingua de Japão; fez profissam de quatro votos as 1 de Janeiro de 1614.

7. Pe Carillo Spinola Italiano Natural de Genova, de 55 annos de idade, e da Companhia 36, de mediocres forças; acabou seus estudos de filosofia e theologia, leu gramatica dous annos, e mathematica tres, foi ministro da casa Reitoral do Miaco 7 annos, e seis de Procurador em Japão; fez profissam de quatro votos o anno de 1598. Sabe bem a lingua de Japam e prega nella.
8. Padre Celso Gonfaloneiro Italiano Natural da Cidade de Milam, de idade de 64 annos, e da Companhia 50, de fracas forças, acabou seus estudos de filosofia e theologia, leu rethorica e grego hum anno, foi mestre de noviços 8 annos em Japam, e Reitor do Collegio de Macao dous annos. Sabe bem a lingua de Japam, e prega bem nella; foi feito professo de quatro votos o anno de 1591.
9. Pe Christovão Ferreyra Portuguez Natural de Torres Vedras do Arcebispado de Lisboa, de idade de 40 annos, e da Companhia 24, de boas forças; acabou seus estudos de filosofia e theologia, leu hum anno Latim em Macao, e agora he procurador em Japam. Sabe bem a lingua de Japam, e prega bem nella; foi feito professo de quatro votos no anno de 1617.
10. Pe Camillo Constancio Italiano da Cidade de Cosença, de idade de 48 annos, e da Companhia 28; estudou tres annos de artes, e 4 de teologia, leu humanidade tres annos; de boas forças; sabe as letras e lingua de Japam, e prega nella mediocrementemente; foi feito professo de 4 votos em Outubro de 1615.
11. Pe Diogo Carvalho Portuguez de Coimbra, de idade de 42 annos, e da Companhia 26, de boas forças, acabou

XIV.

BLAIR, EMMA HELEN, AND ROBERTSON, JAMES
ALEXANDER,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3.

CLEVELAND, 1903-1908. VOL. XX. PP. 26-27.

News from the Province of Filipinas, this year, 1621.

In the city of Nangasaqui, as all its people are Christians, the persecution is directed not so much against the Christians, for that would utterly destroy the place, as against those who conceal the religious who are under penalty of death.

On the seventeenth of December, they arrested two religious of St. Francis, one a priest named Fray Pedro de Avila*, and another a layman, Fray Vicente. On the twelfth of February, they beheaded two leading natives for their faith. On the thirteenth of the same month they bound to the stake, in order to burn alive, a man who had two religious in his house. On account of his anxiety to escape the fire, he confessed; and leaping from it (they say) he begged them not to kill him, saying that [*illegible in MS.*]. They cut him to pieces, however, without mercy, and he was sent to the Lord.

* Pedro de Avila joined the Franciscan missions in the Philippines in 1616, and immediately requested from his superiors permission to go to Japan. This was finally granted; he went there in 1619, but was imprisoned for preaching the faith, in 1620, and, after nearly two years of most painful and wretched imprisonment, was burned at the stake at Nangasaqui, on September 10, 1622, at the age of thirty years.

At this same time they seized in Nangasaqui a servant of the father provincial, Matheo Couros, who was washing his clothes. When he was thus recognized, they inflicted sharp torments upon him, to make him disclose what he knew; but he, although mangled, bravely gave up his life in the torture rather than betray the father. There are at present in Japanese prisons [MS. *torn*] of religious and Christians: of the Order of St. Francis there are five; of that of St. Dominic, three or four; of the Jesuits one, Father Carlos de Espanola. There were three, but one was burned alive for his faith; and the other, who was a Portuguese brother, [died] with the hardships of the prison, and it is thought to be certain that [his death was hastened] by poison.

XV.

PRIMEIRO CATALOGO DAS INFORMAÇÕES COMMŪAS
DAS PADRES, E IRMÃOS DE JAPAM FEITO EM
SETEMBRO DO ANNO DE 1620.

1. Pe Affonço de Lucena Portuguez Natural de Villa de Leomil Bispado de Lamego, são, e de mediocres forças, de 69 annos de idade, e 55 da Companhia, ouvio o curso de filosofia, e hum anno de theologia; leo gramatica tres annos, foi 20 annos Reitor em Omura. Sabe bem lingoa de Japam; foi feito Coadjutor spritual formado no anno de 1592.
2. Pe Antonio de Sousa Portuguez de Covilhão, Bispado da Garda, de idade de 31 annos, e da Companhia 17 de

d'Yendo, le P. Manoel Barreto,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On dit qu'à cette époque deux seigneurs, en crédit auprès du Chôgoun, le sollicitèrent d'accorder une maison, pour un Père de la Compagnie; on ne connut point la réponse, qui sans doute fut défavorable.

Dans le Côzzouke, où jamais aucun missionnaire n'avait pénétré, le P. Fernandez fut reçu comme un ange du ciel; il demeura treize jours à Noumata, la capitale. Les fidèles avaient prié pour que les pluies fissent demeurer leur hôte, et son séjour, en effet, s'était prolongé.

Il traversa le Chinano, contrée si dangereuse à cause des brigands, et le Yetchingo, dont tous les passages sont des précipices; il franchit l'Yetchou, et vint jusqu'à Canazawa, métropole du Canga, et résidence d'un seigneur de trois provinces. Il y demeura trois mois, en raison du travail à accomplir, et y conféra le baptême au cousin germain du Chôgoun.

Il termina ses courses par le Noto, où un vertueux aveugle, éclairé de la lumière divine, avait établi dans sa demeure un oratoire où se rassemblaient de nombreux néophytes.

* * * * *

Cette année, mourut, dans la maison professe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à Lisbonne, le P. Diogo Brandão. Étant déjà prêtre, il se sentit déterminé, par la lecture des lettres venues du Japon, à entrer dans la Compagnie. Il réalisa son désir à l'âge de quarante-huit ans, en 1608. En mourant, il légua tous

* Il était né à Terra-Feira, titre de comté, dans le diocèse de Porto. Il avait cinquante-six ans, trente-et-un de compagnie, trente de Japon. En 1603, il avait été compagnon de Mgr de Cerqueira. En 1614, il avait été exilé à Macao. Il était coadjuteur spirituel formé. (Card. El. 20.)

ses biens* et spécialement le domaine de Carcavellos, près de l'embouchure du Tage, pour la fondation d'un collège de la Compagnie au Japon.

* A cette occasion, nous nous estimons heureux de produire un document conservé dans les archives du Gesù à Rome, et qui constate, à la date de 1620, les revenus véritables de la mission du Japon, en même temps qu'il éclaircit de la manière la plus évidente le caractère et les proportions du négoce permis aux missionnaires et qui ne remédiait qu'imparfaitement aux chances défavorables du revenu principal, à l'irrégularité des trésoriers royaux ou des intermédiaires du Saint-Siège à Madrid.

“ Les rentes du Japon consistent dans : 1° Une rente fixe de 3,400 cruzades constituée à Salsette dans l'Inde. Plus du tiers de cette rente n'est pas encore confirmé par le roi, et provient d'une donation de don Jérónimo de Meneses et de dona Maria de Castro. 2° Sur le domaine royal, 1,000 cruzades assignées sur la douane de Malacca. De cette rente rien n'est payé depuis quinze ans. 3° Sur le même domaine, 1,000 cruzades assignées sur Salsette de Goa. Rien n'en est payé depuis cinq à six ans. 4° A Macao, quelques maisons à loyer, en danger d'être renversées à chaque typhon. Étant louées, elles produisent 1,300 cruzades. 5° En Portugal, le bien de campagne donné par le P. Diogo Brandão. Il peut rapporter 1,000 cruzades, mais on n'en jouit pas encore, et le roi n'a pas confirmé. 6° L'aumône ordinaire du souverain Pontife, laquelle est de 4,000 ducats. Mais d'ordinaire il en est payé peu de chose, quelquefois davantage; et le procureur de Portugal a écrit de Madrid que l'arriéré de cette aumône, seulement depuis le règne de S. S. Paul V, s'élève à 16,000 cruzades et même plus. 7° Enfin l'intérêt de la province du Japon dans la réalisation de ses valeurs en quintaux de soie; ce négoce, autorisé par le souverain Pontife et par le Roi, est très-incertain, car souvent il se passe un ou deux ans sans que le voyage ait lieu, et d'autres fois le navire est perdu avec toutes les marchandises; mais quand le voyage s'effectue, c'est la principale ressource de la province, parce que la vente est immédiate. Quelquefois le bénéfice arrive à 3,000 cruzades, d'autres fois à 4, et d'autres à 5, très-rarement à davantage. Tout autre subside provenant du Portugal et de l'Inde ne parvient qu'avec un très-grand risque dans ce pays si éloigné, et bien souvent une partie s'en perd.”

“ Ces différentes sources de revenu sont tellement chanceuses, qu'il n'en est jamais recueilli que la moindre partie, et qu'il est très-difficile d'apprécier combien d'individus peut nourrir la province; mais si tout était payé, il semblerait que cent cinquante individus pourraient être alimentés, en y comprenant les dépenses exigées par la chrétienté, en qui sont à la charge de la Compagnie; mais, moralement parlant, on peut compter à peine sur le recouvrement du tiers, en tenant compte des risques et des pertes, et prenant la moyenne des années.”

Il est dit dans un autre passage que la province du Japon tient à sa charge le collège de Macao, la mission de Cochinchine, et les procureurs de Malacca et de l'Inde.

dans l'Awadgi, contrée originelle des Camis, suivant les traditions japonaises, et dont les naturels, sectateurs fanatiques de ces dieux imaginaires, étaient, de tous les habitants de l'empire, les plus rebelles à la vérité. Néanmoins la grâce y fit des élus, et les bienheureux exilés y possédèrent bientôt des frères en Jésus-Christ.

* * * * *

Quatre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parcoururent le Gokinay et les provinces d'alentour : c'étaient le P. Francisco Pacheco, recteur ; Jean-Baptiste Porrò, Bento Fernandez et Diogo Youki. Les chrétiens étaient enflammés de zèle, et avec le secours des divins sacrements ils ne craignaient rien au monde. Lorsqu'on apprit à Ozacca et à Sacai les martyres accomplis à Nangasaki, tous s'offrirent à l'envi pour donner asile aux missionnaires, afin de mériter la récompense des hôtes, c'est-à-dire la palme de sang.

Un Père qui voulut visiter certaines îles, sous l'habit de médecin, manquait d'un serviteur pour le guider ; il vit s'offrir pour ce ministère un vieillard appartenant à la noblesse, mais qui devint, en effet, serviteur de Jésus-Christ lui-même, et qui délaissa pendant huit mois entiers sa maison et sa famille, pour se dévouer aux ordres du Père, avec un respect et un zèle incomparables.

* * * * *

Vers le même temps, le P. Bento Fernandez* fut envoyé à Yendo. Pour s'y rendre il traversa l'Omi, le Mino et le Woari. Les chrétiens nouveaux d'Itchinomia furent menacés par leur seigneur, qui, les voyant disposés à mourir, les épargna pour ne point se priver de ses meilleurs vassaux. Le Père visita encore les provinces d'Iche, Micawa et Totomi. Dans Sourounga, capitale de la province du même nom, les plus édifiants entre les chrétiens étaient de pauvres lépreux vivant hors de la ville, et dirigés dans les voies du salut par deux saints personnages, qui, sous Daifousama en l'année 1615, avaient eu tous les doigts coupés et les jarrets énervés, et qui avaient survécu à ces supplices : alimentés par les fidèles, qui vénéraient en eux des confesseurs de Jésus-Christ, ils les animaient dans la foi par de fervents discours et par l'exemple vivant de leurs personnes.

Dans le Couanto, le P. Fernandez visita la contrée de Michima, traversa le Sangami, et parvint à Yendo, où il demeura cinquante jours.

Cette année, le 11 mars, était mort de détresse aux environs

* Né à Villa de Borba près Villaviciosa, archév. d'Evora, de parents nobles, Miguel Fernandez et Isabel Affonso. Il eut dans la compagnie de Jésus un frère des mêmes nom et prénom. Son frère fut auteur d'une exposition de la Genèse. Celui-ci, dont le vénérable P. Vasco Pirez avait, dès l'année 1587, prédit le martyre, entra dans la compagnie à Evora le 22 mai 1596, à l'âge de dix-sept ans. Il partit pour les Indes en 1602, dans la mémorable expédition que conduisait le P. Albert Laercio, et acheva ses études de philosophie et de théologie à Goa. En 1606, il passa au Japon, et son zèle pour cette mission était si ardent qu'il voulut dès lors en prendre un surnom, et se fit appeler Bento Fernandez le Japonais. Il vécut vingt-sept ans au Japon. Le P. Franco cite une lettre de lui, où il raconte sa mission de 1620. (Evora, p. 256 et ss.)

le P. João da Fonseca, profès des quatre vœux¹⁾.

Les mêmes Pères parcoururent le Fingo et le Satsouma. L'un d'eux, le Père Julien de Nacaura, alla dans le Tchicoungo et le Bougen. Il y trouva de nombreux exilés, et parmi eux le gendre du martyr Cangayama Faito Diego²⁾, avec toute sa famille. C'était un spectacle touchant de voir ce seigneur, illustre par sa naissance, et élevé dans les délices, maintenant vêtu comme les paysans³⁾, confondu avec les plus pauvres, et vaquant aux labeurs les plus vils, afin de gagner l'aliment du jour, mais avec une joie sereine, et préférant la condition présente à ses biens temporels et à sa patrie. Et ses filles, dans la fleur de l'âge, ne regrettaient dans l'exil que la privation du martyre. Anna, la plus jeune, de dix ans à peine, répondit aux dames du palais qui voulaient la séduire : "Si le seigneur venait avec une épée nue, et menaçait de me donner la mort, j'irais au-devant, et je présenterais ma tête à couper et ma poitrine à percer."

* * * * *

Dans le Boungo, Nacangawa Naïgen, seigneur d'Ocata, se disposait à persécuter, afin de conserver la faveur impériale, et de s'affermir dans son domaine. Sur le chemin de la Tenca au Boungo, il avait vu les croix érigées d'espace en espace, et les corps suspendus des victimes. Il voulut renouveler ces sanglants

1) De Lisbonne, âgé de cinquante-deux ans, trente-deux ans de compagnie, seize de Japon. (Cardim El, 21.)

2) Décapité pour la foi le 15 octobre 1619, à Cocoura.

3) Hora con un gabano di contadino addosso. (Bonelli, p. 112.)

holocaustes. Ses recherches troublèrent pour un temps l'Église ; mais des exils volontaires et multipliés le firent s'arrêter ; car il appréhenda de voir son État dépeuplé. Le P. Boldrino, dans le fort du danger, avait quitté les montagnes et avait pris sa résidence chez Jean Didaco, gouverneur du pays. Le péril même avait excité les fidèles et ranimé leur ardeur ; de nombreux apostats se réconcilièrent, et des païens se convertirent en grand nombre.

Le P. Jean-Baptiste Porrò parcourut les douze États du Tchoungocou et les quatre du Chicocou, principalement Farima dont les chrétiens étaient violemment éprouvés, Matzounga, chrétienté récente et pleine de ferveur, Ocayama, métropole du Bigem, dont les chrétiens s'exilèrent avec joie, ayant pour seul viatique leur confiance absolue en la Providence.

Le même Père baptisa dans Firochima, métropole d'Aki, une personne considérable, différée depuis trois ans, à cause de son rang même, et à qui sa constance valut, après ce temps d'épreuve, le nom et les privilèges d'enfant de l'Église.

Le missionnaire pénétra dans le Mimasaca e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ans les États de Fôki, Izzoumo et Inaba. Dans le Fôki se trouve une montagne immense, couronnée de neiges éternelles, où le démon apparaît à toute heure, et se fait adorer sous des formes visibles. Au pied de la montagne étaient semées des Bonzeries nombreuses, enrichies par la crédulité des peuples. Le pays d'alentour servait de lieu d'exil, et les précieux exemples des chrétiens souffrant pour la foi, devinrent un signe pour la ruine et la résurrection des infidèles.

D'Izzoumo, le Père se rendit, en côtoyant la mer, à travers les sables mouvants, à Tottora, métropole d'Inaba, et plus tard

narines et par les oreilles. Il garda le silence et parut insensible, comme si le corps d'un autre eût subi cette épreuve, et non pas le sien même.

Le juge renonçant à le vaincre le fit conduire vers Soukendayou, lieutenant gouverneur. Celui-ci fit infliger de nouvelles tortures au confesseur épuisé de forces et déjà presque mort. Parmi ces tourments, quelques-uns furent d'un caractère tellement obscène¹⁾, que nos auteurs ne les ont pas écrits. Cependant le confesseur, d'une voix mourante, supplia qu'on fît trêve. Les ministres s'interrompirent, espérant des révélations. Mathias se recueillit et dit : "Je sais la résidence d'un prêtre ; il est non loin d'ici, dans les îles de Firando." — "Quel est-il ?" s'écria Soukendayou. — "C'est Pedro, le prêtre apostat²⁾", répondit le martyr." Sarcasme héroïque, et qui était l'effet de son indignation pour les tourments infâmes, et de sa confiance en la grâce divine. Le gouverneur jura de lui arracher l'âme à force de supplices. On lui fit alors avaler du vin très-fort du Japon. Mathias s'évanouit : la tête s'inclina et la langue sortit des lèvres. Un satellite frappa violemment sur la tête, et un morceau de la langue, tranché par les dents, tomba sur le sol. Ce fut la délivrance ; au bout de quelques instants, vers l'aurore, les temps éternels du Paradis commencèrent pour le martyr³⁾.

Le 24 juillet furent décapités à Nangasaki les fils survivants d'André Toan : Manoel, de vingt-quatre ans, Diego de quinze,

1) Procès apostolique.

2) Sous ce nom était quelquefois désigné le prêtre apostat Thomas. Araki.

3) Sa tête fut exposée. Le corps fut jeté dans la mer ; on le recueillit le troisième jour, et on l'envoya au P. Provincial.

et Michel de douze ; et l'un de ses petits-fils, enfant de Jean Choan, appelé Antonio¹⁾.

Le P. Christophe Ferreyra, religieux, doué par la grâce et par la nature des talents les plus insignes²⁾, visita Firando. Reçu comme un ange du ciel, il entendit mille trois cents confessions. C'était la nuit, en se promenant sur le rivage, qu'il exerçait le ministère des âmes.

Le P. Sixte Iyo, Japonais, visita les provinces de Satsouma et de Wosoumi.

Cinq Pères s'employèrent dans Arima, dont le seigneur était bienveillant. Il approuvait la loi chrétienne, et en louait la sagesse. Ces Pères étaient les PP. Pietro Paolo Navarro, recteur ; Jean-Baptiste Zola, Jacques-Antoine Giannone, Gaspard de Crasto et Julien de Nacaura.

Dans cette mission mourut d'épuisement, le 29 septembre,

1) Manoel aidé de ses serviteurs avait recueilli cinq corps de martyrs et quatre-vingts des doigts coupés à divers confesseurs. Ses biens avaient été confisqués, et dans son testament il disposa des saintes reliques, son unique trésor, en faveur des religieux Franciscains et Dominicains.

Justa, femme de Toan, et Antonia sa fille, ainsi que Catherine, femme de Jean, étaient prisonnières ; mais elles furent épargnées et vécurent comme Béates, les deux premières ensemble, et la troisième chez son père.

2) Ce Père, qui fut un mémorable exemple de la fragilité humaine et de la miséricorde divine, était né à Zivreira, près Torres Vedras (dans l'archevêché de Lisbonne), de Domingos Ferreyra et de Maria Lourenço. Il entra dans la compagnie à Coïmbre, le 27 novembre 1596, à l'âge de dix-sept ans. En 1597 il passa au noviciat nouvellement érigé à Campolide et y acheva ses deux ans.

Il demanda la mission des Indes, qui exige une intention dirigée vers la seule gloire de Dieu, et pour laquelle Dieu donne alors des forces, et fait avec les créatures les plus faibles des êtres héroïques. En 1600 il partit pour les Indes, avec dix-neuf autres religieux, et fut envoyé au Japon dans la même année. Il travaillait déjà depuis vingt ans avec des fruits considérables. (Franco-Lisboa, p. 366.)

fut arrêté par les gens du guet qui ouvrirent incontinent le paquet, & voyant un vestement de Religieux, le lièrent & le menerent au Gouverneur. Celui-cy demande à qui estoit cet habit? Quel estoit le Religieux à qui il appartenoit? où il estoit & qu'elle estoit sa demeure? Mathias ne voulut point répondre, pour ne pas mentir, & pour ne pas déceler le Pere. Les soldats irritez de son silence le jettent par terre & luy donnent quantité de coups de pied & de poing pour le faire parler; Mathias ne dit mot. Un d'entr'eux mettant la main à l'épée, fait semblant de le vouloir frapper s'il ne parle & s'il ne répond. Mathias sans s'étonner demeure muet & garde le silence.

Alors ces barbares l'étendirent sur deux pièces de bois croisées l'une dans l'autre, & luy firent avaler une si grande quantité d'eau par la bouche, qu'il sembloit qu'il alloit crever, tant il avoit le ventre enflé. Ils luy en firent encore entrer par force par les narines & par les oreilles. Mathias souffroit tout cela sans se plaindre & sans parler. Le Gouverneur desesperant d'en pouvoir tirer une parole, l'envoie à Sucquendaio Seigneur d'Arima. On le mene à demi-mort par la ruë où il avoit esté pris, & où le Pere Provincial estoit caché. Sucquendaio le fit tourmenter encore plus cruellement, en luy faisant avaler de l'eau, & la luy faisant rendre avec violence.

Le patient n'en pouvant plus, demanda un peu de relâche: ce qui luy fut accordé, dans l'esperance qu'on sçauroit de luy l'endroit où estoient les Peres. Lorsqu'il eut repris haleine, il se mocqua de ses Bourreaux, en leur disant: *Je connois un certain Prestre qui a renié la Foy, & qui demeure à Firando.* Quoy dit le Prince, *tu te moques de moy? Je veux sçavoir à*

qui est cette robe: si tu ne le dis, je te vais faire mourir à force de tourmens. Lorsqu'on le presse de répondre, il tombe évanoui, & la langue luy sortant de la bouche, un soldat insolent luy donna un si grand coup de poing sur la teste, que les dents ayant attrappé la langue la luy couperent en deux. Le Martyr obtint ce qu'il desiroit, qui estoit de garder le silence jusqu'à la mort. Il demeura en cet estat toute la nuit, & le matin au point du jour il rendit son esprit à Dieu l'année 1620. à la quarante-neuvième de son âge.

XIII.

LÉON PAGÉS, HISTOIRE DE LA CHRÉTIENNE AU JAPON.

PARIS, 1869. PREMIÈRE PARTIE. LIVRE II.

CHAPITRE V. PP. 435-442, 460-461.

De Nangasaki les Pères de la Compagnie visitèrent Omoura et son territoire.

Mathias*, catéchiste du P. de Couros, allait toutes les nuits par ordre de ce Père visiter et encourager les fidèles. Une nuit qu'il rapportait un habit du P. Provincial, il fut saisi par la garde et conduit devant le juge. Aucune torture ne lui fit révéler la demeure du Père. On lui meurtrit le visage à coups de poings et à coups de pieds: on l'étendit sur des solives placées en croix, et on lui fit avaler de force une énorme quantité d'eau; puis on lui en infusa d'autre par les

* Né à Canzousangoco, petit hameau d'Arima, il servit la compagnie pendant quatorze ans. Le P. de Couros désira l'avoir pour compagnon de ses courses et de ses dangers, et le garda pendant six ans, de 1615 à 1620.— Mathias mourut à quarante-neuf ans.

Son martyre forme le septième article du Procès apostolique,

nouecento quarantatrè.) I fiacchi ricoueran nuoue forze, i caduti si rimettono in piè, e tornano a Christo. S'aprono nuoue missioni: poiche a molti Regni, ne' quali i Nostri in tempo di pace non eran potuti entrare, hor vanno, e vi tornano molte volte. Del frutto, che, la Dio mercè, se ne trahe, V.R. vedrà disteso il racconto: ma non già dell'immenso trauaglio, ch'ei costa, e per terra, e per mare, e di dì e di notte. A me accade alle volte viaggiar per luoghi, che non è possibile andarui se non valendosi delle mani come de'piedi, e camminare a guisa di bestie. De'pericoli poi, non accade ch'io ne ragioni. Douunque andiamo, vi trouiam sempre i medesimi, dalla morte che portiamo con noi. Peroche quantunque compariamo in habito Giapponese, nondimeno le fattezze Europee ci palesano vn miglio lontano: talche possiam dire anche noi, Quotidie morimur, poiche ad ogni momento stiamo in pericolo prossimo d'esser presi: e beata quell'hora, quando Iddio ce la manderà. Così egli. Valse anche a gran bene della Christianità questo andarne in cerca i Padri, per lo spargere, che per tutto fecero, libri di spirito già stampati in Nangasachi, e in Meaco, in lingua, e caratteri Giapponesi: altri per istruttion della Fede, altri per accrescimento della pietà: e si leggeuano nelle publiche adunanze, e s'vdiuano come fossero i Padri stessi, che lor predicassero. E ve n'era il bisogno hora piu che mai fosse maggiore, anche perciò, che vn certo Fabiano, già difensor della Fede, poi souertito dal sozzo amor d'vna femina, e doppiamente apostata, andaua spargendo vn pestilente suo libro intitolato Sattaixù, in cui prouaua, la legge Christiana tutta esscre ipocrisia nella vita, e tutta fauole ne'misteri; ordinata da'predicatori d'essa a quest'vltimo fine, di prendere prima i Giapponesi con la

religione, e poi il Giappone con le armi. E ne apportaua, oltre alle sue proprie ragioni, le testimonianze de gli heretici Olandesi, e Inglesi, efficacissime appresso i gentili, che non sapeuano qual differenza sia fra semplicemente Christiano, e Cattolico: e gli esempi di tutti i conquisti fatti colà in Oriente, e nell' Occidente, dalle due Corone di Castiglia, e di Portogallo: e sopra tutto, quello dell'isole Filippine, che per la vicinanza staua tanto ne gli occhi al Giappone. E fosse stato in piacere a Dio, ch'egli non hauesse da allegarne in pruoua, anche il dire, e l'operare tanto men sauio quanto piu appassionato, di certi huomini, che mostrauano hauere in vn medesimo conto il guadagno della Fede, e quello della lor propria natione.

XII.

CRASSET, HISTOIRE DE L'EGLISE DU JAPON.

PARIS, M.DC. LXXXIX. TOME II. LIVRE XV.

PP. 346, 348—349.

Il y avoit cette année 1620...

Les autres Jesuites alloient la nuit de Ville en Ville & de Province en Province, n'osant paroître le jour, parce que leur visage les faisoit reconnoistre pour étrangers. Le Pere Provincial pensa estre pris à Nangasaqui lorsqu'il alloit dire la Messe. Il avoit avec luy un bon Chrétien du Royaume d'Arima nommé Mathias, qui avoit demandé instamment d'estre receu dans la Compagnie. Le Pere n'ayant pas jugé à propos de l'admettre, il luy servit de Compagnon dans tous ses voyages. Une unit comme il portoit une fôutane au Pere Provincial, il

viaggi, e della sua vita) se auuenendogli d'esser preso, riconosciuto per nostro familiare, e messo a' tormenti, riuelerebbe i Padri; d'ognun de quali sapeua doue, e in cui casa albergassero? ed egli, Io mi lascerò, diceua, prima leuar di dosso la carne viua a bocconi, e macinar le ossa, che mai per bocca mia tradir la vita de' ministri dell' Euangelio. E'l mantenne a ogni pruoua. Incappato vna notte in vn guato di quegli, che per tutto stauano in posta all'vscir de' Religiosi, e trouatagli sotto vna vesta dell' habito nostro, a sì manifesto indicio, d'essere huomo de' Padri, legato strettissimo, e condotto al Presidente, hebbe intorno ad esaminarlo i ministri dei criminale: Doue, e a chi portasse que' panni? Ma per quanto l'importunassero domandando, mai non ne poterono spremer parola: sì risolutamente si mise, fin da che il presero, al tacere. Perciò si venne a' tormenti: e prima tutto il pestarono a pugni, e a calci: e perche pur tuttauia si staua immobile, e mutolo, il distesero in terra, e messogli a forza giu per la gola vn imbuto, gli empieron d'acqua il corpo, quanto ve ne capiua, poi tutti insieme con le ginocchia sul ventre a premerlo, e fargliela rigettare, con tanta violenza, che gli schizzaua fuori, non che per ogni altra via, ma fin per gli occhi: poi di nuouo riempirlo, e premerlo, e votarlo: tormento horribile, di cui hauremo in piu altri luoghi a ragionare. Alla fine, Hor, disse, poiche anche voi siete stanchi, lasciatemi prender fiato, e vn ve ne scoprirò, che forse non l'aspettate: e ben vi de'esser caro, peroche egli è Sacerdote venuto d'Europa; e sì vi dico, anche da Roma, ch'è il gran Meaco de' Christiani. Sollecitato a dire, Chi fosse, e doue? Soggiunse, Egli è in Firando: e nominò quel rinnegato Arachi Tomaso, prete, la cui bruttissima apostasia piu auanti ho raccontata: e sorridendo: Questi è,

disse, meriteuole, che ne facciate quel che far vorreste de' buoni, che mai da me non risaprete nè chi sian, nè doue. Tanto men che per viuere (come gli era offerto) io mai sia per imitare quel perfido, e rinnegar Giesù Christo. Gonrocu aggiuntogli all'ira il dispetto, gli fe'raddoppiare i tormenti: e dopo le replicate infusioni dell'acqua, colargli piombo disfatto giu per la schiena: e vna continua tempesta di battiture: e fra queste, vn pugno, che vn manigoldo gli diè sotto il mento, che gli fe'mozzar co'denti mezza la lingua, che gli vide sporta, non so perche. Così il lasciarono a rihauersi alquanto, per di poi tornarlo il dì seguente a medesimi stratij, e metterlo al supplicio della croce, o del fuoco lento: ma egli, calato il dì ventesimo-secondo di Maggio, fuggì lor delle mani coll'anima, che spirò in quelle di Dio, contando allora dell'età sua quarantanoue anni. Trouatol morto il dì seguente, lo strascinarono al publico luogo della giustitia, e mozzatogli il capo, l'infilzarono in vn hasta, scrittoui in vna tauola la sentenza, d'esser Christiano, e consapevole di doue fossero Padri: benche veramente, a quella sua fortezza insuperabile a ogni tormento, il credettero esser de' Nostri, e sua propria la vesta che gli trouaron sotto: e punto piu che durasse in vita, il Prouinciale glie ne haurebbe fatta la gratia, ch'egli, piu che null'altro desideraua. Poi ne gittarono a perdersi in mare il busto: ma fu ripescato da' Christiani, e tenuto in quell'honore che al suo merito si douea...

Mai (scriue di colà il P. Gio: Battista Porro ricordato piu auanti) mai non si son tanto nè scorsi, nè visitati da' Nostri questi Regni come hora. In ogni parte v'ha Christiani, e per quanto s'oppongano il demonio, e'l tiranno, molti di nuouo se ne battezzano (e ne contarono quest' anno, de'soli adulti, mille

nobiltà di sangue chiarissimo, fu vn Principe ch'egli guadagnò alla Fede, in Canazaua di Canga, cugino del supremo Signor del Giappone, auuegnache non così ben fornito di stati, come di region per hauerne. Fuui anche vn altro de'Padri, che andò otto mesi viaggiando in habito, e professione di medico, a curare, sotto nome de'corpi, le malattie dell'anima ne' Fedeli, co' Sacramenti che loro amministraua: scorto in tutta quella sua lunga peregrinatione, da vn zelantissimo gentilhuomo, che lasciata in tanto la moglie, e i figliuoli, e messosi in apparenza di seruidore, l'accompagnaua. Hebbe Ocaïama di Bugen vna altrettanto furiosa che subitana scossa dal signor di quel regno: tal che ne volle tutta a vn colpo spiantata la Christianità che v'hauea, ordinando, che senza punto framettere, o rinnieghino, o partano. Era quiui il P. Gio: Battista Porro; e fu particolare ordinatione di Dio, sì per salute di quella Chiesa, e sì perchè egli veggendo il frutto che vi coglieua delle sue fatiche, se ne consolasse. Cio fu, adunarsi, e vscir que' Fedeli in estrema pouertà, e in perpetuo bando, con tanta prontezza, e giubilo, come la sera di quel medesimo dì in che partiuano, douessero alloggiare in paradiso. Hebbeui anche in piu altri luoghi di pericolose persecutioni che lunga historia sarebbono a raccontarle, e gran che fare, e che patire a que' Nostri che ne stauano in riparo. Tanto meno poteua andarne del tutto esente la Christianità di Nangasachi, con cui non si facea triegua ne anche quando tutto il restante era in pace.

Tornato dunque il Presidente Gonrocu alle solite sue crudeltà, che però mai non intermetteua, diè l'vltimo guasto a quanto ancor vi restaua, o in segno, o in vso della pietà Christiana. Gli spedali, in cui si accoglieuano, e doue alle spese

della publica carità si sustentauano quattrocentodieci suenturati lebbrosi, spiantolli, e gli arse, e ne diede a gl'idolatri il suolo, per farui case. Poi, volta contro a'morti la rabbia, perche furono Christiani, non ne volle lasciar nè le memorie in piedi, nè le ossa in pace: distruttine i sepolcri di tre gran cemiteri, e disotterrate le ceneri, mandolle gittar di tutti insieme confuse in vn quarto cemitero, che solo lasciò in vso a' Fedeli: de gli altri, donò il terreno a' Bonzi, perche vi fabricassero, o Monisteri, o Tempî. Ma il maggiore de' suoi pensieri, era in abbattere la Chiesa viua di quella Christianità, seguendo quanto mai per l'addietro il facesse, a spuntellarla, e torle da' fianchi, e di sotto tutti i sostegni, che la portauano; così ella da sè medesima rouinerebbe. Perciò continuo era l'andare in traccia de'Padri, e mille le industrie che a rinuenirli si vsauano da'suoi ministri. E ben si credette hauerne finalmente vno, cerco fino allora indarno con isquisitissime diligenze, cioè il Gouvernatore di quel Vescouado, e tutto insieme Prouinciale della Compagnia, il P. Matteo de Couros. Hauea questi, in aiuto de' piu pericolosi vffici di quel suo doppio gouerno, della Christianità, e de' Nostri, vn valente huomo per nome Mattia, nato in Cazusa d'Arima, e già fin da quattordici anni donatosi alla Compagnia, in cui sommamente desideraua essere ammesso, e se ne comperaua la gratia con quel lungo, e fedele seruigio: huomo d'vna feruentissima carità, di lunga oratione, e nell'opere del suo ministero disprezzator della vita. Il Couros se ne valeua principalmente a portar di notte suoi ordini, e sue lettere, hor a' Nostri, hor ad alcune di quelle piu tribolate Christianità, di che il bisogno era poco men che continuo; e solea spesso, inuiandolo, domandarlo (e così anco fece quella notte, che fu l'vltima de suoi

XI.

DANIELLO BARTOLI, DELL'H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V. IL GIAPPONE.

SECONDA PARTE DELL'ASIA.

ROM. M.DC.LX. LIBRO QVARTO. L' IMPERIO
DI XONGUNSAMA. PP. 79, 81-83.

De gli altri nostri Operai, sarebbe fatica da stancarsene, il riandar tutti i loro viaggi, e di luogo in luogo scriuerne i fatti. Il tempo piu acconcio alle loro vscite, era il piu disacconcio di tutto l'anno, cioè nel colmo della vernata: peroche allora è vso d'andar col volto coperto, in riparo de gli horribili freddi che colà fanno: onde non rauuisati, haueano sicuro il passo, etiandio fra mezzo a'persecutori. Così fra gli altri il P. Benedetto Fernandez, degno singolarmente di raccordarsi, per l'apostolico huomo ch'egli era, e fruttuosissimo nelle sue fatiche, che poi dopo molti anni finì coll'horribil supplicio della fossa: messosi a mezzo il Febbraio in viaggio da Meaco a Iendo, visitò vn per vno i Regni di Vomi, Mino, Ixe, Voari, Micaua, Totomi, Surunga, Idzu, e Sangami, tutti l'vno a Leuante dell'altro, e ciascuno con piu o meno reliquie dell'antica Christianità, già fattai da compagni; e ve l'accrebbe egli in gran maniera, e in ispirito con la gratia de'Sacramenti, e in numero, con le nuoue conuersioni di molti infedeli. In Surunga, trouò di che sommamente consolarsi, due nobili Confessori di Christo, auanzati a'tormenti nelle passate persecutioni, con le mani, e i piè tronchi, e segati i nerui sotto le ginocchia, mezzo perduti, e inutili a potersi aiutare in nulla delle lor vite, e pur così erano due colonne al sostegno di quella Christianità, che tutta

accorreua a vdirli ragionar di Dio, con tanta dolcezza di spirito, che sembrauano impassibili alle miserie de lor corpi, e beati con l'anima: oltre che ancor tacenti, erano vna gran predica al solo vederli portar quella gran pena, con la medesima generosità, e fortezza, come tuttauia fossero in mano a'carnefici, e si continuasse il loro supplicio; mai non cessando da quel sommo atto di carità, ch'è dar per suo amore la vita in testimonio della Fede. Consolatili, com'era degno d'huomini sì benemeriti della Chiesa il Fernandez proseguì oltre a Iendo: Questa, come altre volte habbiamo detto, era la reggia del Xongun: Città, per la magnificenza delle fabbriche, lo splendor della Corte, e'l numerosissimo popolo, vna delle maggiori; e porto, e scala a gli affari di tutto il Giappone; e sì bene ordinata, che almeno ad ogni quattro strade il mare ha vn canale aperto, per cui entra a portare i legni fino a piè delle case, che tutte in quel verso, sono palagi piantatiui da Re, e da Principi, per adulare il Xongun, con renderne, a loro spese, la Corte piu nobile, e maestosa. Hor quiui, doue la Christianità era sotto gli occhi, o per meglio dire, sotto la spada del barbaro Imperadore, volle fermarsi il P. Fernandez, ma non potè oltre a cinquanta giorni: peroche que'Fedeli tanto sol non erano perseguitati, quanto non eran saputi; e il fuoco dello spirito, piu difficile in essi a nascondersi, che ad accendersi, già il cominciua a palesare: ond'egli, per non distruggere dou'era venuto a edificare, se ne partì, proseguendo noue altre giornate piu alto, fino all'vltimo del Cantò: e vel conduceua Iddio a fondare in Numata, e Codzuchi, doue niuno per anche era stato, vna nuoua Christianità, e illustre di personaggi, etiandio della Corte del Principe. Ma sopra ogni altro di quanti ne hauesse allora in Giappone per

Vna Donna, quantunque alleuata trà Christiani, era nondimeno tanto ostinata nelle superstitioni, e riti gentileschi, che pubblicamente si gloriaua di voler morire, come era nata, Gentile. Fù esortata da' Nostri à riconoscersi, e scampare l'eterna pena: stette sempre più indurata che mai. Ripensando poi meglio a' casi suoi, e trafitta dalla propria coscienza s'arrendè, e voleua di subito esser fatta Christiana. Il Padre pensò di aspettare, e prendere tempo: il che tanto afflisce la Donna, che s'ammalò di mera passione. Per compassione le mandò il Padre vn Catechista per instruirlo. Appena quella uscì di letto, che mezza sana venne, e riceuè il Battesimo dal Padre. Richiesta poi di quella sua sì repentina mutatione, di farsi Christiana, rispose ciò essere nato. sì per vedere i Nostri, che trauestiti, con tanto pericolo, e stento, andauano cercando l'Anime, come per hauer essi rifiutato vn donatiuo, ch'ella haueua loro mandato per mezzo d'vn Neofito,

Vn'altra meschina Gentile, scacciata dalla patria, se ne venne vuà à chiedere soccorso da vn suo conoscente pure Gentile. Trouò che questi haueua per moglie vna nuoua Christiana, dalla quale con molte carezze accolta, poco ci volle à tirarla alla Fede, come fece. Ammalatasi la nouella Christiana campò otto giorni, e pose poi fine à tanti suoi trauagli.

In diuerso genere occorse vn diuersa merauiglia. Vn Christiano per mancamento di Sacerdoti era stato dieci anni senza confessione. Scorse molto paese ramingo: alla fine capitò in Canazua in casa d'vn suo parente Gentile. Non sò come s'empì di lepra, restando quì cinque anni sì infetto. Giunse al fine di sua vita, & il suo parente li dimandò in qual cosa gli hauesse potuto giouare in quell'ultimo passo, e con quali

ceremonie voleua essere seppellito: che dicesse pure allegramente, perche l'harebbe compiacciuto. Rispose, che per buoni rispetti sin'à quell'hora non haueua parlato, mà che intendesse chiaramente, come era Christiano, e che come tale pretendea le cerimonie, e suffragi della Chiesa: queta essere l'vnica, & vltima gratia, che dimandaua. Haueua questi à sorte vn suo amico Neofito assai Nobile, in case di cui staua nascosto il nostro Padre: Và: racconta il caso: chiede aiuto: Viene cortesemente il Neofito: visita il moribondo: l'interroga, se vuole confessarsi: Solo questo, soggiunge, e muoio contento. Il Padre vestendosi da Seruitore, viene dietro il Neofito: sente la Confessione: lo dispone, e rincuora alla morte: Il giorno seguente corre il Gentile à Casa del Neofito, e con stupore dimanda che cosa mai la notte inanzi hauesse detta all'infermo, poiche non capiua in se d'vn estrema contentezza, e pregato da lui, che nouità fusse la sua, gl'haueua risposto, che nessuno, eccetto il Christiano, poteua far concetto del suo giubilo interno, nel quale dolcemente spirò.

Seguì poi, e ne passò il sudetto Padre nel Regno di Noto, hauendo assai che fare, & industriarsi nel viaggio, per non dare nelle mani de' Barbari. Molto frutto si raccolse: Nè deue tralasciarsi la pia diligenza d'vn Cieco, il quale vedendo con altro lume hà fatta della sua casa vna Chiesetta, oue concorrono i Neofiti à placare l'ira celeste con feruenti orationi. E questo è quanto fece questo buon Padre in vna missione sì lunga, e faticosa.

nel sacro fonte, nella vita però, e costumi viueuano d'altro tenore. Toccati vn tratto dal Padre de'lumi, risplendono à merauiglia con esempi di consumata perfettione: La loro nobiltà reca loro grand'entrata & autorità appresso del Rè: hanno per questo dato suppliche à Sua Maestà, per ottenere Casa ad vn nostro Padre nella medesima Città reale.

Vna Matorna, nobilissima hauendo risaputo, che per mezzo della Balia di suo Marito, le sue Damigelle, e Seruenti, haueuano abbracciata la Fede, hebbesi à risentire non poco con l'istessa Nutrice, perche non l'hauera fatta partecipe di tanto bene. La Nutrice per altro semplice, instrui al meglio che seppe questa Signora, quale risolutamente gettò via alcuni Idoli, imparò dell'orationi, e mediante la Nutrice hebbe libretti spirituali, e sacre Imagini. Visse poi sei anni intieri, tutta data à limosine, orationi, digiuni, & officij di pietà: solo mancaua, e sospiraua l'acqua battemale: Vn nostro Padre, non potendo penetrare nel suo palazzo, vi mandò vna Donna, che istrutta prima da lui eseguì benissimo quanto doueua. Era diuotissima di santa Maria Maddalena, perciò si pose tal nome, con allegrezza, e merauiglia estrema de'fedeli.

Non era mai peradietro comparso alcuno della Compagnia nel regno Codzuque: onde in vederne vno si fecero feste graddissime, con segni di tanta beneuolenza, che douendone poi partire, non solo gl'huomini piangeuano senza modo, ò rimedio; ma le Donne à schiera corsero ad accompagnarlo con lagrime, e lamenti. Si trattenne con essiloro tredici giorni, & i fedeli allettati da tanto bene, che sperimentauano, di concerto si posero à pregare Dio, che mandasse giù diluuio di pioggia, acciò il Padre non potesse partire: Il frutto fù segnalato, in

particolare per la cōuersione di tre Giouanetti nobilissimi, due de'quali erano paggi di honore del Principe del luogo. Prima d'essere amessi al sacro fonte, gli fù chiaramente detto dal Padre nostro, che auuertissero bene ciò che pretendessero, poiche l'essere Christiani gl'obligaua à difendere la Fede con la propria vita: risposero d'vn tenore, che sapeuano benissimo l'obbligo loro, e che di già stauano in procinto di spargere il sangue in ogni euento per l'honore del Salvatore, e che non harebbero mai fatta cosa indegna della loro famiglia, e professione. L'esempio di tali figli hà stimolato non poco i progenitori ad abbracciare l'istessa Fede, come speriamo.

De'Regni di Fococù.

Di quì il Missionante, salutati vn tratto i nuoui Christiani del Regno Ietciù, tirò alla volta di Canazaua, capo del Regno Canga, facendoui tre mesi di residenza, per la moltitudine de'Fedeli. L'vtile fù di grandissimo momento: basti solo ciò che auenne ad vn Giouane delle prime famiglie del Regno, per essere non solo stretto parente del Principe del luogo; mà fratello consobrinò del Xongùn. Dimandò molte volte con istanza il santo Battesimo, mà temendo i Christiani di qualche riuolutione, tirauano la cosa in lungo. Alla venuta de'Nostri, entrò in sicura speranza d'ottenere l'intento suo; mà il Padre hauendolo bene instruito, e confermato nel santo proponimento, per meglio assodarlo, pensò di differire il desiderio di lui. Il Giouane s'impuntò, affermando, che mai l'harebbe lasciato partire, se non lo battezzaua: bisognò consolarlo con applauso vniuersale della Chiesa.

ragunano bene spesso insieme, ragionando di cose spirituali, & animandosi alla perseueranza. Se ne vidde vn segno molto mirabile: poiche volendo il Principe del paese mettergli tutti à filo di spada, per nõ voler essi tornare al gẽtilesimo, stauano in procinto à riceuere i colpi. Se bene risaputosi poi dal Rè, non volle s' eseguisse la sentenza, per non perdere sì buoni vassalli. Mossi da simile esempio molti Barbari si vanno accostando à Christo. Fermatosi quì qualche tempo il Padre, con grand'vtilità de'fedeli, ne passò a' regni d'Ixe, Micaua, Totomi, oue tra molti beni non fù l'vltimo, che visitò vn leproso, il quale solo era christiano fattosi di fresco, ma non si era ancora confessato. Il Padre per non esser conosciuto si finse Medico, visitandolo, e curandolo nell'anima, e quei di casa niente accorgendosi, restarono tant'affettionati à questo Medico, che non poteuano satiarsi di lodarlo, affermando, che mai altri haueua data simile consolatione all'infermo.

Surunga (è nome insieme d'vna città, e d'vn regno) hà molti fedeli: furono visitati dall'istesso Padre, specialmente alcuni Neofiti leprosi, habitanti fuori, sequestrati da gl'altri. Tengono cura di questi due persone santissime, alle quali per la Fede furono dal Daifù recise le dita delle mani, e de'piedi, e tagliati li nerui delle ginocchia; seruono questi di Predicatori, animando tutti li fedeli alla virtù, e costanza nel bene: & all'incontro sono da essi honorati, e venerati come santi Confessori di Christo.

Nel regno di Quantò, vedesi vna grossa terra, nomata Mixima segata, e ripartita in molte Ville conuicine: vi si trouano da trenta Christiani: tutti si confessarono, e comunicarono con molto sentimento. Stanno questi liberamente,

professandosi quali sono, senz'altro timore. Trapassò quindi il Padre nel regno di Sangami, & arriuò finalmente à Hiendo Metropoli del regno Musaxi, e stanza reale del Xongun.

Quali fussero i disagi nel viuere, i pericoli delle strade, gl'incontri ne'Barbari, meglio è il supporlo per certo, che riportarlo cõ tedio: E perche vi sono molti, e molti fedeli, fù costretto tratteneruisi da cinquanta giorni, notte e giorno attendendo senza tregua all'amministrazione de'santi Sacramenti, e del verbo diuino.

Vna Dõna nata da Christiani, e battezzata, perche si era alleuata tra' Gẽtili, haueua imbeuuto sì fattamẽte le loro superstitioni, che anzi sembraua vna di essi. Si maritò con vn Neofito, il quale, tenendola per Gentile, procurò che fusse bene istruita, e battezzata la seconda volta. E perche ogni dì più si raffreddaua nella pietà, non dando segni di Christiana, il Marito merauigliatosi ne fece parola con vn Sacerdote della Compagnia, quale informandosi minutamente del parentado, del Padre, e Madre, rinuenì ch'ella era stata battezzata due volte. Per aiutarla le fece fare vna Confessione generale, & vdir Messa, cosa mai fatta da lei in tret'anni d'età: dopo questo concepì vno spirito di salute molto feruente, e stabile.

Vn Giouane tanto ricco di robba, quanto pouero di coscienza, s'era ingolfato nel mezzo de'sozzi dilette del senso. A persuasione de'Nostri si confessò generalmente, e fece mutatione sì strana, che era di sommo giubilo, & edificatione à Neofiti: haueua vn officio con maneggio di molto danaro: hora non spende soldo alcuno senza indrizzo del suo Confessore.

Nõ pũto dissimili si mostrarono due altri Gẽtilhuomini assai honorati, quali se bene da molto tempo erano stati intinti

Mà la conuersione d'vn famoso Bonzo è stata famosissima. Questi era tanto versato, e consumato nelle sette, e riti Giapponesi, che i più dotti, e scientiati non osauano parlarne, ò controuertergli in sua presenza. Venne à morte, e stando vn giorno discorrendo con vn suo Nipote, che era Christiano, fù interrogato dal Nipote, Che cosa sentisse intorno alla salute eterna, & in che modo vno si potesse saluare? Rispose schiettamente, che dopo tant'anni spesi nello studiare, e voltare libri, vedeua finalmente, che nelle leggi Giapponesi non v'era cosa soda, e di momento. Dunque replicò il Nipote, perche non abbracciate la Fede Christiana, tanto certa, e sicura per il Cielo? Lo farei, soggiunse, se io intendessi qual Fede fusse questa. Fù chiamato vn Catechista, e l'istrusse perfettamente, restando tanto appagato il Bonzo, che piangendo dirottamente gettò subito via certa filza di pallottole, che teneua in mano, diuotione superstitiosa de'Bonzi. Chiedendo poi affettuosamente il sacro Battesimo, con infinita merauiglia di tutti si fece Christiano, e poco dopo, dicendo Giesù, e Maria, con ottimo fine chiuse vna pessima vita.

Vn Neofito ricchissimo haueua vn figlio di dieci anni, figlio vnico, & vnicamente amato: si pose in letto con malattia pericolosa: i Medici prometteuano la sanità, & il Giouanetto con allegro sembiante, diceua, e prediceua di douer morire: così fù: fatta vna diuota confessione, quattro giorni dopo rendè l'anima al suo Creatore.

Di maggiore tenerezza è quello, che soggiūgerò. Vn bambino di tre anni in circa, trouandosi in agonia, dimandò l'acqua benedetta, e con quella fecesi nella fronte il segno della santa Croce. Poi con molto affetto abbracciando vna statueta

della santissima Vergine, se la pose in capo per maggiore riuerenza: non poteua più balbettare: il Zio suo gl'andaua replicando, Giesù, Maria: il bambino, accennando due volte con la testa, spirò soauissimamente.

Non minore fù la celeste clemenza verso d'vn buon Christiano. Questi sapendo, che vn nostro Padre si tratteneua in certo Castello con viaggio di due giornate, andò à trouarlo confessandosi diuotamente. Tornando à Casa, mettesi in letto, e se ne muore. Maggiore virtù risplendè ancora in vna Donzella assai illustre, la quale hauendo fatto voto di perpetua Verginità, benche tentata da'parenti, con offerirle nobilissimi partiti, mai volle acconsentire di maritarsi. E benche in pena fusse deputata à vilissimi vfficij di Casa, volle più tosto imbrattarsi ne'lauezzi di cucina, che punto appannare lo specchio della sua pudicitia.

* * * * *

*Missione fatta alla reale Città di Hiendo nel regno di
Musaxi, et altri regni del Quantò,*

Hiendo reale Città di Xogunni verso l'Oriète stà lontana ben ottanta leghe da Miaco: v'habitano molti Christiani, parte Cittadini, parte forastieri, che d'ogni parte vi concorrono. V'arriuò il P. Benedetto Fernandez Portugnese, il quale consolò, & assodò tutti co'santi Sacramenti, e sermoni; andò però prima ne'regni d'Omi, Mino, Ouari, regni ne'quali sono soliti li Nostri d'andare vna volta l'anno in missione. Trouò persone di molta fortezza, e virtù. I nouelli Christiani d'Icinomia si

malattia dimandano all'Hospite, che sorte di male, che nuouo ammalato sia quello? Risponde, essere vn suo pouero Seruitore: vanno tutti à visitarlo: li compatiscono: ogn'vno fà del Medico, & applica la sua medicina: quello senza posa à scatarrare, e tal hora à cuoprirsi il viso scoppiando delle risa. Alla fine tutti credono il male: si partono: lo spargono con merauiglia, e torna il Padre a'suoi santi esercitij senza pericolo, ringratiando l'Hospite dell'artificio.

Oltre il mantenimento de'Nostri, non mancarono molti, che si offerirono di più à seguitargli, facendogli seruitù. Toccarò due soli particolari. Volendo vn nostro Padre dare breue corsa per alcune Isole, e Regni in habito di Protomedico li mancaua vn Seruitore. Vi fù persona attempata, e nobile, che si offerì all'impresa, e lasciata la moglie, e commodità di casa, per otto mesi seguitò come Seruitore il Padre, con esatta diligenza, e pietà.

Nè si lasciarono in simili officij auanzare le Donne. Vna Matriona vedendo essere molto difficile, che il Padre andasse di Casa in Casa, fece della sua come vna Congregatione, & andò essa inuitando, e chiamando le Donne: Veniua il Padre, le confessaua, e porgeua loro la santissima Eucharistia. Pungeuano sì pietose arti l'inuidioso nimico, cercando di affliggere quanto poteua i Neofiti. La Casa d'vn buon Cristiano, fusse per via d'incantesimo d'huomini, ò per opera spontanea dell'istesso Demonio, era molto infestata da gli Spiriti. Compariua sul tetto vn gran Volpone, che con vrli stordiuu i vicini. La porta era spesso sbattuta con tanta indiscretione, che tutto il Mondo correua al rumore. Per aiuto l'essortauano i Gentili, che ritornasse al Gentilesimo. Se ne vò ad vno de Nostri, e gli

espone il bisogno: il Padre li dà vna Crocetta piena di reliquie: entra la Croce in Casa: N'esce per sempre il nimico della Croce.

Vn Gentile indemoniato inferociua sì bestialmente, che non v'era chi vi si potesse auuicinare, benche incatenato. Gettaua vrli: fulminaua occhiate: minacciaua; strepitaua: e quello, che era peggio, trouando attorno di se sassi, e legnami portatiui dal Demonio, gl'auuentaua con tanta furia, e gagliardia, che tutti tremauano. Stauano due Noefiti ritirati in disparte, quali col capo raso, e sante opere, seruiuano à Dio in vita solitaria. Sendo pregati s'accostano francamente all'Energumeno, il quale diuene vn Agnellino: lo legano: lo percuotono con bacchette: egli non geme, nè rifiata: del che stupiti li Barbari fecero vn'alto concetto della Fede nostra.

Il figliuolo d'vn Bonzo si battezzò: la madre andò in tanta smania, che non finiuu di bestemmiarlo, replicando, che harebbe più tosto voluto non generarlo, che vederlo rigenerato à Christo, e con odio appunto femminile durò sette anni à non volerlo sentire, nè vedere. Alla fine vedendo il figlio tanto costante, e per altro, in quello che poteua, riuerente al nome materno, si compunse: mandò per vn Catechista: sentì li nostri santi misterij, e quando s'arriuò alla Passione, & Ascesa di nostro Signore diede in pianti, e gemiti, riconoscendo tanta sua cecità, & in somma dimandò, e riceuè il Battesimo col nome di Anna. Vn'altro suo figlio l'ebbe tanto à male, che vomitaua contro di essa molto maggiori maledittioni, ch'ella non haueua vomitato contro del primo. Anna però con petto virile sprezza il tutto, e s'è fatta intendere, che volentieri morrà di fame, e stento, pur che viua, e muora con la Fede.

il Padre à Tottora, Città principale, nel giorno della gloriosa Ascensione, celebrandola con allegrezza, e frutto indicibile de' Fedeli. Se ne passò poi all'Isola più famosa, per nome Auagi, onde si dice che trahe la sua razza l'Idolo Camis, e che per veneratione di lui gl'Isolani mai peradietro vollero dare ricetto ad altra Religione, se bene con l'occasione de' Fedeli quiui banditi Iddio si degnò di aprire gl'occhi à molti infedeli.

Di nuouo riceuerono quì il santo Battesimo altri dieci, la virtù de' quali è tanto merauigliosa, che rende stupore à tutti. Il Signore prosperi sì felici principij.

*Dello stato della Christianità ne' Regni di Gochinai,
Chinocuni, et altri vicini.*

Quattro de' Nostri trouansi in queste parti, con rari patimenti ne' viaggi, ne gl'alberghi, nelle genti non sante, ricompensati però da rara costanza, e generosità di molti soldati del Crocefisso. Vno solo de' Nostri diede la sacra Comunione à cinquecento cinquanta, concorrendoui ancora alcuni per questo effetto da' Regni lontani. Trà questi vi fù vna Donna di sessant'anni, che caminò tre giornate: & vn'huomo assai Nobile stette sei giorni in viaggio, con habito di bifolco. Con tali armi difensiue s'andarono ponendo in ordine contro i Tiranni: furono ancora visitati, e consolati quattro Neofiti, distribuiti in varie parti di queste Prouincie.

Non furono men generosi quei di Ozaca, e Sacai; poiche hauèdo inteso, che molti haueuano guadagnato il Martirio in Nangasachi, per hauere dato ricetto, a' Nostri, sospinti da celeste ardore, senz'altro pensare, offerirono le proprie Case, e faoltà. Vno trà gl'altri comprò certa barca, mandando à

prendere vn nostro Sacerdote, lontano ben sessanta leghe. Vn' altro esortato, e pregato à scacciare via vno de' Nostri, che teneua in casa sua, per l'estremo pericolo, in che metteua se, e la sua famiglia, rispose, che più tosto voleua essere abbruciato viuo. Era ancora Catecumeno vn tale: pregò con ogni caldezza il Padre, che si degnasse stantiare in Casa sua, ch'egli harebbe tramandata altroue la famiglia: e per essere più sicuro, poteua fingere d'essere Medico. Vi fù ancora chi condusse il Padre in Casa, e per meglio alletterlo à restarui, li mostrò vna bellissima figura di Maria Vergine adornata, e tenuta con molto decoro, dietro la quale haueua scritto, e giurato di volere più tosto spendere quanto haueua, e spandere la vita, che scostarsi dal suo benedetto Figlio.

Quello che siegue, come accidente gratioso altresì, e pietoso, è degno d'essere risaputo. Vn Padre della Compagnia, per essere molto catarroso, e tutto inzuppato di flemme, tossiua con tanta violenza, che assordaua la Casa oue habitaua con tutto il vicinato. Dubitando l'Hospite d'essere scoperto da tosse tanto insolita, nè volendo mandar via il Padre, pigliò questo espediente. Chiama vn suo Seruitore, e li promette buona mancia, se impara bene à tossire, e raschiare come quel Padre. Il Seruitore accorto prende la lettione due giorni, attendendo tutti li moti, e modi di sputare, essendo nel Giappone cosa al tutto strana lo sputare, e patire di catarro. Dopo questo fa ritirare il Padre altroue, e mette il Seruitore in vn canto di stanza, con ordine, che ripeta la lettione. Ordina vn solenne banchetto, inuitando tutto il vicinato. In mangiando si sente lo strepito del Seruitore, che tosse, raschia, sprema, e tira il catarro dalla punta de' piedi. Gl'inuitati stupiti di sì nuoua

dabùt, ne'quali ripongono ogni loro speranza i Gentili. Sdegnata la fanciulla, non mi fate più vdire, diceua, nomi così spaventosi: voglio morire nella Fede, che professa mia Madre: nè restò mai di piangere, sin che non fù battezzata, né prima si compì il battesimo che la vita.

Dopo di hauere trauagliato molto il P. Porro in questi contorni, se n'andò ad Ocayama Metropoli del regno di Bigen; oue la fortezza de'Neofiti hebbe stratio molto maggiore, essendosi attaccato vn'Editto, che tutti li Neofiti, ò la sciassero la Fede, ò marciassero via dal Regno: il che essi fecero con allegrezza grande, e stupore de'Barbari. Era strano spettacolo il vedere huomini accompagnati dalle mogli, e queste cariche di bambini mezzi nudi andarsene à schiere in altri paesi, non con altro viatico, che d'vna somma fiducia nella prouidenza del Cielo. Vna persona comprò di subito certa barca, con ferma risolutione, che se non poteua pellegrinare per terra, si sarebbe con la moglie, e famiglia esposta à tutti gl'insulti del mare.

Vna Matrona nobile vedendo che il suo Marito staua assai dubbioso, e temendò che non andasse al Gouvernatore à cedere per se, & in nome di lei ancora, Andarò, disse, io prima di lui, e farò sapere al mondo, che voglio essere Christiana.

Tra'dolori di parto vna Gentile staua in agonia di morte. Fece voto di battezzarsi, se trouaua tregua all'agonia: si sentì ad vn tratto alleggerita affatto: partorì vn figlio: si battezzò con quanti erano in casa. Vn Mese si fermò quì d'intorno questo Padre con ottimo guadagno, e con accrescimento di molte Anime alla Chiesa: & altre persone illustri danno certa speranza di conuersione, aspettando solo, che dia in qualche bonaccia sì furiosa tempesta.

Dal regno di Bigen tirò il P. Porro alla volta di Firoxima, capo del regno d'Achi, oue già la nostra Fede profundò ferme radici. Grande fù il numero di quei, che s'accostarono al sacro fonte battesmale: altri con publica penitenza tornarono dall'Apostasia alla Fede.

Tre anni intieri vn personaggio nobilissimo bramaua di farsi Christiano; mà per essere tãto Nobile, e d'autoritã, temendo i Neofiti qualche rumore, l'andauano trattenendo. Hora con l'arriuò là del Padre, deposta ogni tema, hà compito sì santo desiderio. I Christiani di Mimasaca, trà molte turbulenze, si sono portati da valorosi, con accrescimento d'altri nuoui Fedeli. Hora la prima volta sono penetrati li Nostri ne'Regni di Fochì, Inzumo, Inaba. Non si vdì mai Idolatria simile à quella, che si vede nel Regno di Fochì. Stendesi quì vna smisurata Montagna, la più nominata che sia nel Giappone, addossata da perpetue Neui, e ripiena sempre di spauenteuoli visioni. Iui il Demonio visibilmente dimanda, e pretende d'essere adorato. Alla falda di esso sono seminati diuersi Conuenti, e Monasteri di Bonzi, che ingannano la semplice plebe. Quiui ancora furono confinati non pochi Christiani, e vi hà speranza, che mediante la loro vita esemplare Iddio habbia da cauare qualche bene in vn paese tutto dato al male. Comparendo il nostro Padre, tutti à schiere gli vennero incontro, aiutandolo vigorosamente nella conuersione de'paesani, fruttificandosi assai ancora nel vicino Regno d'Inzumo.

Per andare al Regno d'Inaba è necessario viaggiare lungo la Marina, oue è tanta la copia dell'arena, che il piè s'affonda ad ogni passo. Dunque, con estremo stento, finalmente giunse

Tale era lo stato della persecutione, quando il P. Francesco Boldrino, vedendo, e preuedendo la tempesta, pensò essere giunto il tēpo di non scostarsi punto da'suoi Neofiti, volendo ò con essi, ò per essi spendere la vita: E perche il viuere così alla scoperta poteua recargli molto nocumento, li parue spediante ritirarsi nelle selue, & intanarsi nelle spelonche: Pēsando poi meglio, per nō mettere i fedeli ne'medesimi patimenti de'boschi, lasciò l'impresa ad altro tempo, scorrendo in tanto per le vicine Ville, e Castella, & in tal modo con le parole, e con la penna consolando tutti. Vero è, che nessuno ardì mai di alloggiarlo, eccetto Gio. Didaco, che era Gouvernatore di quella terra. Si fermò qualche giorno, con frutto straordinario di quei poueri Christiani; ma temèdo di qualche tradimento, si ritirò altroue, tornandoui però spesso, inuitato, e scongiurato dalla pia violenza de gl'habitatori. In altri paesi giouò grandemente ad alcuni, che per mera timidità stauano assai in forsi di voltare le spalle alla Chiesa, quali tanto inanimi, che poi offeriuano largamente la vita per quella. Vna Donna, sendo molto negligente, e fredda in fare le sue diuotioni, giunse à tal segno di stupidità, che in volendo orare, non poteua formare parola, ò segnarsi con la santa Croce. Fù consigliata dalla madre à vincersi, e fermarsi con duplicata diligenza nell'oratione. Lo fece, e restò al tutto libera. Vn Neofito fù ridotto da vna febre à tale diaperatione, che voleua con vn pugnale liberarsi da tanto penosa vita. In questo pensiero dormendo vna notte li parue di vedere in sogno vno de'nostri Padri, che con bellissimo paramenti celebraua, in vna Chiesa al tutto maestosa; e stando esso presente à questa Messa, sentiua risanarsi. Non fù sogno, ma segno verissimo: si sueglia la

mattina sano, e tutto rinuigorito. Vn altro ammalato tãto più degno di compassione, quanto più mal trattato dalla pouertà, trouandosi alle strette, e come moribondo, vidde dormendo quattro de'nostri Padri, che diceuano la Messa con gran pompa nell'antico, e famoso Tempio di Bungo: Vno di questi Sacerdoti s'accosta al moribondo: li mette la mano in capo, e recita il Vangelo: si sueglia l'infermo, e leuasi sano di letto.

De' Regni di Ciungocù, e Xicocù.

Nel Ciungocù si restringono da dodici regni, e quattro nel Xicocù, tutti andògli visitando il P. Gio. Battista Porro, operario di vguale feruore, e virtù. E per cominciare dal regno di Farima, non mancarono le loro tentationi a'Neofiti, di prigionie, e patimenti, con mostrare all'incontro grandissima fortezza. L'istessa costanza si vidde ne'Neofiti Matzungatesi, e con tanto maggior lode loro, quanto che auanti la presente persecutione ne meno sapeuano il nome della religione. Cento di loro si battezarono, e si professano talmente Christiani, che l'istesso Padre delle menzogne fù forzato à dirne la verità con sua estrema inuidia; poiche in vn vicino Castelletto, parlando per bocca di vna spiritata, disse che in quella Terra non haueua che farci. Gratie al sommo Signore, che tra tante tenebre d'ignoranza, e trà tante nubi e caligini di tormenti, e tormentatori risplende più bella che mai la casta luce della benedetta Fede. Vna Donzella di noue anni staua in punto di rendere l'Anima al suo Creatore, e se bene la madre di lei era Christiana, ella però era ancora Gentile, come pur'era il Zio, in casa di cui si alleuaua. Questi vedendo, che la Nipote se n'andaua, le ricordaua con molto affetto i nomi bestiali di Nammù Ami-

belli ceruelli. Il Pagano vedendosi alle strette si diede à vomitare horrende bestemmie contro il Salvatore. Del che alteratosi fuor di modo il Giouane, e mosso da zelo, mà non secundum scientiam, tira fuori la spada, e se li serra addosso, e se non correua molta gente, l'harebbe lasciato concio per sempre, stimando che l'honor di Dio non si douesse lasciar' impunito, e non facendo riflessione, che non spettaua à lui particolare il prendere di sua mano la vendetta dell'ingiuria, che à S. D. M. si faceua.

Del Regno di Bungo.

Corre hora questa fortuna de'tempi, che oue vna volta fiorì maggiormente la Religione, iui si veggono più fieri estermij, e scempij di quella. Tra'molti Signori, e Grandi del Regno di Bungo gran danni arreca Nacangaua Naigen Signore d'Ocata. Tornando questi da Miaco, e vedendo di passo in passo tante Cataste, e Croci, oue patirono i Neofiti, pensò di perseguitare à suo potere il nome di Christo, per viuere più sicuro nel suo stato, e per aggratiarsi viè più il Xongùn. Spedisce ad vn subito molta, e varia soldatesca per tutte le Città, e Terre del suo ristretto, e minaccia ruine, scompigli, e riuolutioni, nelle Case, e Famiglie. Si posero molti in fuga à sì repentino assalto, tanto è fiacca l'humana gagliardia; mà, la Dio mercè, voltarono poi faccia vigorosamente. Molti diedero varie, e degne risposte a'Giudici, come per esempio, vno, dopo diuerse minacce mescolate con promesse, hebbe à rispondere, che harebbe cedute le facultà, abbandonata la moglie, e famiglia; mà che non si mentouasse la Fede, perche mai l'harebbe rinuntata. Riseppe vn'altro, che con artificiosa bugia era

stato arrollato tra'rinegati: Corre a'Giudici: dimanda la carta: vede, e cassa il suo nome, e di tutta la sua famiglia: poi riuolto a'Magistrati li prega, che si degnino di riferire al Tono, quanto haueuano veduto co'proprij occhi. L'anno passato si diede nuoua d'vn certo Tito, persona nobilissima, mà hora molto più insigne per vna somma generosità, e magnanimità Christiana. Fù questi voltato, e tentato per ogni verso, sendoli proposta la chiarezza del sangue, che però non doueua chinarsi à viltà di prigionie, e seruitù, e l'essere tanto facoltoso, con certa speranza di hauere à fare estremo multiplico, con l'aiuto, e liberalità del Tono, & altre cose somiglianti: che se le buone non lo muoueuano, stesse pure assicurato di tanto più atroci, e vergognosi tormenti. Queste, e maggiori cose, rispose, aspetto, e desidero, pur che la Fede resti in piedi: che se alcuno maligno pretende di registrarli trà gl'Apostati, andarò io stesso al Signore d'Ocata, e col sangue scancellerò sì indegno carattere. Minacciògli il Tono, che l'harebbe caricato di catene à foggia d'vno schiauo. E questa sarà, soggiunse, la mia vera, e più dolce libertà. Non andarono le brauure più inanzi: solo fu arrestato, e rinchiuso nell'istesso palazzo del Tono, hauendo il suo appartamento per prigionia, seruendo di mirabile esempio di virtù à gl'altri nobili. Nè mancò sua Diuina Maestà con segni miracolosi di palesare, quanto cara le fusse stata la forza del suo illustre seruo. E cosa publica, che nel tempo, nel quale Tito era combattuto ne'Tribunali, essendo notte assai oscura, la camera di sua moglie senza lume alcuno, fù veduta piena di fiaccole accese, le quali cō vaghissimo splendore s'aggirauano all'intorno, e nell'albeggiare furono vedute scorrere sopra il tetto da'Seruitori,

nell'istessa pece, piangendo esso ancora ritornò all'ouile di Christo.

Due Consorti fanno opere di singolar pietà, tenendo casa aperta a'poueri: soccorrendo largamente ogni sorte di bisognosi Neofiti: distribuendo ancora limosina di propria mano, senz' altro rispetto: e quello che reca maggiore merauiglia, stendesi tanta carità à gl'infermi, à gli vlcerati, e piagati, con prouisionargli di compito mantenimento.

Vna Donna tanto attempata, quanto auanti nella Christiana compassione, stà sempre in visite d'ammalati, cercando attorno limosine per sostentamento de'poueri: il che fà, che mossi ancora i poco bene stanti si sforzino ad essere benigni, e liberali.

De' Regni di Cicungo, e Bugen.

Non mancò la carità del P. Giuliano Nacaura Giapponese di stendersi ne gl'vltimi confini di Cicungo, e Bugen: lui s'adoperò con molti stenti, hauendoui ritrouati non pochi Christiani relegati per la Fede, e trà gl'altri il genero di Diego Martire, insieme con la moglie, e co'figli. E certo che era vn gran spettacolo il vedere vn personaggio tanto nobile, alleuato prima in delicie, e seruito nobilmente, hora con vn gabano da Contadino addosso, starsene in mezzo di gentarella, e bassi artefici, guadagnandosi il viurere con le sue mani, e stentando in ogni bassezza di arte trà gente vilissima. Questi, essendo visitato dal P. Giuliano, affermò chiaramente, che più stimaua quel basso patimento, che tutte le commodità, e contentezze della sua patria.

Mà non posso tralasciare la generosa fortezza d'alcune

donzelle bandite in queste parti per la Fede, figliuole del sudetto Diego Martire. L'vna per nome Ludouica si lamentò col nostro Padre, per essere condotta in luogo, oue non potesse spargere il sangue per Christo: l'altra di anni dieci in circa, chiamata Anna, fù tirata in Palazzo da certe Donne Gentili: se le mettono attorno: la pregano: la scongiurano à farsi ancor lei Gentile: Rispose sempre di voler morire Christiana: tornano di nuouo à minacciarla: à largheggiare con molti presenti: alla fine vedendo, che perdeuano il tempo, le dissero: Hor hora comparirà il Tono, che ti farà trapassare con vna lancia: Soggiunse Anna: & io andarò incontro al Tono, e gli scuoprirò il collo, e la parte, che vorrà trapassare. Il che fù di tale merauiglia appresso quelle femine, che si voltarono à lodare la fanciulla sino alle stelle.

Vn'altra fanciulla di tredici anni, stando in letto oppressa da grauissimo male, s'affliggeua molto più per nō potersi confessare. Seppe non sò come, che vn nostro Padre si ritrouaua nascosto in quel Castello. Entra in sicura speranza di risanarsi: lo manda à chiamare: si confessa: dopo l'assolutione salta di letto, e grida di essere miracolosamente risanata.

Vn Giouanetto di famiglia nobile, insieme con vn Gentile andatone alla Corte, visse talmente netto nelle sozzure, e laidi esempi de' Corteggiani, che poco più si poteua aspettare da vn mortificato Christiano. Era questi dotato d'ingegno profondo, sendo benissimo instrutto ne'misterij di nostra Fede. Venne vn giorno à publica disputa, anzi graue contesa, con vn Gentile assai famoso, e con ardore, e zelo Apostolico disse molto acerbamente contro la setta, e Settarij di Xaca, conuincendo l'Auuer-sario, che fussero tutte fauolo di vecchiarelle, e romanzi di

della vita, scuoprendo li Predicatori dell'Euangelio, con pregiudicio della Christianità. La santità di lui non fù solamente pretiosa nel cospetto di Dio; ma cara parimente, & amabile à gl'huomini. Non è facile il ridirsi la fortezza, e generosità di lui ne'tormenti, stando in essi tanto allegro, che gl'istessi manigoldi, non finiuano di stupirsi: Taccio hora la sua incredibile carità, la mortificatione continua, e lo stare gran parte del giorno, e della notte in oratione: Quello che rende merauiglia è, che incappando in mano della Corte, lo videro tanto graue, e modesto, che lo tennero per Religioso, essendo però secolare puro, quantunque viuesse appresso li Padri, come attestarono i Neofiti, e noi habbiamo già detto. Oltre di ciò, essendo di tanta diuotione, haueua vna dolcezza di costumi, e tanta affabilità, che si legaua i cuori di quanti seco trattauano. Quattordici anni seruì alla Compagnia, e per essere di natura anzi prouida, fù Maestro di casa nel Seminario per molto tempo, con tanta sodisfattione della giouentù, che l'amauano come vn proprio padre. Spesse volte fù interrogato dal P. Prouinciale, se sarebbe morto volentieri con essolui per la Fede? rispondeua: io non penso mai ad altro. E se la Corte ti legasse, e ti sforzasse à riuelare, in che casa stiano nascosti li Padri, che fareste? soggiungeua: Più tosto mi lascierei tagliare in pezzi, e macinare l'ossa, che commettere vna simile sceleraggine. A punto tre hore prima interrogato del medesimo, con vn'ardore insolito di diuotione, che se gli vedeua ne gli occhi, & nella fronte, haueua mostrato il petto più generoso che mai, e si era offerto prontissimo à soffrire qualsiuoglia dura, e stentata morte più tosto, che scuoprire nè li Padri, nè altro Christiano. Quanto disse, tanto osseruò, riportando la palma douuta a'suoi pati-

menti, e morendo costante nella Fede, e contento nelli dolori, come si è detto.

Di Arima con l'Isole circonuicine.

Questa sola parte non è stata grandinata dalla persecutione, almeno con tanta furia, come l'altre. Vi risiedono cinque de'Nostri, molto bene occupati. Il Signore del luogo non aborrisce, anzi approua la nostra Fede, come ragioneuole, e retta. Lascia che li Noefiti viuano à suo modo; mà cautelati, e con ritiramento, per non venire poi à restarui egli di sotto. Respirando quì l'afflitta Chiesa, altri si radicano meglio nella Fede: altri depongono la superstitione: e la maggiore fatica consiste in vdire le Confessioni de gli ammalati, tirandosi le notti intiere alle piogge, e mali tempi. Nell'Isole vicine si sono consolati li Christiani con l'amministrazione de'santi Sacramenti, de quali haueuano per lungo tempo patita carestia, e si sono battezzati settanta adulti. Non furono defraudati di tanto bene i Regni di Fingo, e Satzume, oue non pochi vennero al sacro fonte, tra'quali vn Soggetto di sangue, e facultà nominato, il quale col Battesimo s'inferuorò sì fattamente, che con qualche pericolo attende liberamente alla diuotione, & à tirare altrui con efficaci esempi di perfetta bontà. Vn'altro prima di farsi Christiano, vedendo che i Neofiti erano cercati per essere martirizzati, corse al Governatore, offerendo la sua vita per quelli. Molti si sono ritirati dall'Apostasia: nel qual genere auuenne, che vna persona macchiata di molte colpe, massime d'hauere rinunziata la Fede, fù assalita da vna cocente febre, quale inferocendo viè più, si risoluè di chiamare vn Sacerdote, e con molte lagrime lauò il suo peccato: il che vedendo vn suo fratello, imbruttato

trouata vna buona nidata. Succhendaio, se bene Barbaro, con tutto ciò di natura più sopportabile, risponde, esser cosa troppo precipitosa il fare vna leuata, senza sapere altro di certo: che il tuttto era chiuso da Guardie, e le strade fornite di Soldati: onde non si poteua scappare, senza volare per l'aria: e che per ciò era molto meglio l'aspettare sin'à giorno, che mettere tutta la Città in scompiglio. Si piccò molto per questa risposta il Gouvernatore; con tutto ciò, dissimulando la collera, rilassò i tre Neofiti, e cominciò à tempestare Mattia, per cauargli ad ogni modo di bocca di chi era la veste, & oue stauano li Padri. Hor'à noi, disse, tù hai da parlare al dispetto del mondo: hai tù lingua? parla vna volta se vuoi, ò se non vuoi. Gli Sbirri gli sono addosso con calci, pugni, vrtoni: lo pestano: gl'infrangono il viso: e Mattia più muto che mai. Mette vno di loro mano alla spada: mostra di volerlo inuestire: lo sgrida che parli, che risponda vn sì, ò vn nò; Mattia senza fiatare, ò dare vn minimo gemito. Lo stendono, e stirano sopra due traui incrocicchiate: gl'infondono molt'acqua per la bocca, sin che li si gonfij molto bene il ventre: si portano altre brocche, e vasi: gliela gettano à forza per le narici, & orecchie: e Mattia tanto insensibile, come se fusse stato vna statua, ò hauessero tormentato il corpo d'vn'altro, non il suo. Disperato il Gouvernatore di sentirlo parlare, lo manda à Succhendaio, che lo staua attendendo, senza essere andato à riposare. Passò Mattia mezzo morto per l'istessa strada, oue fù preso, & oue alloggiua il P. Prouinciale. Giunto à casa di Succhendaio, tornano di nuouo à tormentarlo: gli fanno bere, e rigettare altr'acqua, con scempio crudelissimo: Quì à lento fiato chiese tregua à tanti stratij. Lì fù concessa volentieri, per la speranza di cauarne quello che

pretendeuano, cioè di sapere oue stauano li Padri, & com'egli seruiua loro. Raccolto per tanto il fiato, e ridendosi della debolezza de'Carnefici, disse: Nell'Isole di Firando habita vn Sacerdote. Chi è costui? replica Succhendaio. E vn certo Prete Pietro, che hà apostatato dalla Fede, risponde Mattia. Ancora ci vuoi la burla? soggiunse: Lascia fare à me. se non mi scuopri chi è il padrone della veste, & ou'egli habita, ti cauarò à viua forza l'anima dal corpo; perche voglio ad ogni modo saperlo, mostrando di esser veste di Sacerdote forastiero, & inimico delle nostre leggi. Cominciò il Martire à suenirsi piegando il collo, e cauando fuori la lingua: il che veduto da vn'insolente, s'accosta, e con violento pugno colpeggiandogli il capo fece sì, che vn pezzo di lingua venisse à terra, colta in mezzo da'denti. Finì di parlare, e poco dopo sù l'Aurora n'andò à gl'eterni giorni del Paradiso, nell'anno 1620. quarantesimonono di sua età.

Non si estinse per questo la sete della crudeltà: fù tirato il suo corpo al luogo del supplicio versando sangue per la strada; e perche l'andauano raccogliendo i Neofiti, gli fù ordinato, che loro stessi gli tagliassero la testa, se bene risposero: Si tagli prima à noi, e poi obediremo. Il capo del Martire fù attaccato in cima d'vna lancia, e fù scritto di sotto à grosse lettere la sentenza dell'Imperatore. Dopo insieme col corpo fù gettato in alto mare, acciò non fusse ritrouato; mà nel terzo giorno con reti, & altre funi fù pescato da'Neofiti, e mandato in dono al P. Prouinciale.

Questo fù il glorioso combattimento, e la vittoria felicissima, che riportò Mattia per lo mantenimento della Fede, eleggendo più tosto di essere così stratiato, e morto, che d'hauere la gratia

vogliamo morire Christiani: Non ci atterriamo per minaccie, nè ci auuiliamo in vedere fiamme, Croci, ò spade. Così dicendo, chi si snudò il collo, chi aprì il petto, tutti s'acconciarono a'colpi, pregando, e supplicando ciascuno d'essere il primo, promettendo, che presto gli harebbero seguitate le mogli, co'figli. Restò immobile il Gouvernatore à tale spettacolo, non sapendo formare parola: anzi che il Tono medesimo, pensando meglio il tutto, desistè dall'impresa.

De' Regni di Satzuma, et Osumi.

Il P. Sisto Giapponese hà girato questi Regni con molto suo stento, e profitto de'prossimi, accendendo in tutti vna gran sete di spargere il sangue per il Redentore. Si sono esercitati fruttuosamente tutti gl'altri ministerij della Compagnia; mà per non occorrerci cosa nuoua in particolare, passaremo ad vn glorioso Martirio.

Martirio d'vn Neofito.

S'è tocco assai de'contrastì, e guerre de'Neofiti contro i Tiranni: resta che siamo spettatori delle loro vittorie, e celebrati trionfi: e la prima sorte cadde sopra d'vn Mattia, ornato di rare qualità, e virtuosi costumi. Nacque Mattia in Canzusingocò, piccola terriciuola d'Arima, di genitori più pietosi, che facoltosi. Ne'primi albori di sua fanciullezza si viddero in lui lucentissimi raggi di molte virtù, & appena comparso il giorno della Giouentù, determinò di darsi tutto al seruitio del suo Creatore, & entrare nella nostra Compagnia. Il P. Prouinciale, conoscèdo assai bene la ingenuità, e fedeltà di lui, lo volle vnico, e perpetuo Compagno in tutti li suoi viaggi, e

pericoli; mà non giudicò di riceuerlo nella Compagnia per allora. Visse sece con pari religione, & osseruanza regolare, quasi suo fratello, ò figlio in Christo; quantunque non fusse ancora Religioso. Mancaua solo la ghirlanda del Martirio à tante sue virtù, e l'acquistò in questo modo. Soleua il P. Prouinciale ogni notte verso le tre hore, mandarlo hor quà, hor là à visitare, e prouedere a'Neofiti. Vna sera conforme il costume vò da vn'amico, e li parla: s'inuia poi alla casa d'vn'altro per prendere vna veste cucita, e lauorata al modo d'Europa, che era del Padre Prouinciale. In ritornando incappa ne gli Sbirri: Oh là, dicono, ferma alla Corte? dà il nome, doue sei tù inuiato? che porti sotto il braccio? certo che sei vn Mariuolo: che cosa hai rubbato? di sù? Lo tirano al lume delle vicine ronde, e sentinelle: suolgono il fardello: riconosciuta la veste per veste di persona religiosa, e forastiera, li pongono le manette, conducendolo al Gouvernatore, con speranza di cauare oue stesse nascosto qualche Padre de'Nostri. Dimandato, e ridimandato di chi sia, & à chi porti la veste, per non scuoprire il Padre in danno di quella Chistianità [*sic*], nè dir bugia, non risponde parola. Tre altri Neofiti, inteso quanto passaua, promettono al P. Prouinciale ogni loro industria: se ne vanno al Gouvernatore: lo supplicano, non voglia procedere più oltre, nè dare orecchie, caso che il timore hauesse cauata qualche risposta poco buona di bocca al misero Mattia. Mà l'infame Apostata, Bene, disse: era vno solo, hora sarete quattro prigionì: Sotto pena della vita niuno di voi esca di quì, senza mio espresso beneplacito. Spedisce ad vn tratto gente à Succhendaio, sommo Magistrato, e lo prega che subito subito madi scelta soldatesca, e faccia vn'improuiso assalto, ricercando i Christiani, hauendon'egli

X.

RELATIONE DI ALCVNE COSE CAUATE DALLE LETTERE
SCRITTE NE GLI ANNI 1619. 1620. & 1621.

DAL GIAPPONE.

ROMA, M.DC. XXIV. PP. 102-114, 120-133, 137-145.

*Letter from Gio. Battista Bonelli to P. Mvtio Vitelleschi,
Superior General of Company of Jesus.**Macao, December 21, 1620.**Della Missione d'Omura.*

Per essere molto facile, e breue il passaggio da Nangasachi al distretto d'Omura, non sono mancati li Nostri quest'anno à farui qualche scorreria, quando due Sacerdoti, talhora qualche Fratello, e bene spesso de'Catechisti, girando non solo Terre, e Castella; mà fermandosi nell'istessa Città. Frano alcuni in dubbio, e poco radicati nella Religione; mà in vedendo la repentina morte del Signore d'Omura, che tirò de'calci alla Chiesa, restarono impauriti, e con ciò si animarono à spendere mille vite per Christo, tra'quali sono alcuni Soldati, e Guardiani della prigione, oue con altri Religiosi, tanto tempo fà, stà penando il P. Carlo Spinola. Vn Signore molto principale, con altri stretti parenti, si portano da sincerissimi Christiani, animando molt'altra nobiltà col loro esempio.

Vn pouero Pescatore non solo l'haueua co'pesci; ma gettaua l'esca ancora à gl'huomini, con pietose parole, e Christiana virtù. Fù più volte auuisato da'Gouernatori, che attendesse à rappezzare le sue reti, e non vscisse dalle sue acque: e perche niente prezzaua questi Monitorij, fù con la moglie mandato in esilio, con loro estrema contentezza.

Paolo, persona illustre, e prouisionata dall'istesso Signore d'Omura, appena si può credere di qual vita sia, incolpabile, & esemplare. Non prezza carezze: non teme minacce: tutto il tempo consuma, ò con Dio, ò per Dio, essendosi dato tutto all'oratione, & hauendo fatto il sue palazzo vn publico rifugio de'bisognosi: allargando la mano, e le viscere à tutti: godendo d'impiegare quanto possiede, per il possesso, e mantenimento della Fede.

Missione a'Fedeli di Firando.

Il P. Christoforo Ferrerio Portuguese, Religioso dotato da Dio, e dalla natura di molti talenti, e doti, passò nel paese di Firando, trà mille, & euidenti pericoli, sì per la fierezza de'Gentili, come per la furia di questo mare, oue hà quasi dell'impossibile il prender terra. E perche erano anni, & anni, che non v'era comparsa persona della Compagnia, fù riceuuto come vn'Angelo sceso dal Cielo. Sentì mille, e trecento Confessioni, confessando nel meglio della notte, lungo la spiaggia del mare, per non dare sentore della sua venuta a'Gentili, che stanno trameschiati co'Neofiti, e per non suegliare qualche solito tumulto. Micia figlia di Bartolomeo già Barone d'Omura si mantiene feruente nella santa institutione riceuuta dal Padre, gouernando, e difendendo sotto l'ombra sua da cento Neofiti.

Non mancò materia, & occasione di pazienza a'Fedeli di questa Isola. Voleua il Barone di questo distretto, che tutti li Christiani rinegassero. Risaputosi il suo disegno, s'accordano sessanta Neofiti, e di concerto se ne vanno al Gouernatore dall'Isola Ichitzuchi, e li parlano in questa maniera. Noi da fanciulli, riceuuto il sacro Battesimo, siamo sempre vissuti, e

consolari, et in incepto confirmare, et contra ignea nequissimi tela paternis monitis, tamqua' clypeo et armatura Dei munire dignata sit, lachrymas tenere non potuimus. Præter quam quod tot tantisque periculis expositi, tot χρ'iani nominis hostibus circumsepti, temqua' oves in medio luporum constituti, boni Pastoris uocem audientes et agnoscentes, supra quam dici potest exultauimus; quod et auxiliij nobis à D'no prestò futuri in spem certissima' deuenimus; et ad extrema quæq' Christi D. causa perferenda nouas planè vires animi nobis superaddi sensimus. Quæ paterna et cælestia monita, tamqua' ex ore Christi D. prolata, ne nobis animo excidant, descripta apud nos quam diligentissimè asseruamus; ut eoru' crebra lectione, ac meditatione, cordibus altius infigantur: itaque in D'no confortati ad extremu' usq' spiritum cum ijs fortiter dimicemus, qui nos à χρ'i fide, et charitate separare conantur. Verum pro amplissimo Jubilæo, nec non iudulgentia plenissima, nobis quoties Christi causa uinctos inuisemus, ex in exhausto Eccl'æ thesauro largissime impertitis, quas tandem gratias agere, aut habere poterimus; profecto cum eas per nos agere nulla ratione ualeamus, à Societatis IESV Patribus, qui nos in christo per Euangelium genuerunt, enixè postulandu' putauimus, ut nostru' o'ium nomine, S. V. quam amplissimas possunt, gratias agant. Nos quidem in nostris, qualescumq' tandem illæ sint, ad Deum opt. M. precibus illud unum inprimis flagitamus, ut tum uniuersæ militanti Ecclesiæ tum nobis ommibus, beatitudinem uestra', ad multos annos incolumen seruet. Ad extremum humillime sanctatis V. pedibus aduoluti, Apostolicam benedictionem enixè postulamus. Datum in Iaponia, Kalendis Januarij. anni 1621.

Regni Iyo χρ'ianorum omniu' nomine Faráda Faito Antonius Noxe Qiüy Andreas Matçuyama Jirøyemon Thomas Nitta Sampei Petrus Võtçu Vcon Simon.	Regni Aqi χρ'ianorum omnium nomine Iriye Tazayemon Thomas Yoxifiro Xichijörü Franciscus Touoyama Jintarö Franciscus Nagano Yemon Jacobus Yoxifiro Jirøyemon Vincentius.
--	---

Regni Bicchü χρ'ianoru' omnium nomine Xinouara Jembiöye Joachim Terazaua Moyemon Tobias Baba Curösaburö Ludouicus Yendö Rizayemon Jacobus Yanami Söco Leo.	Regni Bijen χρ'ianorum omnium nomine Vönixi Ichibocu Mathias Nasu Qiüzayemon Leo Toxima Rocudayü Paulus Miyage Xinyemon Lucas Nambu Qiüzayemon Paulus.
--	--

Regni Farima χρ'ianorum
omnium nomine
Tani Qisuqe Ioachim
Firai Niyemon Marcus
Maqimura Ichiyemon Paulus
Cogui Cambeöye Ioannes
Yamagi Goröbiöye Jacobus.

(Biblioteca Barberini, Biblioteca Vaticana, Rome.)

sint nouiter ad fidem conuersi, et quasi modo geniti infantes a lacte non dum abstracti, tamen quæ Dei est gratia, ad sanguinem pro domino profundendum sese paratos ostendunt. Septimus nunc agitur annus ex quo in Oxu, et Deuæ regnis fides Christi latius disseminari, et propagari cœpta est, nam Hieronymus de Angelis sacerdos religiosus Societatis IESV ut primùm in hæc regna uenit urbes et oppida peragrando, discussis infidelitatis tenebris, ueritatis lucem sensim inferendo plurimos ubique gentiles ad Christum adduxit, quos sedulo deinde studio, et uigili industria per plures annos excolere non destitit. Verùm cum fides Christi latius in dies propagaretur, et unus Sacerdos tanto operi impar esset, accersiti sunt duo alij eiusdem Societatis Sacerdotes, Iaponicusque frater unus concionator plures etiam catechistæ adhibiti; quibus omnibus cum opus non desit, noua hæc Ecclesia mirifice amplificatur. Hæc dum scribimus, quoniam Ecclesia hæc refrigente persecutione paululum conquiescit, Sacerdotes omnes, et catechistæ sedulo in opus incumbunt, inprimis uero Hieronymi de Angelis ardens studium, et indefatigabilis excedit industria, nam hic in Metropoli, et arce ubi residet Date Masamune, sibi sedem figens diuini Verbi prædicatione, et uitæ exemplo, multos ad Christum adducit, in fide debiles roborat, iacentes erigit, nutantes confirmat, et horum regnorum urbes et oppida impigre percurrando omnibus uiam salutis ostendit, præclareque nobiscum actum putamus, quòd tam gnauos, et industrios pastores sortiti simus. Hæc pauca, quæ de hac Orientali Ecclesia scriberemus, habuimus. Cæterum suppliciter petimus ut licet tot tantisque terrarum et marium interuallis à Romana sede disiuncti simus; corde tamen, et animo coniunctissimos, et tanquam filios obsequentissimos Sancti-

tas Vestra nos omnes agnoscere dignetur. Interim licet meritis impares quotidie pro Sanctitate Vestra, Ecclesie Sanctæ exaltatione, et pace, fideique propagatione ad Deum preces fundere non cessamus. Ad Sanctitatis Vestræ pedes prouoluti quàm humillimè possumus, benedictionem exposcimus Apostolicam. Ex Oxú Iaponiæ regno: Guennæ anno septimo Lunæ octauæ decima quarta die, quæ est uigesima nona Septembris, anni à Christo domino nato 1621.

Gotó Ioam

Xóguen Alonso

Sóyemon Thome

Taróyemon Antonio

Qiyemon Ioam

Fiozayemon Pedro

Feizayemon Liam

Qiyemon Ioam

Godayu Ioseph

Jifioye Ioam

Tófióye Inacio

Chúdayú Andre

Chózayemon Paulo

Xirózayem Pedro

Mondo Valentim

Sandayú Lino

Tafióye Liam

Beatissime Pater.

Post felicitum pedum oscula.

Sanctitatis V^æ litteras, quibus Apostolicam nobis benedictionis gratiam impertiri dignata est, quo animi Sensu acceperimus, uerbis explicare non possumus. Enim uero dum S. V^æ quæ IESV Christi D. N. in terris locum tenet, tanta nos benignitate ac uoluntate complecti perspeximus, ut toto orbe diuisos minimos in Christo filios ac Seruos, et per litteras

diutissime seruet incolumem. Quare ad Sanctitatis uestræ pedes prouoluti quàm humillime possumus, Benedictionem Apostolicam postulamus. Datum in vrbibus Miaco, Sacai, Vozaca, Fuximi 4. nonas Ianuarij, anno M. DC. XXI.

Vrbis Ozaca χρ'ianorum omniu' nomine Yasuyemon Joannes Magoyemon Simon Jiroyemon Paulus.	Vrbis Sacay χρ'ianorum omniu' nomine Oca Söchi Bartholomeus Yanaguiya Jifeöye Leo Qiyano Dömi Petrus.
--	---

Vrbis Fuximi χρ'ianorum omniu' nomine Yamamoto Joqiü Joachim Firata Chümu Ludouicus Noguchi Jirözayemon Joachim.	Vrbis Miyaco χρ'ianorum omniu' nomine Nacay Chüyemon Matthias Matçuuoca Reöu Joannes Suguiyama Teixin Thomas.
---	---

Beatissime Pater.

Post felicium pedum oscula.

Benedictionis Apostolicæ Sanctitatis Vestræ literas quotquot in hisce Oxu, et Deuæ regnis habitamus Christi fideles, omnes uenerati sumus easque maxima cum animi exustatione perlegimus. Gratias, quas possumus maximas et agimus et habemus, ac paterni amoris significationem æterna animi recordatione in cordibus nostris semper infixam habebimus. Ita plane est, sicut Sanctitati Vestræ relatum fuit; nam noua hæc Iaponensis

Ecclesia pluribus ab hinc annis persecutionis uentis, atque procellis exagitur; attamen quæ Dei est misericordia, firma et integra perseuerat; plurimique ubique martyres sanguinem profundendo fortiter fecerunt. In hoc porro nostro regno, quod Oxu uocatur, in regno etiam huic adiacente, cui Deua nomen est, plures reguli, ac dygnastæ sunt, nimirum Canguecatçudonus, cuius uectigalia sunt trecenta aureorum millia; Date Masamunedonus sexcenta millia; totidem Ximotçuedonus; Yoxiaqidonus ducenta et uiginti millia; Yoxinobudonus centum octoginta millia; Xinanodonus centum uiginti millia; Yecchundonus quinquaginta millia. In Eorum principum ditionibus Euangelium IESV Christi paucis ab hinc annis mirifice propagari cœptum est. Verùm tam præclaris initijs, et progressibus humani generis hostis sese opposuit, frustra tamen. Nam Date Masamunedonus superiori anno ueritus ne, si inditione sua contra Tencadoni decreta permetteret fidem dilatari, gratia excideret, Septembri mense anni millesimi sexcentissimi uigesimi, persecutionem in Christianos excitauit, edixitque, ut omnes fidem abnegarent; et quoniam huius edicti ministri suis importunis suasionibus nihil se proficere dolebant, mentitis subscriptionibus, quos maxime constantes reperiabant, Christo renunciassè falsò prædicabant: uerùm ut patuit impostura, non pauci ad iudicem accurrentes, nullo modo se à fide defecisse constanter affirmarunt, quorum constantiam Tonus ægre ferens ad cæterorum terrorem sex trucidari iussit. Dum hæc aguntur Sanctitatis Vestræ literæ à Religiosis Societatis nobis redditæ sunt, unàque cum Iubilæum, et indulgentia, quibus horum regnorum Christi fideles magis, ac magis in fide confirmati sunt et ad persecutionem strenue sustinendam ita sunt animati, ut licet omnes

oculis tanquam Solis radijs irradiatam hilariores dudum, et copiosiores fructus reddituram confidimus. Et nauem hanc nostram victis procellis tanti gubernatoris ductu ad cælestem portum feliciter peruenturam. Quapropter omni cum animi summissione paternam, Apostolicamquæ benedictionem suppliciter postulamus. Nangasaqui. 7^o. Kalendas Aprilis. anni 1621.

Sanctissimi Domini pedes humillime deosculamur.

Satō Thomas	Cudomi Leo
Vocamura Ioannes	Joannes
Nacaxima Michael	Fucuda Dominicus
Guenyemon Michael	

Inudzuca Michael	Gotō Thomas
Nacamura Adreas	Tacaxima Hieronymus
Imajdzumi Julianus	Machida Joannes.

Beatissime Pater.

Post felicium pedum oscula.

Benedictionis Apostolicæ litteras Sanctitatis uestre tamquam de cælo missas non minori reuerentia, quam animi exultatione accepimus: quibus loquentem nobis Christum D'num, cuius uices in terris Sanctitas uestra gerit, audire uisi sumus. Enim uerò ut olim in remigando laborantes, & in nauis periclitantes Discipuli: ita nos immani hac persecutionis procella, non sine discrimine hac et illac iactati consolationis, & spei plenissimas uoces tamquam ex ore Saruatoris nostri profectas, audientes

respirauimus, Et miris modis exultauimus, atquæ ad omnia in posterum fidei conseruandæ causa perferenda, et superanda nouum planè animi robur nobis succrescere, & virium incrementum addi sensimus. Quam obrem tam paternæ consolationis, ac tam opportunæ exhortationis litteras semel audiuisse non contenti, earum exemplar plerique transcripsimus, et diligentissime asseruamus, ut dum in unum de more conuenimus, frequenti earu' lectione, ac meditatione torpentes animos excitemus, eosquæ nos exhibeamus, quos Sanctitas uestra exoptat, et uerò etiam fortassis putat. Tantam igitur benignitatem, ac paternum affectum satis demirari non possumus, quo nos toto diuisos orbe minimos in Christo filios, et seruos tanta uoluntate complectitur, ut et per litteras consolari, et apud Deum memoriam nostri facere, et largissimos Ecclesiæ thesauros nobis impertiri beatitudo V'ra dignata sit. Jubilæum sanè, quod beatitudinis Væ. no'ie Didacus Valente nostræ Iaponiæ Ep'us nobis per Societatis Religiosos (qui nos et in Christo genuerunt, & ad huc usque ad uincula, & mortes pro salute n'ra decertant) declarandum curauit, pro se quisque certatim, quibus potuit viribus consequi conatus est; sperantes inde copiosioris gratiæ, et cælestium auxiliorum pluuiam uoluntaria nouam hanc uineam, quam ferus aper exterminare conatur, à Deo irrigandam. Indulgentiæ uerò plenariæ thesaurum, quem amplissima manu ijs elargetur, qui fideles in carceribus, et in uinculis pro Christi nomine coniectos inuiserint, ac in confessione ueræ fidei confirmauerint, nequaquam è manibus elabi patiemur. Quibus o'ibus cum pares gratias nec agere, nec habere ualeamus, in nostris qualescumq' sint, ad Deum precibus illud exoramus, ut beatitudinem uestra' uniuersæ Ecclesiæ Sux Sanctæ quàm

perferendo nobiscu' perseuerant, quæ ad statu' huius Japonicæ Ecclesiæ pertinent, & maxime præsentis anni Martyrum gesta perscribent, finem scribendi facimus, humiliterquè petimus, ut nos qui olim Gregorio XIII. Pontifice Maximo per Principum nostrorum Legatos in Romanam fidem semel recepti sumus, eosdem sanctitas uestra patrocínio tueatur, & charitate complectatur. Ad Sanctitatis uestræ pedes prouoluti benedictionem exposcimus, Sanctissimisquè Sacrificijs, et fidelium orationibus cupimus adiuuari. Arima decimo quinto Kalendis Nouembris. An. 1620.

Sanctissimi Domini pedes humillime osculamur.

Araqi Chöyemon Thomas	Matçuxima Guennojü Jacobus
Nagaj Söfan Gaspar	Fayaxida Xichizayemon
Mine Suqedayü Joachin	Ludouicus
Yafagui Qichibioye Thomas	Nixida Qiüfa Paulus
	Xiuodzuca Yoichi Joannes

Vchibori Sacuyemon Paulus

Masuda Sömi Dominicus

Matçuxima Yayemon Matthias

Yezaqi Yatayü Gaspar.

Beatissime Pater.

Post foelicium pedum oscula.

In medio ærumnarum nostrarum, atque in æstu persecutionum, quibus septem ab hinc annis continué, et incessanter uexamur, Lusitanorum, ex Sinensi regno aduentu, Beatitudinis uestræ epistolam, non tam ex alma vrbe ad nos transmissam,

quam é cælo ipso delapsam sanctissimi Domini ardentissimi in nos amoris, & pastoralis prouidentie manifestum testimonium accepimus, eamque capitibus nostris imponentes, mutua inter nos congratulatione pié venerati sumus. Gratius namque, & iucundius accidere nobis nihil potuit, in ultimis hisce Orbis terræ partibus, et remotissimis Oceani insulis constitutis, tot malorum fluctibus iactatis, tyrannorumquè persecutionibus diuexatis, quam vocem nostri audire Pastoris, et eum quasi presentem uidere, qui Christi Dei, et Domini nostri in terris vicarius est, et omniu' pastorum princeps. Sic enim in spem maximam deuenimus Diuinum numen in dies magis nobis fore propitium; vt nec diuturnis multorum annorum carceribus, nec bonorum expoliationibus, nec exilio, nec morte ipsa animu' dejiciamus, sed spe felicioris euentus erigamus potius, et sustentemus. Quamobrem Sanctitati uestræ pro tam singulari beneficio, et paterno in nos affectu quantas possumus agentes gratias, humiliter obsecramus, vt hanc nouam Ecclesiam tantis afflictam aduersitatibus sua prouidentia fouere non desistat. Sunt quidem apud nos ex diuersis familijs religiosi, sed præcipue ex Societate IESV, qui nos in Christo primó genuerunt, quorum aliqui fæliciter iam pro Christo Domino, et eius Ecclesia sanguinem, et uitam profuderunt, alij modó carcerum squalore macerantur, alij denique ad subleuandas, iuuandasquè animas nullo certo loco consistentes; tum infirmis, et in fide nutantibus corroborandis, et confirmandis: tum denique alijs denuó catechismo imbuendis omnem laborem, ac diligentiam collocantes sese, vitamque suam in manifestum discrimen offerunt. Nihilominus potissimu' Japonensem hanc Christi vineam tot gloriosorum Martyrum sanguine irrigatam, Pontificis summi Dei in terris vicarij protectionis

VIII.

CRASSET, HISTOIRE DE L'EGLISE DU JAPON.

PARIS, M.DC.LXXXIX. TOME II. LIVRE XV.

PP. 351—352.

L'an 1621... Le Pape Paul V. ayant accordé aux Chrétiens du Japon le grand Jubilé trois ans avant le temps, la Bulle fut traduite en Japonnois, & communiquée à toutes les Eglises. On ne peut exprimer la joye qu'en receurent les Fideles, & la ferveur que cette grace excita dans leurs cœurs. Ils fondoient en larmes lorsqu'on la lisoit dans les assemblées, & il n'y avoit personne qui ne desirast mourir après l'avoir gagnée.

IX.

LETTERS WRITTEN BY JAPANESE CHRISTIANS, 1620 AND 1621, IN ANSWER TO THE BULL OF PAUL V.*

Beatissime Pater.

Post foelicium pedum oscula.

Sanctatis Vestrae humanissimas Litteras septima praesentis anni Luna accepimus, easque de more gentis, nostris capitibus imponentes, humiliter pariter, et deuote uenerati sumus. Quantum nobis laetitiam attulerint, et quam grata animi recordatione saepius à nobis perlectae fuerint, testes sunt multorum lachrymae, quae ex oculis audientium, et legentium abortae sunt. Equidem, quod olim à Patribus Societatis IESV inaudiueramus, Sanctitatem uestram Christiani Orbis parentem esse, et Pastorem, nunc

* Each letter is the latin translation of Japanese text written on the same paper.

acceptis litteris Beatitudinis uestrae euidentius cognouimus. Dum in (? tigrum) persequentium furorem, rabiemque luporum tanquam oues quaerimur, uel in exilium eijcitur, uel carceribus destinamur, repente Summi Pastoris exaudita uoce mirum in modum erecti, et recreati sumus; ita ut Deo adiuuante paratissimi uitam, et sanguinem pro Christo, Romanaeque fidei testimonio effundere. Hoc praesentes humanissimorum litterarum Sanctitatis Vestrae cohortationes exigunt; hoc conuiuium nostrorum praeterita Martyriorum exempla suadent; hoc denique futura Caelorum promissa legitime certantibus praemia commendant. Quapropter Sanctitati uestrae quas possumus gratias et agimus, et habemus pro tam ingenti in nos collato beneficio, quod in tanta terrarum, mariumque intercapedine Sanctitas uestra dignata sit meminisse nostrorum, qui in hisce Japonicis Insulis, tamquam in orbis angulo sepositi degimus, & inter furentis persecutionis pressuras laboramus, nosque saluberrimis consilijs et ad pugnam instruere, et ad praemia caelestia excitare. Dabimus operam, ne degeneres filij sanctitatis uestrae inueniamur, et quantum in nobis est, ex quo persecutio caepa est, nos, facultates, familiasque nostras; vitam denique ipsam consecrauimus, nihilque tam ratum, fixumque nobis est, quam cum sese obtulerit occasio, auxiliante Deo, Martyrium subire. Non audiemus iniqui Regis mandata, non Bonziorum suasiones, non haereticorum fallacias; Romanam Sedem, Orbis Domina, et Salutis aeternae magistra ueneramur, hanc tamquam obsequentes filij, matrem agnoscimus, hanc toto cordis affectu confitemur, eique semper adhaerebimus. Et quonia Societatis IESV Patres, Pastoresque nostri, quorum opera fides Christi in hisce nostris regnis illuxit, quique ab exordio persecutionis maxima incommoda

prædecessorum nostrorum Constitutiones, quarum tenores præsentibus haberi volumus pro expressis, quomodocumque reservatis in foro conscientiæ, et hac vice tantum absolvere et liberare valeant.

§ 7. Et insuper vota quæcumque (Religionis et Castitatis exceptis) in alia pia, et salutaria opera commutare, injuncta tamen eis, et eorum cuilibet in supradictis omnibus casibus pœnitentia salutari, aliisque ejusdem Confessarii arbitrio injungendis.

§ 8. Quapropter tenore præsentium, etc.

§ 11. Non obstantibus, etc.

Datum Romæ, apud Sanctam Mariam Majorem, anno Incarnationis Dominicæ MDCXVII. Pridie Idus Junii, Pontificatus Nostri anno 13.

VII.

CHARLEVOIX,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GENERALE DU JAPON.

PARIS, M.DCC.XXXVI. TOME II. LIVRE XV.

CHAPITRE VI. PP. 261—262.

Il y a bien de l'apparence que ce qui procuroit à cette Eglise le repos, dont elle jouïssoit, étoit le grand nombre de Missionnaires, qui étoient dans les Prisons, & la prudence des autres, qui se comportoient de telle manière, qu'on se flatta sans doute à la Cour de Jedo, qu'il n'en restoit plus aucun dans le Japon. Mais on s'attendoit bien que ce calme ne durerait pas, & l'on profitoit de la Trêve, pour se disposer à soutenir de nouveaux combats. Rien n'y contribua davantage que la

publication d'une Bulle du Pape Paul V. dattée de l'année 1617. & qui arriva au Japon le vingtième d'Août 1620. elle étoit accompagnée d'un fort beau Bref de Sa Sainteté aux Fidèles du Japon, en faveur de qui le Saint Pere avançoit de trois ans le Jubilé de l'Année Sainte 1625. Cette attention du Vicaire de Jesus-Christ à fournir à ces Fidèles persécutez les armes spirituelles, dont ils avoient un si pressant besoin; les éloges qu'il donnoit à toute cette Eglise, dont la sainteté jettoit un si grand éclat dans toutes les Parties du Monde; les exhortations tendres & paternelles, qu'il joignoit à ses loüanges; tout cela inspira à cette Chrétienté un redoublement d'ardeur pour le Martyre. Renouvellez, pour ainsi dire, dans le sang de l'Homme-Dieu, dont les mérites leur étoient appliquez avec tant de profusion, ils ne soupirerent plus qu'après le moment de répandre le leur pour la défense de son saint Nom; & l'on peut dire qu'en leur permettant de puiser avant tous les autres à la source des graces, le Pere commun travailla pour l'intérêt de tout le troupeau; tant de milliers de Martyrs, qui les années suivantes arrosèrent le Japon de leur sang, ayant considérablement grossi les Trésors de l'Eglise.

On fut d'abord assez embarrassé à trouver les moyens de faire sçavoir aux Fidèles dispersez dans toutes les parties de l'Empire, ce qu'ils devoient faire pour profiter de la libéralité du Saint Pere; quelques Jésuites Japonnois, auxquels il étoit moins difficile de se déguiser, choisirent les endroits, où la recherche se faisoit avec plus de rigueur, & le Pere Jacques YUKI eut le courage de publier le Jubilé à Méaco, à Ozaca, dans toutes les Provinces circonvoisines, à Surunga, & même dans Jedo.

quarta, et ab Ecclesia Sanctæ Mariæ Angelorum ad Ecclesiam Sanctæ Mariæ Majoris feria sexta præsentis hebdomadæ una cum Venerabilibus Fratribus nostris Sanctæ Romanæ Ecclesiæ Cardinalibus, Christianorumque Regum, et Principum apud Nos, et Sedem Apostolicam Oratoribus, omnibusque Prælatiis, et Proceribus, universoque Clero, et populo agemus, interfuerint, vel qui præsentem, ut præfertur, vel sequenti hebdomada Sancti Petri, et Sanctæ Mariæ Majoris Ecclesias vel illarum alteram saltem semel visitaverint, ibique devote ut supra, Deum oraverint, ac feria quarta, et sexta, ac sabbato ejusdem præsentis, vel sequentis hebdomadæ jejunaverint, et peccata sua confessi in primo die Dominico, vel secundo, vel saltem alio dictarum hebdomadarum die Sanctissimum Eucharistiæ Sacramentum reverenter susceperint, et eleemosynas ad libitum, prout charitas singulis suggesserit, fecerint.

§3. Ceteris vero omnibus, et singulis Christi fidelibus extra Urbem existentibus, in quibusvis Civitatibus, Terris, et Locis, qui processioni ab Ordinariis locorum, vel eorum vicariis, seu officialibus, vel de eorum mandato, et ipsis deficientibus, per eos, qui ibi curam animarum exercent, prima vel secunda hebdomada postquam ad eorum notitiam hæ nostræ litteræ pervenerint, indicendæ, et agendæ interfuerint, vel Ecclesiam seu Ecclesias per eosdam designatas saltem semel visitaverint; ibique ut supra Deum oraverint, ac feria quarta, sexta, et sabbato alterius ex duabus hebdomadis, ab eisdem deputandis jejunaverint, pariterque peccata sua confessi, ac sanctissima communionem refecti fuerint, et eleemosynas similiter pro arbitrio suo fecerint, plenissimam omnium peccatorum suorum indulgentiam, et remissionem, sicut in anno Jubilæi visitantes certas

Ecclesias intra, et extra Urbem concedi consuevit, tenore præsentium concedimus, et elargimur.

§4. Navigantes vero, aut iter agentes, ut cum primum ad sua sese domicilia receperint, supradictis omnibus peractis, ut supra, eandem Indulgentiam consequi possint, et valeant.

§5. Regularibus autem personis utriusque sexus in claustris perpetuo degentibus, necnon aliis quibuscumque tam laicis, quam religiosis sæcularibus, seu regularibus in carcere aut captivitate existentibus, vel aliqua corporis infirmitate, seu alio quocumque impedimento detentis, qui supra expressa, vel eorum aliqua præstare nequiverint, ut confessarius, quem ut infra elegerint, prædicta omnia, et singula, vel eorum aliqua in alia pietatis opera commutare, vel in alium proximum tempus prorogare possit, eaque injungere, quæ ipsi pœnitentes efficere poterunt, pariter, concedimus, et indulgemus.

§6. Cupientes autem omnes Christi fideles participes fieri hujus pretiosissimi thesauri, Universis, et singulis utriusque sexus tam laicis, quam Ecclesiasticis, sæcularibus, et regularibus cujusvis Ordinis, Congregationis, et Instituti licentiam concedimus, et facultatem damus, ut sibi ad hunc effectum eligere possint quemcumque Presbyterum Confessarium, tam sæcularem, quam cujusvis Ordinis regularem ex approbatis a locorum Ordinariis, qui eos ab omnibus excommunicationis, suspensionis, et aliis Ecclesiasticis sententiis, et censuris a jure, vel ab homine quavis causa latis seu inflictis, necnon ab omnibus peccatis, excessibus, criminibus, et delictis quantumvis gravibus, et enormibus, etiam locorum Ordinariis, sive Nobis, et sedi Apostolicæ etiam in litteris die Cœnæ Domini legi solitis contentis, atque alias per quascumque Romanorum Pontificum

ANNEXE 55.

*Jubilæi indictio ad divinam opem in præsentibus Ecclesiæ
necessitatibus implorandam*.*

PAULUS EPISCOPUS,
SERVUS SERVORUM DEI,

Universis Christi fidelibus præsentibus litteras inspecturis,
Salutem et Apostolicam benedictionem!

Ecce tribulationes apprehenderunt nos. Diaboli tentamenta grassantur in nobis. Quapropter merito nos tenet timor divinæ iræ: intelligimus enim pressuras, et angustias secundum peccata nostra venire: tantoque magis hæc nos formido conturbat, quod non semel vidimus gregis curæ nostræ commissi mala; ac personare Nobis assidue videntur aures nostræ divinis illis, per Jeremiam pronunciatis vocibus: Frustra percussi filios vestros et disciplinam non receperunt, iteraverunt vias suas, et malitiæ eorum non sunt consumptæ. Ita ut verendum sit ne aggravet justus Dominus super nos manum suam, et cognoscamus quam amarum sit eum in iniquitatibus provocare. Quamobrem placemus Dominum in amaritudine animarum nostrarum, et offerentes Deo sacrificium contriti cordis, et spiritus humiliati, amplectamur in jejuniis, et lacrymis veram poenitentiam, concludamus eleemosynam in sinu pauperis, ut hæc pro nobis exoret ad Dominum; ipse enim visitat facinora in virga, et in flagellis delicta, misericordiam vero suam non dispergit à nobis. Hanc misericordiam ut consequamur, ad

* Bullaire.

tribunal gratiæ, cum fiducia adire nos oportet unanimi oratione; memores multum posse apud Deum Patrem Domini nostri Jesu Christi, Patrem misericordiarum, unanimes voluntates, et concordantes preces; Dominum enim dixisse novimus: Si duo ex vobis consenserint super terram, de omni re, quamcumque petierint, fiet illis a Patre meo, qui in cœlis est. Hoc autem ut fructuosius, et majori cum spiritus ardore peragatur, ex veteri Ecclesiæ Romanæ, omnium Matris et Magistræ, more in præsentibus necessitatibus ad ejusdem Ecclesiæ Thesauri largam dispensationem pro nostro pastoralis officio confugiendum duximus.

§ 1. Itaque ex parte omnipotentis Dei Patris, et Filii, et Spiritus Sancti, omnes, et singulos utriusque sexus Christi fideles tam in alma Urbe nostra, quam alibi ubique locorum constitutos auctoritate Apostolica paterne, enixeque requirimus, monemus, et in Domino adhortamur ad infrascripta devote peragendum et adimplendum, et ad pias ac fervidas ad Altissimum preces effundendum, ut per viscera misericordiæ suæ, Ecclesiam suam exaltare, eamque ab hostium conatibus et insidiis defendere, hæresim extirpare, Principibus Christianis pacem, et veram concordiam donare, ac præsentibus Ecclesiæ necessitatibus subvenire dignetur.

§ 2. Nos enim de Omnipotentis Dei misericordia, ac beatorum Pétri et Pauli Apostolorum ejus auctoritate confisi, ex illa ligandi, atque solvendi potestate, quam nobis Dominus, meritis licet minime suffragantibus, contulit, Universis, et singulis Christi fidelibus in Alma Urbe prædicta degentibus, qui solemnibus processionibus, quas a Capella nostra publica Palatii Apostolici ad Ecclesiam Sancti Petri in Vaticano feria

talmente tutti, che si mostrano prontissimi à spargere quanto sangue hanno per Christo. Non si può credere quanto habbia poi infiammati gl'animi di questi Giapponesi la lettera Pastorale del detto Santissimo Pontefice, pienissima di paterna carità verso questi suoi figliuoli sconosciuti, e tanto remoti. Si è letta più, e più volte in varie radunanze pienissime di gente, & è sempre stata sentita con molto gusto, e con abundantissime lagrime di tenerezza. Se ne sono fatte molte copie, accioche, trouandosi insieme, le possano rileggere di quando in quando, per consolarsi con la rammembranza di sì amoreuole Padre, e Pastore, e per infiammarsi maggiormente à confessare con generosa costanza la Fede.

V.

DANIELLO BARTOLI, DELL'H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V. IL GIAPPONE. SECONDA PARTE DELL'ASIA.

ROMA. M.DC. LX.

LIBRO QVARTO. L'IMPERIO DI XONGUNSAMA. P. 81.

E ben v'era bisogno, singolarmente quest'anno, d'vna tal giunta agli antichi nostri Operai, per iscorrerne tutti i Regni, e diuulgarui a' Fedeli vn pienissimo Giubileo, inuiato colà dal Sommo Pontefice Paolo V. l'anno 1617. e giuntoui l'Agosto del Venti, con esso vna sua lettera pastorale, alla quale risposero alquante di quelle piu numerose Christianità, e in nome di tutta la Chiesa Giapponese, il P. Francesco Paceco, sottentrato l'Ottobre di quest'anno, al Couros, in vfficio di Prouinciale, e Governatore di quel Vescouado. Patimenti, e pericoli, e fatiche immense costarono a' Padri i viaggi in cercar de' Fedeli douunque

n'erano; e n'eran per tutto, doue piu, e doue meno; e portar loro a godere le gratie del Giubileo, non tanto in remission delle colpe passate, quanto in accrescimento di spirito, che si richiedea grandissimo, per i bisogni auuenire, in gente, che douea viuere sì fattamente, che ogni hora fossero apparecchiati a morire.

VI.

LÉON PAGÉS, HISTOIRE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 AU JAPON. PARIS, 1869. PREMIÈRE PARTIE.

LIVRE II. CHAPITRE II, V, VI. PP. 383, 458, 463.

PARIS, 1870. SECONDE PARTIE. ANNEXE. PP. 193—196.

Cette année, le 12 juin, fut indiqué par le Souverain Pontife Paul V, un Jubilé pour les nécessités de l'Église¹⁾. La Bulle d'indiction ne parvint au Japon que plus tard, et y fut publiée seulement en 1620.

Ce fut cette année, le 20 août, que parvint au Japon la Bulle de Paul V, datée de 1617.

Cette bulle était accompagnée d'un Bref²⁾ où le souverain Pasteur des âmes épanchait tout son amour à l'égard de cette portion si affligée de la sainte Église.

La lettre de Paul V aux fidèles japonais, copiée à l'infini, put circuler dans tout l'empire.

1) Bulle d'indiction, Annexe 55.

2) La bulle est l'annexe 55.—Nous n'avons pu découvrir le bref.

Gonrocou, pour enlever aux chrétiens leurs derniers oratoires, fit raser l'église de la Miséricorde, toutes les chapelles, et les sept hôpitaux de Nangasaki. Les morts eurent aussi leur persécution : trois cimetières furent profanés, et les ossements des chrétiens jetés hors de la ville, comme des immondices et des choses pestilentielles. Sur la place consacrée par le martyr de 1597, des cerisiers avaient été plantés et des pierres érigées ; Gonrocou fit arracher les arbres et disperser les pierres ; il ordonna d'élever sur l'endroit même un temple d'idoles, et en fit tracer immédiatement l'enceinte. D'autres temples furent érigés sur les ruines des églises. Cependant la place du martyr continua d'être vénérée¹⁾.

* * * * *

Vers la fin de l'année, la prison d'Omoura reçut encore quatre hôtes : Pierre Sampo²⁾, Michel Choumpo³⁾, Antonio Kiouni⁴⁾, et Gonsalo Fousai⁵⁾. Tous quatre étaient d'anciens

1) Feizo s'était fait bâtir un palais sur l'emplacement de l'église de Saint-Dominique.

2) Né en Wôchou, soldat noble et riche, baptisé à Firochima. Il obtint du P. Provincial qu'un Père vint prêcher en Wôchou. Ayant fait un voyage à Nangasaki, Pierre s'enflamma tellement pour les choses divines, qu'après s'être rasé la tête en signe d'abandon du monde, il se voua, sous la direction des Pères, à l'emploi de catéchiste. (Procès, n° 88.)

3) Né en Woari, de parents chrétiens ; consacré dès avant sa naissance au service de Dieu. A 12 ans il fut admis au séminaire, et travailla plus de 20 ans avec les missionnaires. (Ibid.)

4) Né en Micawa, noble ; avait longtemps servi les Pères dans les collèges de Méaco et de Nangasaki. Il était âgé de cinquante ans. (Ibid.)

5) Né en Bigen, noble, avait été longtemps au service du Prince. Après sa conversion par les Pères, il voulut être leur catéchiste. Il était âgé de quarante ans. (Ibid.)

catéchistes de la Compagnie. Après avoir longtemps et fidèlement assisté les Pères, ils avaient partagé l'exil de Macao, et étaient revenus en 1617.

Affligés de voir la chrétienté de Nangasaki dispersée et les églises détruites, ils se construisirent, avec l'assentiment des religieux, de pauvres cabanes au sein de la montagne, et non loin de la place où était le noviciat de la Compagnie. Ils y vécurent plusieurs mois dans les exercices d'une pénitence austère. Les chrétiens affluaient auprès d'eux pour écouter de saintes lectures et pour recevoir de pieux avis : les solitaires ne descendaient vers la cité que pour y chasser la sainte proie des âmes.

IV.

RELATIONE DI ALCVNE COSE CAUATE DALLE LETTERE
SCRITTE NE GLI ANNI 1619. 1620. & 1621.

DAL GIAPPONE.

ROMA, M.DC. XXIV. PP. 155-156.

*Letter from Girolamo Maiorica to P. Mtio Vitelleschi,
Superior General of Company of Jesus.*

Macao, October 6, 1622.

Hà dato grande animo a'Christiani sì la generosità, e costanza de'Padri carcerati, sì principalmente la liberalità del Sommo Pontefice Paolo V. in mandarci il nuouo Giubileo. Questa hà eccitata quasi vna infinità di gente à riceuere li santissimi Sacramenti : hà fatto che molti, li quali, oppressi dalla moltitudine de'pericoli, haueuano apparentemente abbandonata la Fede, si siano rauueduti : Per vltimo hà inferuorati

de'tēpi, se bene poi ricouerati dalla Christiana pietà: E per vsare vna barbarie diabolica, se l'hà presa Gōzoco ancora co'morti: hà aperte le sepulture, disserrate le casse, scauati li cadaueri de'fedeli, e gettatili come peste fuera della Città. Quì le lagrime de'parenti, li singhiozzi delle madri, li sospiri de gl'amici, in vedere, e riuedere quelle sparute, e cadenti membra de'suoi, trattate con sì fatta barbarie. Il tacere affogaua le viscere: il parlare chiamaua vendetta. Non s'abatterono però gl'animi generosi de'Christiani. Otto di loro alla libera si fecero intendere, e riconoscere, non senza estremo pericolo; & il P. Prouinciale hebbe che fare, e pensare, à non dare nella rete.

II.

FRANCISCO CARRERO, TRIUNFO DEL SANTO ROSARIO
Y ORDEN DE SANTO DOMINGO EN LOS REINOS
DEL JAPON, DESDE EL AÑO DEL SEÑOR
1617 HASTA EL DE 1624.
MANILA 1868. Pp. 189-190, 197.

CAPÍTULO XX.

Las que ya por este año de 1620 pasaba la cristiandad de Japon eran muchas, y muy grandes, por que en él derribaron en Nangasaqui algunas Iglesias, que por pequeñas y pobres, se habian dejado de derribar, cuando las demás; quemaron todos los hospitales de pobres y leprosos, que dentro y fuera de la ciudad habia; arrancaron unos cerezos muy lindos, que la piedad de los cristianos habia puesto en el lugar donde fueron crucificados los primeros Religiosos de S. Francisco; y arrojaron

en el mar aun las piedras que allí tenian puestas los cristianos, queriendo con esto desarraigar, no solo de los corazones de los fieles, sino de las duras piedras la memoria de Cristo. Y lo que jamás hombres entendieron, ni crueldad de tiranos inventó, hicieron desenterrar de tres cementerios, que en la ciudad habia, todos los cuerpos y huesos, que en ellos estaban, y sacándolos de allí, era necesario que los fieles acudiesen á cargarlos, y llevarlos á otra parte: imágen por cierto del dia del juicio, pues aquí los vivos, que con tales crueldades parecian muertos, andaban cargados de los cuerpos difuntos, que aun para ellos no habia lugar, ni cabian debajo de la tierra.

CAPÍTULO XXI.

Todo era ya persecucion en todos los reinos del Japon, y el Gobernador de Nangasaqui por este tiempo procuraba atemorizar á los cristianos, y pedirles firmadas de sus nombres algunas cédulas, mas la gracia de Dios nuestro Señor que es más poderosa, de modo fortaleció los corazones de los fieles, que con valeroso ánimo le decian en su misma cara; Que no querian. Con que el tirano se deshacia en cólera, por más que sacaba fuerzas de flaqueza para disimular, y hacer como que no oía, ni entendia la contradiccion que los cristianos hacian.

III.

LÉON PAGÉS, HISTOIRE DE LA CHRÉTIENNE
AU JAPON. PARIS, 1869.
PREMIÈRE PARTIE. LIVRE II. CHAPITRE V.
Pp. 434-435, 455.

de 1620. Catalogo dos Informaçoes Communs dos
 Reinos e Terras da Província do Japão, assi dos
 que restam nelle ao presente, como que estava em
 Macao, nas Philippinas, em Cochinchina, foy em
 Setembro de 1620. (V. Japanese Materials, Genoa
 V. Chap. VII. (V. Japanese Materials, Genoa VI.
 Miscellanea)..... 36

DAI NIPPON SHIRYO
(Japan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PART XII, VOLUME XXXV.

European Materials

I.

**RELATIONE DI ALCVNE COSE CAUATE DALLE
 LETTERE SCRITTE NE GLI ANNI 1619. 1620.
 & 1621. DAL GIAPPONE.**

ROMA. M. DC. XXIV. Pp. 97-98.

*Letter from Gio. Battista Bonelli to P. Mvtio Vitelleschi,
 Superior General of Company of Jesus.
 Macao, December 21, 1620.*

Della Città di Nangasachi.

Tiene il gouerno di questa Città Gonzoco huomo ripieno di
 tutte le ribaldarie, degno Ministro d'vn crudelissimo Cubò.
 Non hò quì tempo, ò pensiero di fare minuto racconto d'vna
 lunghissima Iliade di sciagure, e mai vdite persecutioni: toccarò
 poco, e di leggieri. La Chiesa della Misericordia, vnico solleua-
 mento de'Fedeli, è stata rouinata da'fondamenti. Sette Spedali
 demoliti al tutto, per sospetto che non vi si honorasse il
 Redentore. I poueri Infermi esposti allo scoperto, & alle fierezze

	Page
VII. Charlevoix,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u Japon. Tome II. Livre XV. Chapitre VI. (<i>cf. Japanese Materials, Genna VI. Miscellaneous.</i>).....	12
VIII. Crasset, Histoire de l'église du Japon. Tome II. Livre XV. (<i>cf. Japanese Materials, Genna VI. Miscellaneous.</i>)..	14
IX. Letters written by Japanese Christians, 1620 and 1621, in answer to the Bull of Paul V. (<i>cf. Japanese Materials, Genna VI. Miscellaneous.</i>).....	14
X. Relatione di alcune cose cauate dalle lettere scritte ne gli anni 1619. 1620. & 1621. dal Giappone. <i>Letter from Gio. Battista Bonelli to P. Mvtio Vitelleschi. Macao, December 21, 1620.</i> (<i>cf. Japanese Materials, Genna VI. Miscellaneous.</i>)	26
XI. Daniello Bartoli, Dell'H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u. Il Giappone. Seconda parte dell'Asia. Libro Quarto. L'imperio di Xongunsama. (<i>cf. Japanese Materials, Genna VI. Miscellaneous.</i>)	54
XII. Crasset, Histoire de l'église du Japon. Tome II. Livre XV. (<i>cf. Japanese Materials, Genna VI. Miscellaneous.</i>)..	61
XIII. Léon Pagés, Histoire de la chrétienne au Japon. Première Partie. Livre II. Chapitre V. (<i>cf. Japanese Materials, Genna VI. Miscellaneous.</i>)	63
XIV. Blair, Emma Helen, and Robertson, James Alexander,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XX. (<i>cf. Japanese Materials, Genna VI. Miscellaneous.</i>)	72
XV. Primeiro Catalogo das informações Commūas das Padres, e Irmãos de Japam feito em Setembro do anno	

	Page
de 1620.	
Primeiro Catalogo dos informações Commūas dos Padres, e Irmams da Provincia de Japam, assi dos que residem nelle ao prezente, como que estam em Macao, nas Philippinas, em Cochinchina, feito em Setembro de 1620. (<i>cf. Japanese Materials, Genna VI. Miscellaneous.</i>)	73
XVI. 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us His Pilgrimes, Contayning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a Voyages and Lande Travells by Englishmen and others. Vol. V. Chap. VII. (<i>cf. Japanese Materials Genna VI. Miscellaneous.</i>)	86

CONTENTS.

	Page
I. Relatione di alcune cose cauate dalle lettere scritte ne gli anni 1619. 1620. & 1621. dal Giappone. <i>Letter from Gio. Battista Bonelli to P. Mvtio Vitelleschi. Macao, December 21, 1620. (cf. Japanese Materials, Genna VI. Miscellaneous.)</i>	1
II. Francisco Carrero, Triunfo del Santo Rosario y Orden de Santo Domingo en los Reinos del Japon, desde el año del Señor 1617 hasta el de 1624. Capítulo XX, XXI. (<i>cf. Japanese Materials, Genna VI. Miscellaneous.</i>)	2
III. Léon Pagés, Historie de la chrétienne au Japon. Première Partie. Livre II. Chapitre V. (<i>cf. Japanese Materials, Genna VI. Miscellaneous.</i>)	3
IV. Relatione di alcune cose cauate dalle lettere scritte ne gli anni 1619. 1620. & 1621. dal Giappone. <i>Letter from Girolamo Maiorica to P. Mvtio Vitelleschi. Macao, October 6, 1622. (cf. Japanese Materials, Genna VI. Miscellaneous.)</i>	5
V. Daniello Bartoli, Dell'H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u. Il Giappone. Seconda parte dell'Asia. Libro Quarto. L'imperio di Xongunsama. (<i>cf. Japanese Materials, Genna VI. Miscellaneous.</i>)	6
VI. Léon Pagés, Histoire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 au Japon. Première Partie. Livre II. Chapitre II, V, VI. Seconde Partie, Annexe 55. (<i>cf. Japanese Materials, Genna VI. Miscellaneous.</i>)	7

大日本史料 第十二編之三十五

昭和二十八年二月十日印刷
昭和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發行

豫約價 八百圓

著 作
所 有
權

編纂者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
發行者 東京大學
發賣所 法財團 東京大學出版會

振替口座東京五九九六四番
電話小石川(85)〇八八〇番

印刷 有限會社 共立社印刷所
印刷 株式會社 大塚巧藝社
製本 株式會社 松岳社

CONTENTS

	Page
Requisito di alcune cose scritte nelle lettere scritte	
nel 1619, 1620, & 1621, dal Giappone. Lettere	
di Girolamo Mascone to P. Matteo Vitelleschi, Macao,	
October 4, 1620. (in Japanese Materials, Cassin VI,	
Miscellaneous).....	1
II. Decretto di Francesco Caracciolo, Trinitario del Santo Spirito, e	
di S. Paolo, concernente la Religione del Japon, fatto al suo	
dal 1617 hasta el de 1624. Capitolo XX, XIII,	
del Real Real Matricula, Geronimo VI, Miscelanea).....	2
III. Lettera del Padre della Compagnia di Japon, Don	
Antonio Maria, al Padre V. (in Japanese	
Materials, Cassin VI, Miscelanea).....	3
Requisito di alcune cose scritte nelle lettere scritte	
nel 1619, 1620, & 1621, dal Giappone. Lettere	
di Girolamo Mascone to P. Matteo Vitelleschi, Macao,	
October 4, 1620. (in Japanese Materials, Cassin VI,	
Miscellaneous).....	4
V. Decretto fatto dal Padre della Compagnia di Japon,	
il Giappone. Seconda parte. Lettere scritte	
l'Imperatore di Xobugusawa, in nome del Re, al	
Padre V. (in Japanese Materials, Cassin VI,	
Miscellaneous).....	5
VI. Lettere scritte dal Padre della Compagnia di Japon,	
Trinitario, Padre della Compagnia di Japon, al	
Padre V. (in Japanese Materials, Cassin VI,	
Miscellaneous).....	6

大日本史辨 卷之二十三

